



青野漫輯二

リ 6  
4080  
2





リ伊6  
4080  
7-2



青野夢麟卷之二

自益山至 明廟



柳子光府尹規之庶子也趨捷多力善緣高如猿猴少無賴博奕爭  
 財物晝夜遊惰上遇婦女則碎而淫之規以其所之微蹤悖如是屢  
 加榜撻初虜甲士把直達春門李施愛及上疏自薦請討賊 光  
 廟奇之召試殿庭從軍遠馳任以兵曹正郎擢文科壯元 睿  
 宗初告南怡反錄功封武靈君常自稱豪傑之士性陰賊害物人  
 有才能名號出其上者必欲搆陷見者側目嫉韓明潛門戶貴  
 盛又見 成廟喜諫欲以奇論中上益利絲論明滄跋扈之志  
 上不之罪後又身任士洪朴孝元欲拊玄錫奎謀敗流東萊尋放還  
 然 上知其為亂政之人但復勳封子光窺冀恩澤無所不至  
 而不得售常快 常遊咸陽作詩屬郡亭鏤板而懸諸壁及





俾坐守是邑撤而焚之曰何物子光乃敢爾耶子光切齒而以俾坐翫遇方隆反為阿附及其奔也為文而哭之比諸王通特見李克墩兄弟當權知其足以海已私便傾身附之遂構戊午之禍

柳子光傳

李克墩嘗為全羅並司成廟之喪不進香京師載妓而行金駟孫書其事於史草克墩私謀殺之駟孫不從故帝多駟孫為敵納時又疏論克墩與成俊交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怒戊午為案錄堂上見駟孫史草書已惡甚悉又書世祖相事又有吊義帝文欲因此報怨一日屏人語總裁官魚世謙曰駟孫誣毀先王臣子見知此事而不聞於上可乎吾意謂封史草以啟請處分則於吾屬無進美愕然不答乃謀於柳子光素怨宗直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即往見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先叙受恩世祖不可忘之意以動其

心然後乃言其事蓋思愼弼商乃世祖寵臣致亨族聯官掖料其必從已故語之三人者果皆從之俱詣差備門呼都承旨慎守勤耳語良久乃啟之初守勤之為承旨也侍從必為外戚得權之漸力陳其不可守勤時之嘗語人曰朝廷是文臣掌中物我輩何為至是羣怒交集王又猜暴不喜學文帝憤為文士所拘不能縱惡乃曰要名凌上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每鬱鬱不樂欲一施快而不暇下手及見子光未兩啟以為忠於國家獎待特厚命於南賓廳鞠囚子光於夜中大言曰今日是相廷改排之日須有如此大處豈不宜尋尋帝以處之也又啟曰此人徒黨甚盛不可測宜須嚴密乃抄其書衛兵把絕宮門內外以嚴出入囚人執鞠時令軍士押行其下獄時亦如之子光猶慮治獄之漸弛未盡如意日謀所以鍛煉者一日自袖中出一卷書乃金宗直文集也摘其中吊義帝文身述酒詩遍示諸推官曰此皆指世祖而作駟孫之惡皆由宗直誣而成



之也自為註釋而解之令王易知仍啟曰宗直誣毀我世祖其不道  
之罪宜論以大逆其所為文不臣并皆燒之 王從之凡歲宗立請文者令於  
二日內各自首約焚於廣德前庭其題額舍留傳懸板令所在撤毀  
成廟帝命宗直撰環翠亭記掛楣上並請撤之所以郭咸陽之辱也子光欲  
乘 王怒為一網打盡之計自躬詣曰此人之惡凡為人子不共戴天離當究  
問其黨一切鋤治然後朝廷方得清明不爾則餘黨復起禍亂之作不久  
矣左右默然思慎搖手曰武靈一行為出此言也稱不聞黨之事乎禁錮曰  
峻使士類無所容足而漢隨而亡清論在朝國運匪清 論之亡非國之禍也  
武靈何言之謬耶子光小沮然凡微辭所連逮者必欲窮問不已思慎又止之  
不已曰當初吾輩所啟為史草耳今枝葉蔓引不干於史者收繫日眾豈  
乃非吾輩本意耶子光不悅及定罪之日思慎泣不問子光作色詰之各以  
其意而啟之王從子光訟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凡後東南未拔木飛尾城中

人庶莫不顛倒股栗子光竟不滿氣溢揚、啟家自是威行中外朝廷視如毒  
莫許其意儒林表氣重足側目多舍菁莪收月間無禱書殺 柳子光傳國朝記子光飾  
戊午七月十七日傳旨曰金宗直草茅賤士 世祖初登第 成廟初擢置  
徑途久在侍從以至刑戮寵恩傾朝及其病退 成廟猶使所在官特賜  
米穀以終其身今其弟子金駟孫所修史草以不道之言誣詆 先王朝  
事又載其師吊義帝文曰丁丑十月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  
人被七章之服頰然而來自言楚懷王孫心在楚伯王項藉所殺沉之郴江因忽不  
見余覺之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去萬有餘里世之相後千  
有餘載米感余痛茲何祥也且考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密擊而投其屍於  
水邪是未可知也遂為文以吊之惟天賦物則而與人者孰不知尊四大乎五常匪  
華豐而夷嗇兮豈古有而今無故吾夷人又後千祀兮恭吊楚之懷王昔祀龍  
之美牙角兮四海之波殷存豈雖鱣鮪鯢曷自保兮思備網而營、時六



國之遺祚方淪沉播越僅比夫編氓梁也南楚之將種方躡魚狐之起事求得王而  
從民望方存維釋於不祀握札符而面陽方天下固無 於羊氏遺長者而入閔方  
亦足睹夫仁義羊狼狼貪擅夷庭軍方胡不收而膏諸斧嗚呼勢有大不然者  
於王而益惧焉豎茲於及噬方果天運之蹶蓋柳之山礮以觸天方曩曠暖而伺  
晏柳之水流以日夜方波淫佚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既方魂至今猶飄蕩  
余之心貫于金石方王忽臨于夢想猶紫陽之老筆方思墜溘而欽一舉  
唐皇而爾地兮冀英靈之來臨云其曰祖執牙角方者祖執卷始皇也宗直以  
始皇比 世祖其曰求得王以從民望者王世宗懷王孫心初項梁欲誅秦求孫心以  
為義帝宗直以義帝比魯山其曰羊狼狼貪擅夷庭軍方者宗直以羊狼  
狼貪比 世祖擅夷冠軍指 世祖誅宗瑞其曰胡不收以膏諸斧者指魯  
山不收 世祖云、其曰為豎茲於及噬者宗直謂魯山不收 世祖反為世  
祖豎茲云、其曰循紫陽之老筆方思墜溘以欽、者宗直以朱子自處其

心作賦以擬綱目之羊耶孫賈其文曰以庸忠憤念我 世祖大王當國家危疑之  
之際奸臣謀亂禍核垂覆誅除逆徒宗社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至今功業寬  
寬德冠百王不意宗直與門徒談叙聖德至使駟孫証書於史此豈一朝一夕  
之故陰蓄不臣之心而歷事三朝予今思之不免悚懼其叙刑名以啟二十七  
日以孔逆伏誅頌赦文曰奸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凶謀考  
日久矣假托項籍弑義帝之義形諸文字詆毀先王滔天之惡罪在不赦  
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駟孫權五福權是祿亦朋奸黨惡同敵  
相濟稱美其文以為忠懷所激書諸史草草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  
科並令凌遲駟孫又與李穰許譽若姜靜亦証飾 先王所無之事傳相誣  
羊之於史李穰許譽若皆處斬姜謙決杖一百籍沒家產投遞為奴表  
泐沫洪翰鄭汝昌茂豐正搃亦罪犯孔言姜厚叙李守恭鄭希良鄭  
承祖亦知孔言而不告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其李胄金



宏弼朴漢柱任迴載唐伯珍李德孟姜暉木俱以宗豆門徒結為朋黨巨  
相稱譽或議國政或誣時事并決杖八十遠方付外而迴載宗準決  
杖一百而流人木並定烽燧炉千之役

李世英日記

甲子九月傳曰戊午史事其黨多分配外方其時奸凶之徒挾私用情死  
者得生、者反死此輩存之何用并令拿來又傳曰戊午之黨負才  
交結非议初政例因乱臣并加罪

國朝記事

南秋江孝溫在 成廟初辛卯上疏請昭陵甲子十月持笏逆賊羅織

莫衷領相成俊及其子景溫南秋江孝朴樞翠平閔唐梅陰偉李再恩堂梁

李甯朴漢柱權達于權柱司諫康伯珍文平公李德孟輔德趙之瑞少吉

鄭誠謹直提學沈順門大諫姜洞正郎姜謙佐郎金宏弼承旨洪漫朱漢

正涯源李幼寧金宦處善皆被時禍甲子之秋甚於戊午云

甲子 王大殺 成廟初议妃諸臣尹弼商李克均王堂朴閔木皆被時刑而

古無比 上全

金宗直字季暹号佔傳司藝叔滋之子從角時日記教勸言弱冠文名大震魚  
世謙見公詩歎曰我當執鞭中矣而集捷 世祖正郎文科 成廟漢文學之

士公其尤也學問文章為一代領袖四方學者隨其號之大小充然有得而

破一社品題便成佳士一時道學文章 出共門如金宏弼鄭汝昌

金駟孫俞好仁曹儒南孝溫洪裕孫李宗準諸賢最拔萃而其餘成就

者官至刑判壬子卒年六十二謚文簡 名臣錄

成廟始建環翠亭 俞詞臣作記使左取旨金宗直次徐四佳之作僅點三下餘

皆塗沫 上改 俞宗直記之一揮而就文不加點 上極加歎賞掛諸楹

間徐達城典文二十餘年不辭退一日問族侄曰外议以我者何如對曰皆嫌其

久典文柄耳徐撫然曰我歸則宗直必為之蓋惡也或曰戊午之秋前於此 涪溪記事

古事大提學遠則必自舉其代四佳遠則人皆屬望於佔傳四佳素精佔傳遂舉



洪虛白自代物譁然梅月堂有詩曰平生可笑事貴達為文衡蓋談之也  
岸讀佳傳弔義帝文明是有意而作及考其文集和淵明述酒及古風詠梁簡文  
唐玄宗二首及咏洪演亦作皆似不偶然竊謂此老若有非湯武之意則  
金悅卿所為無不可者乃以 光廟已卯登第官至代水而頌以此亦語形  
於吟咏讓所謂存人臣懷二心者不亦可愧邪 明齋集

秋江與佔俾俱登魯山進士 光廟愛俞後秋江永棄舉業佔俾數身 光廟

朝為其有老母也時人多短之佔俾前後出處有些未瑩處蓋業已委質於

光廟則弔義帝又不必作也其侍史官如濯纓輩至於載錄史冊曰以富忠憤

不知何所見潔身長往惟梅月堂一人而已逐眠扁○佔俾有魯山登進士秋江魯山甲戌生

南孝溫字伯恭号秋江膏次洒落無一點塵言嘗受學於俾翁則得登魯山進士諱夫似秋江文性登發進士也不岐名必曰

吾秋江見敬如此 成廟朝奉十八疏請復昭陵不聽遂危意斯世成化壬子

年三十九卒燕山甲子里罪昭陵之跡橫罹泉壤之禍秋江墳在高陽

燕山命高推刑于楊花渡遙置屍于沙上而去南之室及四女婿無一收葬

者今不知所在有一子名忠恕元有狂疾並命殺之忠恕大言無畏推官以

本病狂稟告燕山曰狂者在世何為必殺之妻趙氏守屍于市三日夜取

故家時天寒屍盡僵凍趙日夜抱以身解凍後方斂葬祭如礼人皆歎

服姑乃請趙以性強峭不憚死既不能以礼又欲处人以非礼也名臣錄

金駟孫序季雲慷慨有大節魁梧有冠局又文章汪々若河海言行錄曰

校理金駟孫真希世之才廟堂之冠疏章劄子汪々如大海是非人物如

青天白日惜乎廢君忍而殺之耶南止亭哀挽其遷葬詩曰鬼神漠昧

然天道諱難知好惡與人異禍福恒并施悠々此宇宙倫短同茂盜焉

知齟齬骨不易南面治違規付一莞浮雲於渺渺稀憐名世人其

出每逢一契潤教百年乃得一見之々又不遂至治寧有期吾生

亦何幸得与君并時文章漢西京人物宋豐熙太息又痛哭當仁輒



敢辱寧知徐灌為切盜從傍窺傷然囊頭木迹及東市夷萬事何所  
無東海浩無涯世平法又施善惡自分岐如何著雍怨尚未大敷披春秋起諱  
例定哀多微辭聖人與天同後世非敢追執筆書所聞史家之常規所聞  
有正謬乃是一家私編摩自有局前修乃其宜只是腹中鈞強覓毛底疵  
豈比元魏人列忠張道遠當官有不職厥罪固當答賢能又未減八詔在所  
師無人持此語一決九重疑歲星行欲周永結識者悲波陀城東洛草、難  
掩屍情鍾有子侄卜兆認遷移君今九天上俯視息相吹鷲蟻既不擇况  
問彼與茲人問自區、為便歲時祀淒涼木川中自有山逶迤年暮屆  
誌錄墓當不遺末句蓋謂李雲之墓當錄於面誌云爾後撰續輿地  
勝覽郎官中錄以進堂上一頁曰官非宰相又非謹厚抹去之是不如南來者也上全  
禍崇於吊義帝文一篇未知俾翁之作此何意先生之錄此又何見即皆非後學  
所可測也豈忘哀微其辭事者非聖人達權大用則終不可師法而秉

史筆者惟直是職耳 灌樓集序

鄭汝昌字伯勛庚戌文科由內翰出考安陰鼎益我相性理之孝大敵唱之伯勛  
和之平生不喜作詩只有一篇於傳世曰凡蒲泛、美軒柔四月花林梁列名夢已  
秋盡看頭流千萬壘孤舟又下大江流膏中洒落無一照塵態可想見矣戊  
午配鍾城甲子四月卒葬咸陽年五十五 中廟贈右相 宣廟贈諡文獻庚戌  
從祀文廟 名臣錄○晉州岳陽樓題板詩也

先生之父死於施愛之札其通判義州時先生才八齡矣天使張寧見之歎異良久作說  
名之蓋以能昌其家也先生不喜交遊稀寒暄許亦知已論道講書未嘗相推 上全  
金宏弼字大猷居玄風少豪逸不羈遊走市街鞭笞人物人見先生輒匿及長  
恭慎學文初從伯傳講學以小学授之先生眷、服膺人或問及時事必曰小  
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云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学書中悟昨非俾翁曰此作  
聖根基也伯勛以謗讒拚騰止其講授先生曰釋陸行設教其考業者千  
餘人或止之曰禍患可畏行曰使先知覺後知先覺、後覺吾所知告



人耳禍福天也吾何与哉行雖緇流其言亦可取也戊午配遇川廣申移順  
天甲子加罪公聞命沐浴冠帶而神色不度徐以鬚脚口曰不可并此受傷  
年五十一 中商贈左江改 宣帝贈領江改謚文敬唐以從祀文廟 上全  
俾翁者更年時別無建白大敵上詩曰道在冬裘夏飲冰霄行潦止豈專能蘭  
如從俗從當度誰信牛耕馬可乘俾翁和云分外官聯到伐冰匡君救  
俗我何能終教後輩嘲迂拙勢利區不足乘蓋忘之也自是貳於俾翁  
退溪答李剛而曰寒暄詩意某亦有未曉處其大意謂此道至大隨時  
隨處無所不在如表葛然君子出處之間雖欲如窮行潦止之得宜豈  
一、能中其節乎此二句已含該說言道不可行而不能隨失時之義也使  
蘭而為得列乎公芳則終當度芳香而化蕭艾也必矣夫牛可耕馬可  
乘物各循性謂之道若蘭度為蕭物不循性如此則人何從而信此  
道之有道乎此該責亦太露矣佔俾詩意謂我之迂拙如此君之嘲  
笑固其宜也然區、於來勢射利以急進取之事則吾亦不為之耳

右兩詩往復如此而已秋江所謂相貳者今無考其為某時某事但今以  
佔俾公全集觀之惟以詩文為第一義未嘗留意於此道此多而寒暄  
以是故責雖以斷年之分之重固不能志同氣合而終不相貳也又豈待  
形於事蹟顯相排擯然後謂之相貳耶 退溪集  
大蘇精於理伯勗精於數惜乎遺時不祥險亦非命蒼、者謂之奈何 若蘇  
鄭希良字淳夫号虞菴業文能詩善陰陽學嘗自美其命每有逃世之志燕山元  
年乙卯登第為內翰戊午以史秋寧義州移金海蒙放遭艱守墳于高  
陽嘗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我輩亦且不免五月初五日步出久不還家  
人恠而尋蹤至江邊草履二隻脫在汀沙疑必沈江公之族海平君  
鄭耆叟請令郡縣物色之進山曰狂奴逃死何用尋尋為竟絕影鄉音  
有人於妙香山遇一衲雖自為寒乞形頗非俗緇心異之他日物色  
已不知所之或云長髮布衣方士秘跡往來 名臣錄  
加川院壁上題二絕云鳥窺顏院穴人汲夕陽泉山水為家客札坤何處遠



又曰夙內驚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第遊宇宙嫌闹並休待李容翁行見之曰必  
虛菴所作也問之院主曰有衲衣僧俄過此書之李公使從者尋之不得上  
卜者金倫少遊香山過一方外士李千年者後行六七年得授教術後以觀  
父母辭還嶺東十年約於己亥年江西采九龍山待我云手書贈詩曰八十山中老三彭已  
掃除人間應不夢鶴伴意無餘雪榻蟾光亂雲窗日影跡誰知無累鑿萬代自清虛  
丁卯既暮春望松竹處士愚有稿其侍奉小奚年十可三四亦手書贈詩曰碧山  
雲疊滄海闊無處為問緣何事敢心北朔懸其侍兒詩筆亦不九非尋常方士  
明矣又至丹溪贈詩曰周倫一醉是天遊箇裡江凡挽客啣啄木孝商天若近  
秀林亭下地疑浮二娘魂魄千年事九曲江波萬古流胸海久岸塵累撥丹  
溪此日洗老愁黑蛇之歲愚翁書金倫常錄李千年五行甚詳來訪中卷判  
景洸、好卜錄士人達官五行希良四柱亦在其中倫見而驚曰此吾師  
李千年公身也以此益信其不死云上  
有一秀才退一云謫岳山中一老衲在傍觀其容止非常往訂正句讀之

訛秀才心疑虛菴因問爾能知易否僧謝辭又言易之為書渾遠難讀僧  
曰措大讀易能透無欠問爾知鄭虛菴子僧曰未也曰是鄭某号也曰  
頗聞其名字畧知其為人曰虛菴遊跡不出可惜僧曰不可出也鄭某守  
序不終禮不孝也處君命不忠也不忠不孝罪莫大焉何面目復出  
人世乎俄而辭出莫知所之逐匪編  
李穉字仲雍全州人少從禪坐學十九中己酉進士志氣峻烈 成宗嘗  
有疾 大妃使女巫行禱設醮祀於津宮之碧松亭公倡諸生杖其  
巫而逐之 大妃大怒俟 上疾瘳以告 上陽怒命成均館悉罷其  
儒生、以考必獲大罪爭亡匿公稱不亡 上尋召大司成 教曰爾能  
導乎穉生使士習敏正予用嘉之特賜酒尹弼商亦相用事會天旱  
公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過涕道呼曰君必欲食老夫肉乎公  
昂然不顧而去後弼商請從 慈殿奉佛公幸諸生論弼商奸詐目  
以奸鬼請誅之 上大怒親問公曰若何以斥吾相為鬼公對曰所行



如彼而人不知所以為鬼 上將下吏賴他相力收止謫公州自是直  
殺益振中乙卯文科壯元戊午起徽果為鄉商所構于金駟孫權五  
福同被醜禍臣刑神氣如常自作絕歌彌商限公猶未已至甲子禍及泉壤

名臣錄

任退載字敬輿登戊午科以佐俸門人杖流退載善書書信題一絕于屏  
曰袒屏宗亮自太平泰皇何事若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  
胡萬里城並山一日猝幸士洪家見屏題問曰誰所書也士洪對以宗  
主有怒色曰卿子不肯人也欲殺之於卿意何如士洪跪而對曰此子性  
行不順果如上教臣欲啟而未果遂被禍或曰退載嘗諫其父士洪不悅  
譖之云○士洪之光載尚 睿宗女崇載尚 成宗女至是崇載奪  
人姬妾約王取旣王收微行其弟士洪因泣說廢妃以嚴節兩淑儀  
之譖至於死王遂殺二淑儀大戮朝士百餘人 國朝記事  
處士趙光輔佯狂自晦當並山朝任士洪用事朝廷昏亂處士憤

謂朴松堂曰汝武夫不可斬殺此奴即不殺則吾當殺汝矣松堂曰

斬一賊紓國患固所甘心後史書之曰盜殺則奈何處士笑之 荷各粹子

我相培養人材之盛無如 成庙但不識任士洪之奸蔡壽等劄論并加譴

斥釀成其奸以異並山之淫虐宗社幾危惜哉 避匪帝

朱溪君名深源字伯淵号醒狂經明有行兼通醫術前後五上書論治道又廷論始

夫任士洪不道異心失祀文意譎長瀾又謫伊川並山末年士洪用事譖殺之甲

子有寧亦遭禍閹門無遺 中庙朝贈爵旌閭 名臣錄

曹偉字太虛号梅溪官戶表俸齋之妻弟也 成庙命公纂集集俸翁所著文

梅溪以弔義帝文首錄于集戊午徵起子光謨曰首錄義帝文頗有意並山

大怒時公以賀正使朝京主命越江即斬一行到遼東始聞之公庶弟伸當同

遼東有名卜鄒源潔純叩首其人無他言只書一句詩曰千層浪裡翻身出

也湏岩下宿三宵伸回報公曰初句以是免禍不向難解相与惘然飲泣行到鴨

江望見江邊有官人待候之狀一行失色以為金吾郎來候行刑者相對嗚咽



公曰命在頭刻仰天吞聲過江聞知李相克均管救只拿來推之一行喜幸  
乃恪卜者之詩初曰正謂此也第未解下句竟得不死杖流順天病死葬于金山  
甲子禍起追錄前罪剖棺斬屍戾丑莫前岩下暴尸三日伸始快  
丙白皆合不覺怪歎 丙辰丁巳錄

李其字浪翁号再思堂兄弟八人比之首氏八龍而自公為慈明在太岸設俾  
角謚文忠坐謫鄒山移羅州甲子加罪公之奴欲宥而負去公曰君命不可逃  
也奴引李長坤事淚泣勉旃終不許監刑活益壯主念怒用加志之律 名臣錄

李昌平某娶朴翠琴彭年之女合卷之夜夢有老人來拜於前曰某等  
將就死公若活湯鎮之命則有以厚報李驚問之則獲人將以八鰲調  
羹即令放于江派一鰲逸去小奚持鍾以捕之誤斷其頸死焉其夜又  
夢未謝後生八子名之曰鰲龜龜龜龜鯨鯢志其祥也皆有才  
名人比之首氏八龍浪翁文章行義尤為世所推死於甲子其驗尤著  
至今李氏不食鰲族 滄溪記

崔溥字淵、号錦南以校理奉使濟州聞父喪回未飄到浙江天報差

官伴送 咸而俞換滯海錄因留接進而後去喪人以此短之後死於戊午公嘗

逢唐人推教則只題古詩曰姑蘇城外度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不知其意

戊申漂到浙江台州夜間鐘聲問之則乃寒山寺姑蘇城也 國朝記事

李克均右相仁孫之次子也燕山初為右相謫仁同賜死克均曰吾有何罪

憤氣勃、既就出堂還出五十年七十身纏百病死亦何恨但有勞於

國無罪於身須以此言面啟否者吾有魂當罰汝及還啟主益怒碎其骨 上全

成俊戊午為領相燕山一曰內宴見妖妓艷者身狎之後曰老臣在

此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甲子終被誅 丙辰丁巳錄

朴閻字仲說号挹翠軒神骨透澈眉眼如西望之不似塵世人十五能文章

申公用流見而奇之故以女十八擢丙辰第為修撰遇事必言燕山憚之宰相

亦不悅上疏極劾子先陰邪之狀且論成俊李克均何庇子先後未大怒請朝堂請

問公等例皆下獄羅職甲子請東萊建係京獄拷掠就刑臨死仰天大笑也 名臣錄



鄭誠謹字而信官至承旨 成廟賓天行三年表甲子以為詭行殺之  
其子承文博士丹臣不食死 諱聞瑣錄

權達字字通之号桐溪少与兄敏手居憂序于栗谷墓山一日自安村舍步往序所憩  
于退板峴名盤石時方暮春黃雲遍野敏手指點曰自某畦至某畦收入吾家則  
可以安坐而食達手曰是何言也唾而起及共立蓋山相達手以校理論廢妃尹氏  
事力爭被刑 遼雅編

蓋山論尹庶人入廟事大作威以鉗下主之所殺人莫敢將通之慨然以為非

先王意能中不暇異王怒皆流杖久而怒益甚王始諫中首其論者將置極刑  
追摘其事究摘倡言者曰滋醜刑皆旁推先死剖費泉壤以苟免將通之自引服  
不希負亡僮自活沐並治諫先費者鉄鎖已具殺吏哀之曰与具殉死寧敢之一  
而一生其為治者果承吏首更言王堂先朴始通之張目孰視曰某乎々爾  
果效我而希之耶即奮筆書供曰不肯臣達手敢希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  
畢顏色不度与之酒盡吸訖刑如常人莫不歎之 融泉漢書記

公謫龍官被拿而未語所親曰日下白氣亘空我希見之我其死于又曰自  
古諺奸屠屠士類者寧有終保手我則死矣亦當快眼而見之韓氣慷慨一府皆  
泣下通之既死其未亡人亦不食而死 名臣錄

鄭鵬字雲程生於成化丁亥受業於寒暄登壬子科甲子之禍寧盈德公為校理時  
蓋山問于王也曰予欲誅鄭誠謹可乎諸僚皆集以待公至曰可誅滿度愕然曰  
度程有是言耶公曰一人死与吾輩皆死孰愈誠謹遂死或問於松也曰鄭先  
生王也之议可謂能處變然以出處言之似未盡松堂曰然 上全

公一日謂人我夢見 文廟位板徙於僧舍及蓋山荒亂乃以成均館考遊  
宴之所撤移位板置於高岩裡又移太平館又移序樂院香山久絕神人  
憤極矣或曰文廟撤毀者折且預料而託於蓋山云 上全

靖國後除板理未幾梓故累除不起人問其故曰強起赴朝頗有驚心事不如  
去田里問有底可驚事乎曰拜恩入闕有帶傘宰相背面前立余屏息而立俄而  
回顧即洪景舟也問其職乃資成也余忽驚心無意仕宦也以左相成希顏啓特帝



旨名之有莘野耕叟東海釣翁懷道抱德混迹漁樵之語勉雖赴闕終無久留之意上全  
除青松府使成希顏索柏臺蒼曰柏在高峰頂上臺在民間蜂窠稱爲太守者何由  
得之希顏愧謝壬申卒于官因所居里名以新崖先生稱之上全

沈順門官至直提學公與姜厚考舍人皆有所賄三妓鄭鵬戎曰亟去之無貽  
後悔姜即去之公不從其後二妓進入官中杜被黷廢公竟死非命而名丁也錄

甲子蓋山以非罪殺沈順門問于三公以下皆莫敢異議大諫成世徒敵如金亮誠  
曰官以諫名名見人無罪而死縱廢身不言奈何國恩何正言李世應曰

所言是也或曰若不順旨必身順門同死誠無益也成身金淡笑自若曰  
死生大矣各任其志可也今日先死者吾兩人次者正言也遂啟其無

罪蓋山雖不從亦不罪得官雜記  
李自華殷山人性至孝爲成原服喪三年蓋山初廣職旋聞至甲

子以詭行拿鞫自華供曰多君服喪非爲妄名良料父君一雙耳  
從容就死人皆傷之國朝記事

宦官金處善每規諫蓋山積怒未發嘗於官中自作處容戲荒淫無道

處善語家人曰今日吾必死入而杜諫曰老奴逮事四朝粗通書史古今  
無如君比者主大怒持弓滿散矢中脇處善曰朝廷大臣誅之不憚况

如老宦何敢廢死但恨君不能久爲國主又中一矢仆地斬脚令起行  
仰曰君亦絕脚而能行乎又斬其舌親自剖腹而出腸至死言不絕

曰竟以屍餒虎令朝野諱言處字諛聞瑣語  
甲子蓋山試舉人公策得中既拆号考官始覺券中有處字啓請去

之先是命中外文字不得用處善字故也權臣定撥行狀  
蓋山方肆淫虐有人以譏文書其惡帖于街陌或告之蓋山指爲被罪

者親遣所爲盡捕寘配之人拷掠慘酷且禁中外毋得習諱文東閣雜記  
洪彥建字直卿文匡公貴連第二子也十七以病穎狗賦名於世早登第

歷散清顯甲子在囚中掠止撫下小兒圍場中其友指其衣血曰惺矣  
洪曰此弘文館水所染也如字紅同音血色紅故云又曰平生爲孝之禍一至此哉西不丁也錄



蓋山之卜王子嬪也文匡之第三子彦邦女有美姿容齊王聞之將脅  
納為嬪文匡竟不從寧朔北尋賜死彦忠與其弟俱謫海島蓋山  
淫虐日甚將有反正之義家人劫之曰一時知名之人如李希剛亦亡  
俞公曷不從此而去耶公曰人倫有五而父子一也君臣一也我今已喪  
父所重者只有君臣之義今若亡俞是既無父又無君、人馬可逃  
乎未幾拿俞至公從容執道行至幽各驛自攜挽辭行至烏嶺已反正  
公聞之涕泣不已 中廟即位首擢廢朝被斥之人如張順孫李長坤董  
皆彈冠而起公終不起以詩酒自娛不幸早卒考廢朝守節之人惟寓菴一人而已  
姜渾字士浩文名亞於濯纓以仙傳門徒杖流蓋山末喪其妻嫠嫠悼甚令羣  
臣誄之渾作祭文極稱美悲傷之狀蓋山悅自是頗得幸為士論所賤 中  
廟改玉以郝承旨草頒教文輒書還抹不成文理人稱為鬼魅之文蓋謂暮夜得  
肆過明自沮云成慶島曰姜渾極極誇詞佳名以媚廢主文章雖區安足貴哉 朝記  
尹弼商少時朝京問俞於名卜則曰壽位俱隆但死於三林之下其後廢朝下師

皆未解蓋山時以 成廟朝議所死事竄珍厚邑內一日夕隣人謂傍居耘子曰  
未朝會于上林坡平偶問曰何謂上林主人曰此去五里地名有上林中下林  
之号坡平始憶三林之下仰屋恤然如失未幾廢主遣使殺之親族子  
弟皆流絕島安且暴死于野外旬日不收而烏鴉不食隣犬不顧 思愈痛言  
已即之殺入皆知哀貞之君而不知其成於金銓戊午之禍人皆知出於克敷子  
光而不知弼商之主張者何哉我國之人不曾一視東國史故縱過數十年  
耳目所不及則賢愚邪正類不能知誰稱東國為惡者曰庸何傷乎東國通  
鑑有誰讀之嗚呼雖戲語真格言也弼商以睚眦欲殺李穰遂起戊午之  
獄一時士類悉為魚肉至効盧思慎殺趙舜其心陰恠蓋山暴虐大抵  
弼商導之也雖受擢髮之誅不足贖罪其只以廢妃敵讖大臣被誅死非  
其罪故靖國時得赦伴區至今不知故事者徃以爲真宰可勝痛哉已即之禍  
無金銓雖哀貞之奸難以托朝廷而成之戊午之禍無弼商雖克塽之凶難以  
假大臣而行之 滄溪記聞



慎坊勤守謹守英者慎妃之兄弟也盤批內外具壽永者以淫巧財貨取寵  
其子尚燕山之女表裡皆忠姜海逢近領相柳洵依違而已國朝記事  
燕山撲殺嚴節二淑仅昭惠王后方沈綿床席逃起危坐曰此乃父  
王後言也何至是耶燕山以首撞后曰凶惡哉遂卧不言設問項  
燕山多立新名号樂工称廣興妓女称運平陞為興清運平之追入者  
謂之傍江所著有迓祥服所后称为聯芳院以園境會芳院府城  
陽院高安大進香院縣城聚紅院與清之清歡閣會緣閣  
者尾杜蕩護清司內人色護華庫儲與清之典脩司與清之進惠司表內人  
廣惠司初祭內布染司進造迓奉順司輪職具鷹坊輔驛養馬外曰雲  
厰供食厰供食厰供食厰供食厰供食厰供食厰供食厰供食厰供食  
採紅駿使採少女者曰採青使採紅使採少使並禁罪人于海島者曰鎖坐  
謹理使剝官民賤督斂百物者皆称委差慮有非议者命大小臣僚  
皆屏牌子曰口是禍門之舌是斬身刀閉口屏藏舌安身處八年受命

者皆帶取命牌其最急速者謂之追死雷犯承命者罪至死上全  
成廟時後苑生葱一餘九枝謂之瑞葱砌石培之燕山因而築之室以爲荒  
遊之所名曰瑞葱塔時徵下道軍民雇役輸布浩繁民不能堪至圻衣  
內綿絮再織成布其色燻黑而尺短由是綿布厥惡者謂瑞葱布上全  
鄭牧使憐仁為典輪端午門帖詩曰宮人閑事捕蠅虎玉上卿生一點瑕  
燕山怒曰憐仁刺我信謠故邪洪虛白貴達曰人臣進我自古如此非  
敢諷刺也燕山佯驚曰然則真愛我者命陞堂上後日文臣試  
射鄭居首燕山曰文武全材特授濟州牧使未幾索白足的額馬  
不得遂以逆命誅之我國禮待臣僚未嘗輕戮無罪故雖以燕山  
之狂暴亦不敢封刀行誅真可以為帝王家法矣清漢記聞  
雀有淫之女能伽伽琴瑟相致亨引為丘史婢幸之及採女豐原尉  
高厚尉爭薦而具知事壽永先奪而納之官燕山寵愛封淑仅一日內  
宴雀忍痛哭驚問之云聞父病死王怒曰果死否中使徃視之有



淮方病未至死間主之怒自溢死中使回報主曰其或詐死必刑之  
刑官載米明日稟旨主病醒曰厚葬之贈恭叙謗聞瑣錄

張順孫少時覓類猪頭俗輩以猪頭嘲廢主納星州妓幸之一日宗廟祭罷  
敵牖於宮中妓見而笑之主問之妓曰星州居張某只似猪人皆指為猪頭故嘲之  
主大怒曰張某必爾愛夫速斬猪頭以敵時張某食命至乃登道行至  
咸昌公檢地下歧洛有猫越洛張請于都事我平生赴科見猫越洛則必中今日偶  
見此猫于歧洛而由此徑則甚捷願從此流行神事許之到縣聞宣傳官奉命  
促斬猪頭事下尚州察知及正之戒徐行至鎮宣傳官還至鎮則已及正張  
免死人之生死莫非閑教遊匪編

燕山末短喪法嚴人莫敢違丹城兵羅有父母喪執礼人皆劝收哀而不從國朝記事

燕山百態俱備自絕于天內行左醜非徒有聚塵之穢至於外舍婦賜宴于內庭其  
有姿者輒引入亂之婦人之無耻者至有願留宮中而其所欲者名入留宿而  
出仍泄擢其夫月山夫君妻朴氏託以保護世子召入內廷汚因孽異其冠服至用

銀鑄金書秩視如嬪且使之謝恩朴氏羞愧自死上卷

判書尹均妻李氏以宗室女見幸於燕山中廟甲戌丙酉啟曰尹均妻倫翫燕山

登第五年巫存資儀其妻亦為燕山所翫出入宮闈頗有醜態人言均之資  
儀乃王八債云而入聖朝猶冒爵秩者待其妻無異平日物論都笑云其  
後文定王后冊封時趙靜菴為正言劾以淫穢之物恐或肅行大礼請黜于外  
使不得單在城中上允之前在將諸國朝記事合錄

燕山如慎氏領相承善之女賢而有德母見燕山荒悖日甚常陳規誅屢  
遭非理凌辱時稱淑儀官奴子權貨四方奪人田地妃每歎曰諸官人亂國政予  
不效常飭內需司曰奴聞本宮奴子橫暴者必先杖殺之由此中宮奴子不敢肆謗聞  
慎氏之甥守勤之女又為中廟潛邸時夫人方燕山荒亂守勤有領相姜  
龜孫亦同為相有廢昏立明之意適當赴燕一日與守勤從容言及于妹  
夫與女婿親孰以推其意守勤遽曰世子英明只恃此耳姜默然遂行日慮  
其言之世未及回疽背而卒東閣雜記



荀子王制篇曰惟採清易道洛註云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洛穢惡也蓋山遣大臣于洛道盡收士族外女号曰採青使未返而請國除其穢惡異哉設聞墳誌

蓋山校獵于郊

中廟時為晉山大君扈馬備罷蓋山乘駿馬謂之曰予自

與仁門入甬後崇祀門入後者置法從事

中廟大悞灵山君密白於中

廟曰勿憂也吾馬甚駿於御乘非我莫能制即微服控馬而從共走如飛

至闕門小頃蓋山徃至中廟遂得免人謂灵山与馬應時而云灵山即

中廟庶凡也有時嘗緯連李顯微為請國功臣所害潘汝記聞

燕山時柳濱李果金駮孫亦寧湖南見蓋山荒亂日甚社稷將危謀推戴

中廟傳檄京師未至而反正其檄畧曰太祖創業艱難世宗德教休明

成廟一遵成憲節用而愛民人安而物阜世路昇平不意嗣王暴虐無道

父王後宮杖而殺之翁主王子流而殛始諫之言者宵屏之誅之戮辱大臣賊

害忠良父子兄弟收同連坐甚於秦法故人之塚禍及枯骸寸斬之刑碎骨

之辟此何未刑也奪人妻妾恣行淫慾破人戶舍以廣範圍先王陵寢盡

為狎兔之場先聖祠宇齋作匪席之園徵歛無藝民不聊生不特此也宗

室兄弟妻妾逼令相奸三年通表忍短其制父母忌日亦罷之異倫已

斃人道滅矣其他土木之後聲色之娛池館之勝遊畋之樂禽畜花卉之

翫難以備縷貫盈之罪浮於桀紂生民一時之苦姑不足言萬一大奸覬

覲神咒一用逆起則易姓之禍亦或可虞成廟二十六年礼接鄉士

培养忠義者正考今日也晉城大君成宗大王之親子也賢而有德

中外屬望託教有故茲以某、亦欲推戴晉城大君某月某日举

義兵移書諸道約日聚京師在朝公卿百執事宜速推戴以扶宗

社之危東閣雜記

成希顏成皇朝指科入玉堂最承恩寵居父喪服闋招致慰問仍賜

鷹曰以養老母蓋山朝後幸楊花渡令後臣賦詩有聖心元不愛清流

之句蓋山大怒以為讖已遂以史參落職家居見蓋山淫虐日甚慨



然有撥反之意無可與謀事者朴元亨乃月山大君婦弟也魁梧早貴為  
武士所推仰又因月山夫人之被汚而死心常快憤希顏欲与之同事而無  
交分有武人辛久武者與元宗親密希顏使之微訊元宗躍起曰此吾意也即  
與定議又以吏判柳順江人望所屬不可不使知喻其意順江遲回久之而尾  
勉遂從遍論朴永文辛久武洪暉舟亦使之各倡同老所糾合者平多武夫  
不揆義理樂因事就切不謀而同行在踴躍丙寅九月初二日燕山將遊長湍  
瑞石希顏約於其日閉城門推戴晉城大君燕山通傳其行將士思憤勢  
不可止且恐日久謀泄乃於初一日夜半約會于訓鍊院分令遣備崔漢洪  
守內城東沈亨張挺守內城西希顏與柳朴進陣于敦化門洞口元宗揮扇  
指揮容止若神皆曰首諷者必朴令公也分遣力士辛久武亦勇士李漢亦  
先撲殺從諛為惡者任洪左贊參慎守其守勤左政輩慎守謹則時為  
開城守故欲待事定律遣人誅之守勤雖憑藉權勢怙侈無狀而當時  
迎合傾國者豈無其人而律誅者守勤素驕縱不軌而又辱國舅則扈

拔難制故也初以具壽永導淫宣惡欲并除之壽永詣訓鍊院乞命公亦  
貸之久武擊殺四人也李漢持鉄椎伏路次令別監一人持命牌促召四人  
赴闕彼且驚惶詣闕漢奮擊墜馬頭腦皆出守勤被擊墜地有奴一人  
覆諸身上當椎漢遂并殺之漢手擊殺四人飛血滿面衣服盡赤欲  
傷其功故日不頰面易服現者醜之平明百官皆會而有不知所以者  
入直都搃管閔考曾參知柳漢先出承旨李場次出尹璋曹繼又次出  
入直軍士或由水口或從城而下爭赴軍前官中一空初聞變莫測所  
由燕山坐差備門內召承旨和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與清  
之夫相聚為盜耳亟召政丞及禁府堂上以為處置乃命李場持管鑰巡  
審闕內場令人出門審知朝廷已無所屬遂抽身出門燕山間場已出門處  
前把尹璋曹繼神二人佯為避避揮而出欲從門竄出繼時所寵弄  
之臣守門將士欲持以邀賞掖詣軍門希顏亦貸之闕內宦侍諸色人皆出  
惟後宮娼流相聚号哭殺振於外於是會戰門內使柳子光守闕門以備



廢主奔逸希顏亦卒百官詣景福宮請命于大妃殿尹氏令柳順江鄭眉壽  
詣晉城第上避寓于平市署傍人家再三勸進上以我服御置入景福  
宮即位于勤政市不易肆宗社再安希顏亦之功也但昌山資性果決而無  
學術菁川寬懦無所執平城庶屬無稽雖忠義所激功在事成而施措失  
宜以田恩客賊臣柳子光瑣姻婭皆受銀券以勞之多寡第功之上下  
連車續狗之誅至今為痛惟崖雜記東陶雜記金錄

燕山府時希顏往告右相金壽童右相曰此國之大事吾初不知首末遽從一  
宰相之言而奔走可乎即卧枕上曰君取吾首去希顏告以大君之意則  
右相曰然則吾庸往矣君去希顏起出金公徐整衣冠辟人而來時靖  
國諸公皆我服結陣于昌德宮前金公到陣下馬徑趨上座即白兵判曰  
爾亦遣人衛大君弟乎答曰未及即曰兵判親平軍往備仍入闕廢  
燕山泣曰老臣不死忍見此事殿下失人心太甚亦復奈何好保而往云  
及廢後金興翰銓為之泣下張觀察順孫為之鼓舞前言行錄海東聖  
府金錄

安直燕山于喬初內人四內官二人飯逆一隨往者上官一人領軍衛去燕  
山紅衣着笠不帶由南殿門伏地言曰予有罪特蒙上恩不死垂轡出宣仁  
門敦義門低笠不能舉抵喬初陪去將沈順徑復命曰一洛老倪咸奪走爭  
相指視有快意圍雜窄而高不見天日只有一小戶通食後入圍侍  
女亦皆号哭傳曰聞前王之奇不勝痛念予以宗社傾危臣民  
推戴以至於此前一則君臣一則兄弟今天氣漸寒衣服  
物膳可馭送大臣亦啟曰臣亦大義已絕不敢向心殿下至  
情賜送房當又傳曰喬初必無毛衣及食欲為別送啟曰過  
則未當使其董允飢寒是矣東陶雜記  
燕山平日所為無恨忍戾視刑戮無忌憚及至遷出之際惶怖特甚請  
知應刑名大凡丹緣覆艱達喬初擁入幣庭將穿圍立燕山俯伏流汗  
不敢仰視反正之日世子王子皆不得全及專出宮也慎氏以為必未免  
至喬初安頓無他侍人妃每歎曰恨不其時請于諸師從往遷所耳國朝記事



十一月衛將以疫疾苦痛馳啟 上欲遣醫救之不及其侍女亦曰茲  
山眩死無他語但曰欲見慎氏即其妃也 傳曰以厚禮葬之且停朝市定  
墓直何如大臣議啟曰禮葬用王子君禮停朝市定墓直不可也  
傳曰然則令逆習檢奉喪事奉官禁火禁伐 東周雅記

遣盧公弼未將王親文武一千三百餘員會奉之奏連請誥命於京師畧  
曰王之痼疾弥留新王之尊命未加國事無統人心未定王位虛曠  
已踰一年舉國惶惶云云 禮部又題準以若若允許則王位在於二三  
陪臣之手再具王妃奏本以未明年春乃賜誥命 釋官雜記

前者使臣朝京時華人或問讓老王存沒諱官不敢直辯以亡存  
非徒於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遣相臣萬一 禮部官言及讓老王  
存沒臣意宜以實答之彼若曰其時何不告計請謚乎則對之甚  
難然必須循理善辯頃者禮部問讓老王存沒於驛官云云若以  
生存今若又問曰汝國驛官去冬未言讓老王今尚生存何其言

之有異云則宜答以其時諱官無如倉卒妄對極為駭惡當治其罪云 晦堂集

中廟即位翌日領相柳洵右相金壽童平柳子光朴元宗柳順汀成希  
顏諸功臣及六曹判書以上啟曰奉我時先除慎身勤者欲成大  
事也今其女入侍禁中若正壺位則人心危疑有闕宗社請割恩出於  
外 傳曰糟糠之妻何以奉之再啟曰臣亦已料此然於宗社大計何請  
決決無留 傳曰宗社至重何計私情當從群議即夕出慎氏寓河城尉  
鄭顯祖家 東周雅記

反正之際三勳臣先遣甲士圍官蓋恐有害之者也 中廟驚怪至欲  
自決夫人慎氏曰軍士馬首環向此官則吾夫婦不死何俟若馬尾向官馬首  
拒外必護衛公子之官知而後死未晚執裾苦挽之夫人於上自少情好至是  
功臣相訖以為既殺夫人之父置其女於中殿則吾亦勢不容遂請廢  
之 上龜勉從之出立別宮每暮茶華館延詔時遣御馬視之則夫  
人親造白粥手捧傾喂而送之 國朝記事



乙亥章敬王后能元子牧日上賓淳昌郡守金淨潭陽府使朴祥因表言上  
疏極論慎氏無罪見廢朴元宗亦挾切擅權使殿下不得正其始劫制君父放逐母  
后天下萬世之罪人又言不可以妾為妻之意請復慎氏在焉語甚切直大司諫李  
荇倡言慎氏嘉禮在章敬之內今若復位而生子則雖為元子他指為邪論  
大憲權敏手和之請鞠左相鄭光弼吏判安瑯亦力救只島配時朴嬪生福城君媚  
年長而翫冠後官覬覦非今淨亦之請復慎氏非但正當初之失蓋欲防禍於  
未然而荇亦意見乖悖如此及靜菴為正言首論荇亦以言官反請罪言  
者杜塞言路劾之行由是不得容於清議金安老以直孝後而是之論視  
為言執路植權  
李希宗社請罪云、出補慶州府尹東閣雜記  
及正之時慎守勤無罪而死未幾慎氏亦廢章敬之薨冲菴訥角  
上疏請復慎氏蓋慎氏雖無罪見廢而不可復位則事勢豈不防碍  
乎以此角立爭辯以其朝廷之不靖釀成南家之奸馴致已卯大禍惜哉  
但當初金安老亦堅執不可復位之論遂與一時賢流角立然亦非無所見也逐匪扁

顯宗王子因世漢李端夏疏命慎氏神王移奉于慎氏直孫家官給奉守塚三戶國朝記事  
肅宗戊寅因申奎疏請復位号命大臣宗親文武百官會議闕庭又命叔汉于  
在外大臣儒臣領府事南九萬以為當初慎氏之廢雖曰非中廟本意而且以  
中廟之命出之在中廟當行之日金淨朴祥之疏陳請發誠可謂義理之正然  
中廟未嘗有处分在我後王乃於和宗正重無所重承以意進退俾之有體於  
於穆之地並亨於二后之右豈礼所謂有齊莫舉之義乎春秋於先公夫人雖大  
故之所當絕者不敢貶号皆書小君此乃臣子於君親之尊不敢自其奪之義也以  
有大故而不敵擅奪者視之其有大冤而不敵擅与者亦可推也若貞陵昭陵之復  
則有列焉蓋二陵當太祖文宗時未嘗有齊出之命生居尊位沒后尊号  
而陵庙之不修乃在繼世之後故後復位名正言順烏与今之所論比而同之耶  
三代後帝王家多以宋考授而仁宗郭后之廢由於呂氏問閭文应表裡構成  
實是千古之冤其時孔道輔范仲淹亦以死爭之此誠臣節之當然而其自  
英神以後則名臣大儒之論未聞以郭后復位事為言者豈不以易世之後



無稟命之所故耶云、判府事崔錫鼎以爲追復位号雖不破軼而令其神  
主久在國家終有所未安自宜建祠差官行祭云、參議權尚夏以爲慎氏以  
中廟潛邸時元妃無罪見廢在當時則朴祥亦之請復室爲宜論而然既終所  
斥未行封典則此爲 先王之齊妃也勿論當初處直之當否以 先王齊  
妃追配於 太廟或不有違於子思所訓之常禮耶云、左相尹趾善以爲當齊之日  
中廟顯示持難之意追加尊号上配清廟祭之情理宜爲無憾云、領  
敦序尹趾先以爲命尊節自克完得儀云、慎氏年序

中廟反正後慎妃未及正号壺極而因大臣柳金壽童亦啟辭即日出居河城尉鄭顯  
祖家云如此則初無再封之事矣神主久在國家慎永平憲別立一祠以祀之規  
此則非廢妃也乃微時夫人而見出也其生時名号今未有考而想時未有稱  
号也今若以無罪見出稱號而有所崇章則似當以別廟奉之官致祭需而已  
至於欲定号入廟封陵則乃追崇非復位也正位終涉重難矣別廟一款稱  
号亦似難處蓋欲稱妃則生時未定之号不可追加欲稱夫人則 中廟既

登極不可以潛邸夫人稱之此外又無相當之号此甚難處或云潛邸所膺夫人  
稱号之無不可亦如何 明各上葉泉書

命相大臣六卿尹三司于賓廳仍下備忘記曰貞昭二陵追復曲折之甚此差  
異予亦知矣附 太廟位居章敬王后之右是又難使之端先正之跡可  
謂復位之好核而伊時下政院之教未有開創之意未之別有不可復之事  
勢即及復以思終涉重難何以則不悖於禮而合於稍加尊奉之道不慙抑  
懣附之心即嗟甫大臣隣者陳所慈領相柳尚運右相李世白未啟曰臣亦承命  
來詣賓廳伏承備忘記以稍加尊奉一節與諸臣相議則戶判閔鎮長判尹金鏞  
亦未以爲即今事體既不可追上位号更無別樣尊奉之道當在 先朝雖  
已官給祭需定置墓直今於多小之節更加優厚之典似合事宜云、  
上曰遍覽叔父則判府事崔錫鼎所議中初立別廟一款似當而亦有窒  
礙又教曰聖祖當日之意既未敢忖度卒然追復實涉重難只  
就 先朝已定尊奉之事而行之則有非稍加尊奉之号又教曰歷代



無可擬之例此廟義起之事別立祠永世不替此外無他道矣 上全○其義而別立廟

慎妃事妄意以為宋有孟后明有宣德胡后事不為立可擬者况有宣朝已行之典則尤不害為從周之義又何為而不可耶密見備忘記中抑未知

別有不可復之事勢耶一教實況出中廟聖德至為精密常情之所未

到者今臣子何敢硬執必以為決然非 中廟未嘗手惟別廟之立終

不得其言之恐不如即墓為寢宮為致祭之為宜也 明皇集

立祠於下之後 御製絕句曰昔在元妃配至尊連春夜出宮人寃惻惶

無無追復意全茲不識心存又曰為祈新祠奈慎氏千社不替太常

祀之義起本由尊奉心傍人何必證往史 慎氏事宗

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河市靖亂之後相繼輔政世謂三大臣 中廟禮待異

席退朝時為之起出門然後復位三大臣未之知也希顏老病一日自公

委蛇而退甚從容自得至門中檢言曰相公不知 上起立即何行之

緩耶希顏派汗滿面曰老夫不知死所矣昔霍氏之禍萌於驛乘人臣

有震主之威而能終保始末之有也三大臣皆得令終我 中廟可謂至德也已

此類志在富貴不揆國體田園培樹務極崇侈顏色兒玩惟日不足以此相濟

而攘臂使氣雖在上前或屬顏色立而忘憚不恤公议申已而行惟希顏稍欲扶

護公道而往復軒乎意氣所發不更思量肆志妄行而叨富貴侈與元宗順

汀無異反正之時以希顏素有重名入皆想望其致既富貴所行如是以

是物論惜之 崔胤雜記

上全○其義而別立廟

中廟禮待異

中廟未嘗手惟別廟之立終

明皇集

御製絕句曰昔在元妃配至尊連春夜出宮人寃惻惶

無無追復意全茲不識心存又曰為祈新祠奈慎氏千社不替太常

祀之義起本由尊奉心傍人何必證往史

慎氏事宗

中廟禮待異

中廟可謂至德也已

崔胤雜記

希顏性多坦平立朝慷慨志尚不苟而不學無術又不能下人受過徒知恃

恃自好相業尊、功名大揆嘗卜相之日攘臂大言曰金應其一千不能

易一中用說、、、一千不能易一節光弼其妄言不顧多此類也

光弼嘗有葭莩子之重故亦以逢迎云 希顏雜記

元宗生於慶貴於武至歷職清顯不拘名檢及其遭艱運棧處置得宜遂成

不世之功推童牧豎亦知姓名及其大拜自量不厭眾望折節謙恭使公

以而不孝無術庸庸之云 崔胤外雖在 上而論者一併在焉



殺色不能自戢然其天資確寔去就不苟至是拜相時論嘉之 上全

丁卯參議柳崇朝護軍沈貞樂正金克誠喪人南來亦密啟醫官金公若庶  
其孝朴耕儒生趙光輔李長輔亦欲辱朴元宗柳子光盧公弼亦于殿庭鞠問  
至用烙刑取服斬公若亦光輔執拿闕庭高被浪誦書史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  
人也何以居此地也戊午誣陷忠良今又欲為何事請賜尚方劍斬佞臣頭希  
顏曰佞臣誰也曰乃子光也語朴元宗曰汝推戴 聖王功果大矣然何為家  
畜屏王內人耶又謂希顏曰韓訓以汝為名儒今何与子光同事耶又指史  
官姜洪水曰汝父無罪被矣汝亦乃史官也當以君言特書可也杖十  
餘下但痛哭而已朴元宗曰真狂士止之論功來貞亦加資 東閣雜記  
及正時諸奴以子光歷事多謀不可不使知之防發始遣人諭之且戒以若  
或首聲擊殺之子光聞即跨馬戒服而出且使家僮賣油屯隨之人莫  
曉其意及到陣中調遣壯士之時倉卒無可為符信者即執國符人服其  
智若各粹法

丁卯翰林論柳子光 見朴元宗悲動之曰吾身公并以武人騎崇品文士多

不悅唇亡齒寒我斥汝及公 笑曰相廷切齒久矣恨公不早退也子光破膽而去 在官錄

中廟初年公論恢張三司並劾其罪惡刺勳竄閩東而死初公议未及獲子光  
以都摠管入直袖中出扇揮數次忽勃然作色曰惟我此扇之所書也示左右即  
危亡立至四字也大為驚駭再三彈指仍歎曰吾詰闕時始出此扇於篋中而  
把之不难於手伊惟書即恠其甚焉忽有吏來告曰培諫上疏請罪云仍  
竄外西目全警者數歲及死子軫忘哀睡色不赴喪房亦托疾對客  
飲酒而不見父喪且不得其死莫非天也 若谷粹法

中廟初嘗失原唐版人皆疑下輩欲陷殿官而為之囚參奉及守僕亦鞠之竟不得  
端緒鄭光弼為推官以為此乃疑獄若期於得情嚴刑之下必多冤濫啟後之  
後刑書偶捕賊人自服偷取位版藏之某山下依言尋得人感服光弼見之神 東閣雜  
令政府薦人才三公鄭光弼申用激安塘亦薦金克誠文武全才  
可堪重任成雲李芑才氣可用亦合邊寄李行有可用之才



不宜以一時被論永廢不用金湜鄭浣朴薰朴英有才行 上全  
山印春培諫啟清華羅女樂禮書與政府同議啟曰女樂之用三代以上  
未可考知之在文用之於宮中今者內殿用女樂不可廢也請革外方  
女樂京妓則勿革內司請并革京妓大臣難之不果革 上全  
已卯在相申用流卒 上欲依例舉袁大臣亦以爲重難不果行其後趙光祖  
啟曰用既之卒 上欲去袁而還寢何也臣聞柳寬卒 世宗哭殺振徽  
外至今同者莫不悚動前日下 教之意甚美而大臣以爲無別殿可居其不  
將順甚矣 世宗於柳寬柳廷顯卒也金川橋外役斃次行之初不行於別殿之上全  
會府府城底野人速古乃潛與深處野人通謀入甲山府界多掠人畜南兵使密  
啟請出其不意掩捕命各三公該書知遺宰相之皆曰此而不懲城底野人徒踵  
叛亂再遣重臣曰監司兵使捕盜之法先務密告于本道又送兵甲兇械命遣李  
之芳特賜御衣方矢即日拜辭 上御宣政殿召對仍賜餼食三公及將相諸臣  
環侍左右與房承旨金正國啟曰副提學趙光祖未請入侍郎允之公進曰此事

正類盜賊但譎之謀非王者御我之道耳以事之大相爲一么麼醜虜行盜賊謀  
屏國損威臣所恥之 上即命吏左右爭言兵家有奇正御我有往權洵誤  
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也兵判柳冊年曰耕當同奴徹當同婢臣自少出入北園彼  
虜之情臣室備諳請聽臣言迂儒之言自古如此雖似近理不可盡從 上猶却眾議  
而羅遣公以三品之官能以片言感動 上遂以止胡廷大奴諸宰相皆懷不平而罷 已卯錄  
同傳有啟方今欲致太平須擇相當代第一人公進曰是趙光祖 誠賢然用  
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以大任光祖聞之馳見公泣謝之 李廷慶墓碑  
方燕山之荒淫也令文武及儒色三色人充輦夫或重疊凍亦充焉燕山答曰治諫  
不可不充於是凡遊幸之處駕之而行有時試策論賞儒臣之辱拙矣薛養嘗  
啟曰燕山令儒士加官轉而爲士者不知恥至袖筆視而行覬覦賞給士習大壞  
豈不寒心今當以愛士習正趨向爲先務也 東國雜記  
已卯時以爲我國用人惟科制一法聚向諺之士較一日之芸故碩德宏儒終老  
蓬華而不求聞達若訪求遺逸布列朝端島之三代之美政然 先王典







是非垢垢啟曰臣是反正日首相間度蒼黃莫不知所出而亦預勳籍醜然  
治世臣与三人案同形迹不敢敵讞聞者是之宋軼被執廢主位至宗品而  
及正之日奔走類倒得希勳籍是日敵讞曰人臣失節罪當萬當以法治  
事又曰臣於齊胡亦失三綱惟知推戴主上不覺有齊主其頑然多類此陰崖雜  
初中唐及正世朴元宗亦多以干請錄功論稱濫光祖和以爲士習不正知利而  
不知義當汰冒濫之勳以塞利源光祖以大德身兩司伏聞請削去假濫者王  
堂金練亦上劄論之大臣六卿亦啟之上石後兩司至於辭職 上引見論以董  
難之意光祖極言不可不削之意得請抄三本之濫錄者及四本金數上蓋感之  
請勅濫勳也命收讞廷南來以重利到欲避其收未爲英陵敵官其後光祖  
入侍啟曰南來以重利六卿亦後敵官女游解事而求之也 遂以此大事親望立  
避其是邪匿宰相用心豈若是乎衆方同侍慚惶流汗而出遂請申  
用既第用既方呈病引入臥內衆曰近日論反甚激申公奮然而  
起曰公何出此言也激之爲言乃小人之陷君子而止後漢者也衆殿然而去國朝

中文景用既室爲當時士類宗主南來有禍心久矣而畏文景不敢發其感文景  
薦而代已隱忍有待矣及文景沒後遂無所憚七卷字以錫輔書

時南來沈貞以傾險得罪士類欲草而以托清流而士林終不與故懷憤未發知洪  
昇舟曾爲齊成而被倫常懷恨遂與交通時光祖爲大匡執法平允人皆咸服  
每出市人羅仗馬前曰吾上典至矣衆亦潛以得人心爲冀語謂一國人心悉改趨  
光祖使昇舟之女與嬪日夕間達以撓上心且山虫好食木實之甘示以其甘汗  
寫之肖爲王四字於禁苑木葉上貼出刺食成痕如字畫有同符識以  
上聞其惑之貞以貨賂教嬪朴氏同安婢以爲趙氏專國人皆稱善使若  
閭閻間罔諫傳播於官禁使上心危且惧然後洪昇舟持諫書指爲密旨  
言於被辱宰相約定期會舉事之際無兵判則不得另令於衛士兵判且  
無判義禁故衣懈兵判李長坤不在逐日三徙其家使之先疑而將以  
小榜抬之又以微服着笠庶布衣足穿破屨步至郎相光獨家呼  
商者曰急入于內但言密未聞者認是爲南來入告曰有客到門



現其自極是南到書但衣冠草、如賤人自鄭相大驚出見則  
果是南也惟問曰公何多此乎家俱道所以且曰此輩若遺一人其  
禍無窮 上於今日且招公議之公可勉後 上言陰去無遺然後  
國勢可振不然多有後悔不可不深思慮處之或以危言悲動或以  
甘辭誘之鄭相正色曰公以重臣為賤人服歷都市而未大是悖事  
也恐唐士林本非全心可忍為此乎家大怒拂衣而去己卯十一  
月十五夕家馳書於李長坤曰國有大事走馬入來長坤蒼黃同措  
借馬馳到家家來曰洪判景舟承密旨待命神武門外 上啟延秋門而  
召之夜二鼓密教開神武門入諸宰不使政院知長坤與家亦聚於同門  
外 上御便殿景舟持書啟入對曰臣洪景舟金銓南家李長坤高  
荆山洪淑沈貞孫瀾方有寧尹希仁金謹息成雲亦伏見趙先祖亦  
交相朋比附已者進之異已者斥之聲勢相倚壘批權要誣上行私  
固有顧忌引進後進詭激成習以少凌長以賤貴使國勢傾倒朝

政日非在朝之臣潛懷憤嘆而畏其勢焰莫開口側目而行重足而立事勢  
至此可謂寒心請付有司明正其罪又請速召政院弘文館入直諸賢  
於是承旨尹自任孔瑞構注書安挺檢閱李構亦始聞之趨詣同門  
外則南陽君洪景舟尹金銓札判南家兵判李長坤戶判高荆山花  
川君沈貞孫知成雲亦張師而生勤政西庭軍士環立自任問曰寧  
相入閣不使政院知之何也貞曰以標信名之故未耳俄而內官白  
成雲曰以雲為承旨可速入對雲佩劍趨入自任曰政院不與知  
而只以宦侍之言何敢入乎雲不聽趨入進曰雖有急史官則不  
可不入遂追同門內攀其帶欲共入雲擊挺臂而入內官令閣  
人禁雜人遂共扶挺而出貞趨出執挺手曰天威方盛姑勿入也未幾雲  
出以袖中小綫投李長坤曰此 御筆也此人和即下義禁府乃自任瑞  
構挺構及應教尋道修撰沈遠源亦也俄而大憲趙光祖右承旨李耘  
刑判金淨都承旨柳仁淑承旨朴世燾洪彦弼朴薰副學金鍊大司成



金湜未并拿致闕度沈貞書且啟事不服鞠問請速發宣傳官令禁  
軍拿致闕門之內撲殺之一依請札之例兇物已具於殿庭之下假注書  
沈師順未及入侍檢閱蔡世英不書罪籍把筆極諫曰此人本罪目不  
彰不可構成虛誣枉殺無辜願聞可死之罪假承旨成雲擢取世英  
所持筆欲書之世英投書身而抗殺曰此史筆非他人所得把還奪之  
長坤亦始知當夜格殺之謀枉言人君不可行盜賊之術亦不可諱首  
相而行國家之大事也與首相共議罪之猶未晚 上意小弛 命台領  
相使定光祖亦罪光弼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視今而已豈有  
他意如岳寬大清與諸大臣共議深泣極諫 上遂起還內光弼趨進引  
御袂叩頭乃命下光祖亦詔殺遂名其儀已上多官共議人皆伸救 上命  
南來草傳旨家稍前乘羊而伏寫乞進于 上覽訖傳曰案已就只  
囚光祖亦八人餘悉放之案中初有証上行私之語光弼啟而去之是夜  
特旨降南來吏判柳雲大憲尹希仁金謹思成雲承旨仍命盡瘞而

司玉堂光弼再三啟請勿濟 上只仍玉堂是時清流一網打盡朝著  
殆空 上命光弼為政事光弼至賓廳熟視象而不語象退謂人曰鄭光  
弼之目也光弼以柳雲為大憲李思鈞為副學此兩人內有志既外無  
拘檢見輕於光祖亦者也象亦不語時人眼光弼之誠鑑光祖亦既  
下獄禁府推官請加刑訊 上命照律推官金銓亦當以奸黨之  
律當斬籍其家孥其妻子 上呼金謹思至榻前書判付曰光祖淨  
賜死湜徠一百達方安立自任道世嘉黃遠方付處謹思聞 命遂  
巡禁世英啟曰大臣處乞更改之 上曰可光弼在賓廳謹思出傳  
旨時日已昏矣光弼聽教嗟惋即請入對啟曰小臣在職亦久矣豈料  
今日乃有此事乎力請減死淚隨言滴有足感動 上曰光祖亦四人決  
杖遠方安立自任亦四人達方付處承旨成雲書判付而退光弼退  
賓廳又啟曰此人不免死是天地之仁也但皆病弱若杖而遠去則死  
於中道未可知恐朝廷之名無減死之案五啟始允夜三更皆放來



家小睡十七日早朔出外東山門外人家又命皆聚禁府承旨來  
傳教曰汝亦俱以特從之臣奉欲君臣同心行規至治汝亦人物而非  
不良近來凡事過謬使不平常朝廷事日非故不得已而罪之然予  
心何安朝廷大臣何有私心哉汝亦人物皆是可取之人而事至此  
予之過也爾亦之罪若依律處之則何止此乎特以爾亦非有私心但為  
國家而不自知其過激之過也故未減罪之汝亦知之而去又傳曰光  
祖輩若依律則深重而特用寬典未減罪之、惡仔細傳之方甚囚禁  
府之夜長大無雲明月滿庭列坐空庭皆自以為必死相與酌酒以相  
訣元冲字金淨有詩曰重泉此夜長故客空留明月照人間大柔字金柔又  
吟曰埋骨白雲長已久空餘流水向人間又咏曰明月長天夜元冲和  
曰嚴冬惜別時皆從容自得但相與曰次野字和則必免次野笑曰  
直字和亦痛哭曰欲見吾君云、相與勉之曰當從容就義何至哭泣  
者直曰從容就死吾豈不知但欲見吾君、豈知如是終夜哭及

翌日間外死之後祔如也神武禍作日館字儒生填咽街巷奔走詣闕  
無慮千餘人會于光化門外莫知所為儒生申命仁倡言曰香徒之人  
皆欲上疏伸冤况我諸生日出而會日中而不為草疏者何也遂秉筆  
草疏詔如尺兩書疏將上為門者所拒諸生慷慨投懷排闥闖入生負  
朴光佐被傷流血面諸生或脫巾或被髮髻號哭闕庭聲徹大內傳  
曰場中闖入亦有其罪况諸生排闥門直入号哭千萬古所無之事命插教  
囚五六人治之且令禁軍驅出之命仁於眾中挺身屬殺曰古者楊震  
被囚太學生千餘人守号哭則固有之矣 殿下今日之所為誠千萬古未  
聞之事也疏頭生負李若水及尹彥直黃季沃亦被掌諸生爭先就囚如恐  
不及圍圍已盈鉄紉亦多以豪索係頸屯聚鐘樓下禁府啟曰人众獄空集  
得囚羽自生負林鵬亦又疏救光祖且以昨日儒生未下獄臣亦不可待不就  
也數百人待命獄門外大臣啟曰儒生不知事體請姑勿問以鎮人心第三  
日 上命放若水若水曰光祖亦初言豈欲謬國事自上佇觀至治



近來此輩多有過激之事故不得已罪之大臣亦欲安靜朝政非諛邪  
排斥君子也云云已叩黨籍曰館學諸生号哭朝庭坊里約徒至集反  
室其飛浪云初柳恒益雲曠蕩不檢時論所不容出為湖西伯題丹陽  
郡一絕曰拾盡函頑石平鋪清淨流捕風囚海若然後放吾舟好黨  
傳誦疑不容於清議而有此作靜菴敗即薦擢為大憲柳即日拜命  
徑趨禁府自門隙呼靜菴字執手痛哭曰久謂事當爾言至此  
極耶遂與府僚及諫院不就職因辭啟曰趙光祖亦言聽計從而一  
朝加罪臣亦莫知其由復用光祖也後臣亦可就職也且刑人於朝  
與公共之當光明正大不可詭秘也初謂此事出於奸邪之徒密  
啟令間自 上密教於洪景舟曰今光祖亦羽翼已成矣今欲罷之  
而以卿婦金明胤亦在其中故不果耳以人主之勢加罪一二儒生  
有何所難而昏夜之間秘密為之若是耶外視親信之兒內懷剪  
除之心此亡國之兆也不勝痛哭答曰此培諫諛聞之也當初洪景

舟於南來宋軼金銓家有武士結黨欲除文士之言因共以爲如  
此則將生大疫自朝廷如此存之則於光祖輩為福也今茲之事乃朝廷  
遠慮欲使定之也云云 雲廷爭累日卒被劾而避光祖杖配後州  
治遇李思鈞承召上京執手款後曰子於中庸尚未熟讀况可  
做唐虞事業乎中庸不云乎思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  
今之世及古之道未有不定及其身者也且子子之不免也子今年  
身正好得善努力自愛至京亦救光祖亦與雲廷罷黃季沃  
牧使璋之子也初與李若水上疏伸冤至於繫獄光祖亦既定獄羣小  
得志季沃迎合時論與尹世貞李采上疏誅光祖亦八人辭極凶悞救  
光祖繫獄未踰月又請必誅無赦其心術之無狀如此十二月大憲李沅  
大陳李顯亦合啟請罪安 塘崔淑生李新金安國柳雲金正國趙光佐李忠樵柳  
庸謹 申光漢 鄭順明 韓忠 鄭應 崔山斗 張玉 李希岡 李清 梁彭孫 具 壽福 鄭 堯 李  
世慶 李若水 權 璘 宋 好 智 宋 好 禮 金 廷 履 曹 應 慶 柳 仁 淑 尹 光 齡 權 樞 巴 陵 君 敬 詩 山



正叔長城守儼崇善副正江寧副正祺書三十六人書于單子啟之且請罷  
賢良科上列見兩司以黃季沃請誅光祖亦疏教曰朝廷若有公論則儒  
生安得為此也又各領相鄭光弼右相金鉉示兩司單子及季沃疏曰近日  
灾疫屢出此請罪事何以爲之光弼力諫不可鉉亦以爲根本已罪其餘不  
足治之上遲疑不決翌日傳曰當初治其首魁則餘黨雖不治而趨向  
自正矣大臣視國事如他家之事徘徊顧望不定是非不過視勢以彼人  
被罪之輕重爲後日自處之道比之治木根本已折則枝葉自瘁矣治諫  
不務治根本徒欲治枝葉是不知務也領右相其丞除差新拜他相可也  
御筆除南家李惟清爲左右相即名對于不顯閣教以罪加光祖之意  
又台禁府堂上沈貞孫瀾亦教以光祖淨潔練賜死自任遵世熹薰  
絕島安置家惟清亦教以四人中當爲列分其魁首罪之足矣孫瀾  
則請并以絕島安置以示好生之德上教曰光祖死無足惜詔獄不  
恭之事亦可死也賜死餘人絕島安置又使家惟清於榻前以兩

司請罪之人分輕重罪之金吾即到靜菴謫所公曰主上賜臣死合有罪  
名請恭禮而死就庭下北面再拜跪受教者故事凡賜死宰相不有  
御宝文字只奉玉旨施行公以爲國家待大臣不可若是草草其契將  
奸人得以擅殺所惡者欲疏陳一言而不果及是修家書無一字誤  
沐浴更衣金吾即柳淹有迫促之意公歎曰古之人有抱詔哭傳舍  
者何其異也正席就座喜所懷曰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又  
曰白日臨下土昭昭也照丹衷遂仰藥猶不絕將卒欲縊之公責曰  
聖上欲保微臣首領汝何敢如此蓋飲毒酒而臥血出七竅而終即十  
二月二十日也是日白虹繞日東西各二匝北南各一匝而南北繞外  
各有二條虹如垂紳者竟天又於未申方別有一條虹長丈餘皆移  
時乃滅東閣雜記恩角極言名澤日記荷谷  
粹決已所國朝記事靜菴年譜存錄  
靜菴既被罪以罷賢良科執義柳灌進啟曰此科初選時各舉所知而異  
心者排去之及試取之日禮曹以爲此人必不入場使書吏請入安有



如此寒心事字雖有其中可用者然無行者多矣試場之事亦甚不公  
連羅之以正欺心之罪正言趙琛曰首謀行此科者安塘也領相鄭光弼曰初  
設此科之時臣意以為不可而不能止之及取之里多賢能也人大抵我  
國人心不如中國人淳厚後弊必多故不欲開端然薦舉不公之事  
臣不聞也謂安塘主之者不然也申用汲崔淑生力主其論安塘於其  
子弟選之時以為無顯行而避嫌多豈有為其子而設此科乎其後  
用汲亦悔之諸臣曰我之初亦誤多特進官掃亨元曰此科初欲廣取  
故其上信而後之終乃抄畧其數類皆趨附之人也大臣初誤達誤今知  
其為弊宜連啟罷而言不可罷安有如此痛憤事乎光弼曰初設時以  
非祖宗之規又有後弊故謂不可為也及既取之多可用人故惜其人才  
而謂不可罷此臣之言也論議宜可苟因乎大憲李沅曰金湜初非願  
科舉者也才學淺短不能及故教少抄選而試取也今不罷此科則  
權臣之欲植好黨者必籍此也權曰湜全不知書奉旨金希壽曰豈

可云湜全不知書臣見其古文最難解者必能剖釋之惟權李苞祀宗  
隱佑聖心悟知為政而治之大臣無一為 殿下子孫萬世之不朽者請國  
功臣抄削本非大閑至卑百官請追改而今社稷大計危亡所係之事  
不力為之光弼曰臣迷劣不知何以則國事好也若能賢良科而後  
可乎今卑百官諫爭之事臣未能料也其欲使卑百官而請加彼人扣  
之罪乎聖明之世安可如此乎 上初命勿罷科只勿叙顯職竟罷之東閣後記  
已而持議之士見善復惡嫉惡如讐其有行遠孝悌不軌仁義者不欲其朝好惡  
明白是非截然善類登庸人慕清名俊乂布列於斯為盛年少新進銳於  
以彼不揆必世後仁之旨是以患失善得之輩見屈散地陽羨陰沚於是  
罷遇諸賢每待筵席進講一章引喻義利出入經書雖貫微妙胡講  
或至是乃罷聖體疲倦欠伸更坐龍床時或晏然作殺象貞二憾  
揣知 上意有殿色遂協謀交構已而慮務  
趙光祖字孝直号靜菴漢陽人也先考監察公為魚川察訪時寒暄諫



在熙川先生往後之學庚午魁進士乙亥吏判安塘啟曰進士趙先祖明經  
街有行義為成均首薦所當擢用若拘常格例調美奉則不足以勸  
勵士林請陞六品職 上允之即授司德先生甚不快曰吾不以利達為心而有  
言辭之事今之時与古異可由科舉以通行道之梯用虛譽為的然於世在  
世耶之是秋中謁 聖別試廿元丁丑起拜副孝是冬又陞大憲於是感激  
不世之恩以致君澤民與起斯文為己任 此所錄名臣錄也  
西撰行錄合錄  
先生天分異甚絕出於英華故外而凡彩足以動人常於下輦始 御庭先  
而皓月揚輝也英華故外而凡彩足以動人常於下輦始 御庭先  
生以大憲泛班因事挺身趨而過所望其儀表百僚盡傾環榜門者  
莫不嗟歎歎息贊不容口其為一時從解服如此 退後所撰行狀  
已卯太學生詣朔上跡諸生回到鍾樓前列坐諸邊奪某甲傷中裂  
破曰此人父子相好不可處於吾侪某甲痛哭而啟明日呈憲府辨  
正辭所連及六七人多有名宿儒而卒不得言之始自出付趙靜菴

為憲長進某甲而後之曰此事之辨在汝而已今日之後汝若飭躬自  
修以善人間則今雖未辨人必曰所言誣耳汝若行事乖戾以不善聞則今  
雖得辨人必曰所言不虛辨與不辨直在汝其勉之某甲遂叩頭而出  
其後一紳果不以相好為疑論者以為公之此斷於處疑之 道勸人之善兩  
得之矣 釋官新記

趙大憲為斯文領袖遭 中宗信任不疑自以為千載一時於  
吾身可以親見堯舜之治旁招野賢同志彙征布列朝廷痛杜邪徑  
廓開公道教士以惟止治人之道教人之孝親教長之論激濁揚清  
草染薦善三四年間凡依不度矣 丙辰丁巳錄  
先生方欲上格君心下得人才上下同德內外和平而權碩為獻細喜  
事及以先生為依遠欲勸之是時諸公之意未免失於欲速凡建白  
設施鋒穎太露年少者事之人多劇其間舊臣之不容時議者怨入  
骨髓先生知道之難行而欲避位 上眷愈隆不許自如之行啟事



不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如申公錦李耘權公檢所見皆然而向之

羣怨在傍磨牙鼓吻日伺間隙

名臣錄

已卯春有金友曾者誣毀士林事發廷評先生以培長其焉而司以先生不欲窮治論遠已而用政府啟仍任厥後朝論欲起奪靖國功臣之無功濫授者錄券亦同其議願於時勢有大可憂者故不得不稍存調劑而彼矯激輕銳之人反以先生依違苟循迹因檢邪至欲斥去彈劾者救矣不知羣怨在傍伺隙而駭撼大禍忽作於用神武之度首相之涕泣帝裾幸有以小霽雷霆之威諸生之守闕号哭爭囚禁府適足以益藉譏鋒之口此種軼所以吐舌於張方平救已之跡也

退行所撰行狀

靜菴賜死第宗祖奔往哭於治傍有老嫗自山谷哀哭而來問曰即君何哭為答曰吾哭吾兒嫗則何事而哭曰聞國家殺趙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上所錄初先生之除司錢也有作詩嘲之者曰一節小學須勤工司錢功名自然來此時先生方外約居窮有何指謗之事而一時人心若是則况於後日得君

行道善惡不與流俗浮沉者乎先生之生何其不屈也

國朝記事

趙文節公元紀有先見之智嘗與甥侄洪議政子義從子趙大憲孝直書曰美之投閑真男兒事也美怨之地豈敢久處驕虎善下自古所難雖敗亦榮直之被薦者此愛并夫薦在人用在天特盡其在我者耳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既有譽之者則必有毀之者又後以以拊之美有言則有毀此古今通患也若色言狂騷害已敗官之戒吾於孝直不當戒也凡人羣居天地中不可以高飛遠走則必須小同於俗庶免為人所嫉惟無咎無譽真所謂保身之道也汝之所趨雖不類嚴敷而吾之欲使汝成家業全門戶之言則未始不同於馬將軍也故以是徹之云云余讀此篇有所感矣慶衰世之道固當如此孝直方以聖賢事業自期豈肯以成家保身為心哉况先生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乎卒使公言有驗則天也釋官後記思齋於靜菴多有不滿於心者如請罷昭格署壽事是已又言人臣享福之幾可不慎哉云云此言未免有病蓋臣子之於君父也盡言不諱



期以格其非心不能則至於碎首玉墜而死若享福一事則不暇論也 遜頤篇

世傳靜菴作事無漸釀成禍機矯激之習畢竟自取其禍此未知靜菴者也先生嘗與成守孫許伯奇論時事愛形於色云、則固非不識時勢而妄行也但如金湜之為人甚躁厲而激成禍機後進之年少喜事因緣攀附者亦多先生已知其歲而亦將無可奈何耳方靜菴擢之時草野之賢有拔茅之漸間有名實不副者謬得發軔之路已卯之禍蓋由於此 上全

趙夫子居家行已不愧古想其孝問不及程朱亦不遠但後施粗試遂至不孝當時之事可忍言哉 洪耻堂日記

孝直得君救歲起至大憲三代以下所未有也走肖之識其術亦跡謂以此致 中廟之疑誤矣尹參贊金孫嘗曰尹珣之妻失行論黜門外有因行貞鍊之術蜚語一入是以甚敗云謔人同極為鬼為賊乃如此 內府丁巳錄

仁廟嗣位太學生朴謹亦上疏請復公爵跡三上 上下教曰汝亦居首善

之地跡章王上辭懇意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然言之不侈有意存焉

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正自有朝廷汝亦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思之及六月末命下 教曰光祖事予未嘗忘

于心第以事枉 先朝不敢輕改今予疾如此其欲先祀將牒賢良科亦還給可也及 明廟初年李苞啟請罷賢良科今上又命復科趙光祖賜

領議政賜諡文正萬曆辛亥後祀文廟 仁宗行狀名臣錄合錄

嘗居已卯領神人學道未成而暴得大名遂以純清自任聖上好其名厚其位此已足虛着取敗之道又多有新進喜事之人紛紛鼓作以促其敗勢使後者得信其術此當為踵後者之至戒也 退後集

斯人也非不知行道之難而誤有所恃亦非狎誤恃之故良由求退無路而致之且觀當時事勢雖不有請國奪功事亦未免一敗然所以激眾奸而促發駭械正由此一事是乃諂賢臨危不救真前太銳之故此不可不知也 上全

晦齋勝靜菴之言亦無出口也其學固優於趙但論其倡道當時樹



凡後世則靜養為優若以李為優人心不服上全

古之人必待學成乃求行道之要莫先於格君惜乎趙文正以賢哲之賢往濟之才學未大成處升當治上不能格君心之非下不能止臣室之謗忠懇方輪諤口已閉身死國亂反使後人懲此不敢有為豈天未歛斯道之行邪何其生此人而不使之成就於文正雖於進退之義有所未瑩學者抵此知理學之可宗王可貴而伯可賤其有切於斯道不可泯也宜乎後人仰之若泰山北斗而寵命之錫久而愈隆也名澤日記

鄭光弼字士勳生於壬午為成希顏所薦自咸鏡道司加階而為資政、而為右議政、叩承召入侍深泣淚垂兩頰衣袖盡濕諫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視今豈有他言小垂寬貸請與三公議罪 上遂起還內公趨進引御榻叩頭極諫遂與家有忤罷相丁亥復入相 已卯錄

癸巳金安老執政據撫公欲殺之寢于金海時李相行亦滴雨西安老贈書二公曰觀朝廷若不相貸莫如早自決也李公放飲而卒公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朝夕誅死則當伏國典以一勵百可也況死生有命彼烏能殺我哉果不動心及丁酉安老丁酉伏罪以領中樞名公僮僕持朝報倍道而往中夜至滴所足重口燥僮仆不能言子第惶恐揮囊中消息則乃告報也即白之公曰然乎雷息酣寢明初見其書還却一人加額未幾卒謚文翼 上全

安塘字彥王生於辛巳燕山時朝廷荒亂久革諫院之官 中廟反正之日特以右大司諫為其剛直能救弊政也及利銓曹痛革奔競之習清擢當世間望之士趙光祖金湜朴薰特除六品職金安國金淨宋欽潘頤杆皆賢大夫也亦請薦拔 上以法外達白責之始諫以誤國劾之寧列以不從請忌之公則晏然不撓以甄拔賢士激揚流俗為已任自乙亥以後與李相國長坤申公錦相繼曲遂以啟已卯明良之際命已卯左相伸救光祖未報劾而罷 已卯錄



初公之父司芸敦厚年老表耦以兄學司寬厚之婢重今為妾重  
今有女曰甘丁乃家畜前甯生也性狡黠年十四五時為不道之語  
司芸怒其有難間之漸杖足掌折傷送于白川外家司芸下世  
後甘丁嫁白川人宋璘生祀連公之一家人視祀連如親子弟出  
入信幸時奸亮執政毒害縉紳國勢日危公之子學諭處謙常  
懷憤惋言及時事未嘗不深隨言零偶與同用友詩山正、  
叔權碩本語曰沈貞南家專擅威福俾上龍身暫除去此輩  
則可以扶國勢保士林矣祀連聞之自幸得計以公夫人初  
喪時昂其錦及笄勒時役軍簿上度告遂成辛巳之獄權  
奸鍛鍊成獄二子俱被刑公亦未免 明帝賜職牒 一宣屆  
賜謚貞愍 上全

李長坤字希剛自少稱將帥材盛少刑以校理配臣洵燕山  
常疑公有播亂之志公亦但其加罪挺身渡海亮至咸與  
地購捕日急無以為計托述於水尺之徒因類以公不能所事非笑之  
有一人奇其貞功其兄妻之以女凡於役作必補懶婦其女助役分勞  
而善事之賴此寄住者非一年矣一日有人來言主上新即位大赦開  
獄門罷諸役勸喜之殺相續於道公聞之变色請於所厚者  
借得衣冠與其人偕往府中的知反正之事以小紙付其人曰  
今規亞司下人乃我少年時所知者授此而慎勿示他人小頃  
官吏四散尋問李校理所在而不能得一府騷擾亦不知  
通刺者為誰也公以布褐破笠躡蹻門隅而自應過月以  
下諸官類倒趨迎之握手相泣去贈衣冠容儀一新朝廷  
廷特校理令所在護送已卯以兵判罷居昌寧而卒 尚  
金淨字元冲為海昌郡守時與潭陽府使朴祥上疏請復立府祀愷氏  
大陳李荇指為邪論大憲權敏手和之拿致王徵事將巨測賴大臣  
之救徒配報恩翌年賜環又入玉堂丁丑擢副考公聞命震慄決



意辭退靜菴息與協力贊襄貽書敦勉公遂強起已叩以刑判下獄  
減死杖配錦山公之母在報恩聞其病亟請於郡守鄭熊往見未及還聞  
金君即以押移珍島下未公馳還與柳事偕至配所後事覺鄭熊謀免  
其罪以逃故捕還為辟庚辰下獄鞠問公裂衣上疏特命減死安置海州  
卒已追論亡命使自盡公聞命色不變呼酒快飲貽兄弟勉以善孝老  
母又於絕命辭曰投絕國作孤魂遺愛母兮隔天倫遭斯世損余身乘  
雲氣兮歷帝閣從屈原兮高遙迢長夜嗔兮何時朝烟丹衷兮埋  
草萊堂壯志兮中道摧嗚呼千秋萬歲兮應我哀從容就死時  
年三十六其在謫中諸子弟曰余平生處心行已不愧此節而今得奇  
禍汝母以我自息也 仁廟末年復公官爵 宣廟贈謚文簡有文集 上月  
金提學淨坐黨禍杖流濟州至海南之海岸想諸傍老松下吟成三絕白松  
木而書之曰欲庇炎程渴死民遠辭若壑屈長身材芥日豈商大煮知  
公如政亦無人又曰海風吹過悲教遠山月孤未瘦影疎賴有直根

泉下到雪霜標格未全除又曰枝條摧折葉髮鬢沙斤斧餘形欲卧  
沙絕壘棟樑嗟已矣槎枿堪作海山查士林傳誦莫不憐之 思全撫言  
金湜字老泉生於壬寅首倡性理之學、者宗焉乙亥與趙光祖同被公薦直授  
主事丁丑往還官稱忠進曰近日在讀書堂欲講性理大全而難於解說今之知  
理學惟唐佐即金湜而已臣欲與同僚啟請金湜賜暇講讀而國法非文  
士無賜暇讀書之例故終不果金湜之學非但能通一方而已陰陽教文章  
無不通貫今若進講理學非此人其誰能之 上曰科舉外人有如金湜  
者用之當不次也戊寅冬轉拜掌令 上曰金湜已欲使之進講而增諫之  
職亦重故未果耳金湜之為人予於往還講論時知之矣副提學趙光祖  
進曰如湜之為人非但文士中所有實是難得之人也已卯薦科時公名亦  
在薦中而不欲就舉光祖力勸之且有母氏之命不得已遂舉遂擢壯元  
上下教曰金湜賢者要得此人將師儒之官而恐或不與其取也今居壯  
元之列予別有喜焉翌日又教曰今所取之人固皆賢士予之尤喜



者金湜為首也起拜直提學俄陞副提學遷為大司成禍作日公与諸表兄弟  
翁宿于外家將行外祖忌祭或問朝廷公愀然不樂曰湜叨非分已蹈危機他  
會宿亦難必也要与叙懷耳政教利害非所聞也表弟睦世梓曰若知禍  
機何不遠避公曰既居躬藩道退維公禍在朝夕雖智者無能為也祭既  
畢夜尚未艾金吾即領軍未到門矣遂就獄杖配善山後聞加罪事歎  
曰燎原之火迫于四隣將与同舍同就燒盡而已適有客在傍曰奸人之  
事不可測徒死何益當投隙覘勢若知加罪出於主上則死無遺恨  
公曰凶謀有所不測則挺身赴難素所願也遂与客偕飲大醉不省人  
事客曰安忍坐視無辜而就死於奸人之手乎不若切負逃僥倖保  
家僮于音山力強勇健能負持遠行乘公醉卧乃使于音山負  
持行數十里猶鼾睡如初及曉乃覺業已至此無可奈何遂与李信  
于音山向灵山李中家李信本以僧還俗者也築室於公家墻外  
累年受學及公被罪又隨而來李中者亦公之門弟也至是公卜

截身吉凶有山人毀事之由不欲向山寺矣李中曰信本非吾儒乃一緇  
徒是嵩山人而性又不順且人众難容不如先送中之弟庸曰若或疑之當滅  
已也安用先送公曰不可以下釜先起未萌之心不如厚其糧餉樹恩而  
善別也即与之別曰逮捕日嚴吾三人勢難同行汝須先行揮報報期  
會茂朱兵希顏成希顏亦公之門弟也信直抵京城中爰告曰金湜  
今在李中家使其子德秀德純与其門徒謀害大臣金吾即馳到李中家  
則公先一日已出去矣是時逮捕益急公艱至茂朱聞兵希顏亦已被拿  
而去顧無所舍由山谷間欲抵智異山到居昌縣高梯院題一絕於岩上  
曰日暮山舍黑山空寺入雲君臣十載義何處有孤墳此其絕命之辭也  
又草疏曰亡命臣云、臣之亡命亦非徒然臣雖無狀粗識古人行已有方則  
非不知倫生之可恥守節之可尚而猶此冒耻為之者見凶賊之將危  
察社效區之忠義非負殿下也臣當初被罪時詳聞起禍之由沈  
貞不為清叔所容積怨于胸思欲作亂者久矣因先祖知遇聖上學者



同趨小民稱善乃以不經識文潛境 上志又嘆被屈不逞救三宰相遂構  
士林之禍士有一名皆編黨籍又与南來多取武士朝夕盈門志豈在  
於剪除士林而已然則朝廷非 殿下朝廷乃貞之朝廷也 殿下之勢不  
亦孤哉亦危哉臣故隱忍亡命俟奸凶危逼於君上則挺身赴難以報  
殿下不世之遇此臣之素志也且深知 殿下之怒光祖非本心也罪臣  
亦非本心也故為此區區計以臣之故近及無故即當為 殿下訣敵以是  
上達帶於衣中採巖欲治食使于音山求火於村舍遂自縊于音山蘊  
大而返則已無救矣即庚辰五月十六日也于音山得衣帶中草疏告于  
殿下命所在診驗然後放夫人之囚籍沒家產已所錄  
或云朴訥益祥居序于先山公往陳亡命之祥曰南來小人之確處事奸巧  
使人主益惑自不覺其端倪宣可居中用事致人相窺而己也公悔恨喪心  
即此一死遂至自盡也 仁祖特命還給籍沒財產還賜紅牌及職牌上全  
老泉与靜菴同心快贊期臻至治可謂感矣然北門夜用駭核巨測

諸賢皆駢就捕視死如故而師老泉匿身其意謂奸臣擅弄非吾君本心王  
庶幾改之其情則哀矣然人臣事君之道不當若是畢竟為己叩人物之羞惜  
哉 聖鑒抄聞

公方之在通也嘗抵金三足大有家時三足坐廳事老泉賤服拜於門  
外三足知而不納使蒼頭傳語曰子何為若是苟且累及於人耶曹南隕  
嘗論此事曰天佑賢此事義則義矣無乃於情忍乎而賢所見若是  
不同何邪愚意以為使三足見老泉握手悲慰曉以道理使之自處則人  
情天理方得并行渠以平日分誼寤感而米安得不惻然於心乎南真之說  
蓋出於此矣 上同

公子德純容貞雄偉勇力絕倫是時年纔十七八亦在逃中象貞輩甚畏  
之至於移宅而宿購捕日急挺身遠避一日乘夜還家竊事設靈燈燭  
影下見其銘旌乃其妻喪也點之吞殺而去象貞死後乃得啟家以妻李  
氏傷心殞命終不再娶其弟德懋之子泰判權光海齊母時敵讎立誓已所錄



崔壽城字可鑄号孫亭年十九逃世遠遊遍觀名山水到处剖松作琴彈羅  
棄去未常留任作詩賦送且善書画真絕代奇才也韓汲任江陵府使攝清  
白堂以自高未幾以贓抵罪有女未嫁人羞与婚崔自請為婚俗尚大  
袖其制甚闊崔令造窄袖衣僅容一臂盖無人世宦遊之意而務異於  
人以玩一世金老泉一日与孝直元仲大柔輩會語崔壽城忽自外至長  
立不拜急呼曰老泉可飲我一罍酒即与之快飲曰吾乘敗艇笑溺心  
甚怖悸今飲酒釋然也亦不辭徑去座中恠之孝直曰敗艇之喻指吾  
輩也顧諸君不知耳南來常以水山益一幅寄冲菴求題詩公訪  
冲菴適見之遂題其上曰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村榻中三四人誰  
是網川主衣見而銜之已卯後慷慨時事語其叔壽節曰世事如此  
強仕何求不如穩卧湖山以保餘年又寄詩曰日暮滄江上天寒水自  
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应多辛巳世節為承旨謂以僚曰壽城劝我退  
休欲後未能又傳其詩忘公者言於衣、為社連叔推官請並推公供

曰士林不和恐生禍却廷故治叔令退休而已遂誅之平日所從遊李  
亨輩以簾斂屍權居於空谷夜守其側夢孫亭來吟一絕曰玄  
室誰相訪清猿柝可親自從簾谷後遙憶盖酸人已所錄  
申潛從漢之子也登賢良科拜翰林尋罷榜還叔紅牌仍又失其白牌  
為詩曰紅牌已收白牌又翰林進士一作生總虛名從此嗟城山下老山  
人二字孰能爭芝峯雜說

金安國字國卿寒暄門人也日本詩僧翔中來聘公為宣慰使唱  
酬曉敏翔中思酒不敵飲試強韻而窮之以讀易為題輒呼盡失鑄  
公應聲對曰大美元不和梅堷至妙難形筆舌尖靜裡默觀清長理  
月圓如鏡復如鑪翔中聲節歎服已卯禍作世罷退居利川十九年丁  
酉奸凶伏罪遂始朝上全  
公与姜壯元台壽約為後子女俱長當婚聞姜男有疾而惡負約遂成礼人  
為難市言行錄



公之在朝也家有成造方与瓦工計功定價一卒托往訪揖升叙阻  
即与瓦工數計土木佃幾役人幾佃匠人手工佃幾輸入佃幾未  
畢亭托辭去族人規之曰亭托未見不与叙話而執他務可乎  
公曰者之所以為此非但多已乃為一國通行之例若金安國見詎  
於瓦工則一國實婦貧士將無以買瓦而用之適吾有事亭  
托適來奈何上全

慕齋知道之不可行且知袁貞之躑躅終必有禍故為遠逝盤礴  
而卒保其身斯謂明哲保身然以當時道理言之中廟之眷遇不  
為不深當与靜菴諸賢同獎王室強此之衰難彼之進使吾君不  
入於小人之彙斯為盡美矣若必以慕翁免秋為至善則不入於胡廣  
者幾希矣九卷与李編頁末

金慕翁為大提學每撰事大表文稱處構思得一好句則雖夜輒起手敲屋  
踊躍不已後於病中撰出表文過用心氣遂漸頓而卒云辭足以達意

而已至於傷生則過矣芝峯類說

慕翁性精勤詳密不憚鄙事如盥履禾麥不使一穗遺野一粒遺場春杵  
則碎米細糠并收藏之以賑春飢嘗曰天之生物莫非有用暴殄不祥人  
或談之公笑曰聖人心細丙辰丁巳錄

金忠齋正國字國弼慕翁之弟也己卯後故高陽村舍号恩休慕翁  
恩逸皆為後生矜式時人以為二難慕翁寄弟詩曰恩休恩逸意相  
同弟在西州凡在東拱北丹心無彼此時、稽首向瀛蓬又曰子休正感  
君恩重我逸衙恩亦復休逸百年何所事衢謠華祝舜堯天又曰  
逸、休、弟与兄熙、皞、樂餘生聖恩自是天同大顛覆猶寤  
雨露榮恩翁次韻曰芬榮休逸被恩因敵恨鷄原西隔東閑到  
暮年尤覺味人間還有一壺蓬又次弟休兄逸餘無願行止寧須  
問計然未往相誇休逸外街恩長頌太平天又次休弟心情同  
逸凡一窩安樂送餘生居闲更覺君恩重莫說君恩只官榮上全



慕翁隣居有一处女乘月探其廬人也竊往投見公乃責而數之曰爾以士族處子乘夜投於人其得罪倫紀大矣吾當笞爾其受之

孫年老之後言於其子極歎慕翁之賢

南漢真

慕翁已卯禍後退去監州教授學徒以與起斯文為已任士望世重丁酉安老敗後始得還朝伸雪靜菴諸賢之冤大為善類所依故未幾病卒朝野景仰有從祀文廟之議及退後推尊晦翁與寒暄一盡靜菴為四賢然後慕翁始屈今則士子幾不知慕翁為何人可歎

有隱君子匿跡步皮匠中靜菴知其賢就而問學時或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往濟一世然得君而後方可為也今聖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則公不免矣功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已卯節

陰崖李籽與韓忠南來奉使燕京袞偶羅恙韓忠其奸曰此漢必

赤士類無意救瘵陰崖曰此奸死無所惜然萬里同行豈可坐視

其死而莫之救耶乃調藥以濟之竟得不死至已卯陰崖與靜菴同

下獄見放亦賴南袞不忘救病之意也

荷澤錄

韓忠字恕卿氣槩豪放喜音律善彈琴以典翰朝京南袞為上使

行至廬陽有人先行偶失所持物件韓曰可以招給南曰彼之得

失何賴於我但當視之如無見也二人持此兩端爭其是非遂成嫌隙已卯錄

韓忠以應教觀親過振威遇一人服儒服袖出長書惟列時政得失且

其言論奇辯問其姓名不荅長揖而去忠大惑之以為賢而德淪者還

朝啟達其書下滄外方物色求訪後聞之其名權鋒初為嶺山幸姬

張淑媛書題挾勢恣為奸濫者也蓋忠見欺也及已卯禍作李蘋

柳灌等劾忠欺罔以忠清水使被拿鞠杖流巨濟辛巳宋祀連兩

約書記有黃瑞慶者袞以字音相似遂指為公下獄殞于杖下上全



中而親鞠知其誣遂淚即命保放衣知上欲釋陰使守卒入獄矯制拉殺之於三行狀  
奇遵字敬仲考服翁官至應教已卯禍作自玉堂直所下獄杖配牙山先  
是公之兄迥為母乞郡除茂長及公移配穩城欲往見母挺身南走行未  
一程自覺非而返後事覺于牙山果逆棄鉄重下獄鉄重得罪以  
逃故為供公在獄中列名幅上書畧曰臣生閱月慈父見背提携鞠養  
惟寡偏母臣初被罪母在茂長間臣遷謫日夜号泣雖欲往見無由  
得遂及移穩城妄料天南地北絕相遠復一去塞外無路更見死生  
在亡音聞亦難欲一見面以相永訣情但於中不復自止事迫蒼黃輒  
妄出去既出而更思之後難處惕然悔改還未配所在處之罪似難  
自明然日非再閱精非有他室不忍於母子之間以致於此臣當仗罪  
然孝以理國下察微情則亦庶幾生成之一德云云命決杖還配辛  
巳追論賜自盡已卯黨籍曰公配牙山公之兄迥為茂長倅  
陪母赴任洛由稷山距牙山總五十餘里公息請於鉄重往見其

母於給次往宿乃還後事覺鉄重欲免擅放之罪以爲此故自還云已卯錄  
奇應教傳一日禁直夢羈旅閑外間因跋涉寤語中吟成近體詩一首  
曰異域江山故國同天涯垂淚倚孤峰寒雲漠漠何因閉吉木蕭蕭一城  
郭空野洛細分秋草外人家遙住夕陽中征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  
茫信不通忽覺記夢書館壁未久望已卯黨籍謫湖西俄又移配穩  
城途中所見皆是詩中景色控馬訊詠悽然嗚咽從者皆揮淚  
至穩城尋母賜死可知人事皆有前程士林傳誦莫不嗟惋思看携言  
李構序感之已卯以翰林故龍官本家還啓曰遵行鄉約之後凡俗淳厚稍知  
向方行之不已則將至道不拾遺云神武禍作自政院下獄翌日蒙放入  
侍啟于榻前曰昨日之事何以至此乎雖欲書於史草不知其根因也  
上曰事之根因史官欲聞之乎其日洪景舟等聚于神武門外予令自  
西門入史官權輒啟曰如此之事大臣當會于都堂白日之下為之可  
也夜則陰晝則陽也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中夜事作事甚非使神



武門亦非奉事之地也 上不答其後李蘋柳灌亦啟曰頃者李構以  
為道不捨遺今聞盜賊竊發藉治構燬園之罪於是齊棄紳居十餘年而卒已卯錄  
尹殷弼字商老已卯秋作豐日除承旨啟曰今茲之事不覺傷痛臣昨夜四更  
聞之驚愕至西門外欲入啟微誠而舍牌外不許入故退去也時有持平欲  
入者軍士捧出衣襟盡裂臣見之不寬流涕三司盡舍避之故皆着笠而  
環坐門外宣料有如此事乎人臣密啟非奸則佞古書不云乎國家元氣自  
此剝喪矣已卯錄

李正慶字長吉号龍灘子登賢良科、罷後退居藥城極園亭之樂時訪  
親戚往來都下有二人投詩一篇而不見往去詩曰城中凡塵豈致身鹿門高  
節正驚人陰崖地下精靈在石愧王良屈、頻蓋不知公意者也乙巳復  
科又不就職丙子丁巳錄

南越之谷城人也壯元及第般名藉甚南家欲引進招而致之謂曰聞  
文章過人願見一詩指盆松使賦之即應般曰一朶盆松弱千秋雪態豪

淮能伸汝曲直拂暮雲高家大怒遂絕之年二十八以典籍終其妹亦能詩越  
睿賦雪以錦紅為勸妹即曰落地般如蚕食絲飄空狀似蝶窺紅亦奇才也已卯錄  
我國人物當以已卯為第一其間雖有輕浮之士此皆出於好善惡、有正誼  
明道不計功利之心茲豈易得哉象和暈言

已卯之夏南正亭家宰主張其事避承旨史官由後苑神武門密啟以  
成獄其後年少輩聚不逞之後以清君側為名相繼而起連頸就誅  
猶不止、亭內懷憂恨每日昏夜微服潛行輪徙他家止宿到宵  
還家如是者至歲餘事寢乃止思翁撰言

南家考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史禍一節在模寫如西可謂曲盡其情  
態矣有人題詩曰畢竟肝膈誰得似不知身作傳中人其峯類  
家既構士林自知得罪於萬世恐其文章出而重為人僇辱臨終悉  
出私稿焚之其為沒後亦巧矣然今見其二詩文則似未盡  
善宋願菴寅其外孫也嘗曰外王父之文不甚好何以得名於當世云上同



沈貞字貞之弟靖國功封花川君靜菴以副孝焚黃先塋於龍仁  
是日地大震屋宇盡頽靜菴曰今日沈貞必判刑部東為之而即日  
因灾变止訪為地隸所悼而適以此貞益銜之遂構黨禍 上印盧籍  
姜文良希孟為刑判剖決明敏獄無囚人旧例以圈空啟之則有賞下吏  
欲啟之希孟不聽後沈貞為刑判凡獄囚不寃曲直惟務剖決一日將詣  
闕以圈圈空虛啟遂有捕禁肉者貞曰鹿肉恰似老牛肉理下吏，承其意  
以鹿肉為報即 上印曰民蒙聖化遂於刑榜命賜酒其固上多類此  
上印士類或死寃者甚多貞寧下手而反欲得刑榜之名其矯誣無已心  
甚多若希孟之據諱可謂有君子之度多 上印  
貞官至左相庚寅削職謫江西尋死子思遜以滿浦令使丁亥為野人所殺  
子思順卒以承首羅官適有謗書貼鍾榜而有斥禁無擇許沆七罪  
犯 中印御諱沆字又作抗 塔 無君之辭也時貞坐死未久以者指思順  
為之遂下獄命校太家書籍以憑筆跡其冊面有空南山放書其詩曰

一殺雷雨宣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 中印見而怒累刑死獄 上全

道遙亭即沈貞別業有人題詠曰落葉藏秋壑斜照映半山蓋用賈  
秋壑王半山識之而貞不寤張玉作道遙亭序甚佳而有曰奉瓊噀於  
他年沾玉掌之餘滙人以為病 其孝齋說

初貞請待步朴訥齋祥有曰落葉藏秋壑斜照映半山貞初不知既久始知  
有隱語乃大怒撤而焚之入以為柳亭公 張玉号 不能如訥齋為恨常謂該說之  
辭貴乎含蓄秋壑半山之說得無太露乎若公序文所謂洋名投金要激  
貪夫之志其說貞之贖罪已切矣至云位作人間宰相名綴天上神仙則必以  
林甫托沈貞其罵之亦毒矣特詞皆深婉未易曉耳 餘答集

沈斯文義貞之弟也文章浩汗性不解事有王楙之談亦然亦以癡自處能沉  
晦以免禍故人以為甚愚不可及嘗以孝官考課試于泮宮賦以西二年為題儒  
士所製皆不工斯文暫出歇幕一揮而就文不加點付書廷曰汝有相知儒生以此  
與之儒生書而呈之諸考官聲節歎曰此臨屋安得有此作斯文歎然曰



先生之言是久此乃吾所作也考官皆絕倒

李海峯談

貞雖猜忌賊害其友爰列天至貞與南來密言于小翁斯文自外至排憲而言曰  
西園小人象大怒色變貞怡然曰吾弟素癡願相公怒之象遂釋然一日斯文  
晝寤而泣自曰何為而泣斯文曰夢見父母言汝是小子吾甚念之某  
田某奴吾欲與汝未及而死竟不能忘也吾以是悲貞大感父母念汝至  
多吾何愛是物而不慰地下之靈即於庭上作券而與之貞後知其詐欲  
試斯文之言亦晨寤而悲斯文曰兄何悲乎貞曰夢見父母言我某田  
某奴欲付汝未及而後吾有是悲斯文曰春夢何可盡信乎貞大笑而已上全  
李沆字浩叔世仁之子剛寧人也 中廟改玉之初世仁為諫長有直聲沆以無行不  
類士沆為士類所擯已卯為慶尚道司左道司文瓘約會於一庭商於是  
日有以先祖未被告罪來者瑾愀然托疾入房沆揭、自得徹夜宴樂未  
幾自拜大憲咸陽郡守文瓘昌以詩送之曰明公此去似登仙盤錯應須利兇刺畋  
後豈無三窟窟命看一鶚上秋天沆喜而受之還朝傳播士林側足東園雜記

丁亥李沆論始諫有趙光祖餘習請禁之先生以掌令平西司劄斥其非  
曰先朝攬沆言為己意斥始諫為流激排擯公論營救一人請責免光祖  
以杜禍漸庶黜李沆以正綱綱 晦齋年譜

嘉靖壬辰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  
疑人鞠之指以朴嬪所為賜朴嬪及福城君死而為主所為庶人唐城尉洪  
斫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窺外左相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死自餘連累被  
罪者甚多鄭光祖鞠獄時以牽涉竹疑獄且王座至親不可考掠欲緩之而不  
能得時金安老王述事 銷鍊成獄因以稍隘其平若有障之人貞遂積罪  
極天道好還雖其自取而以此成罪人有不服者翌年癸巳又於朔內始陳廳  
懸假椽掛木牌書凶悖之言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道亦見之即  
啟以帝餘黨尚在又試前日之術因欲告明前事 上命召三  
公西司禁府曹上入對又以老成之人不可不使知之召領府事鄭光祖 上曰  
今見牌書字畫及凡施者與前牌相似蓋諫所啟亮類欲發明事



事之言亦似不達但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此等書畫與前無異  
宜死者更生而書之于其欲私朝廷者之所為乎前牌所書其時推官  
亦皆見之矣其者言之左右或以為字體頗似或以為未和相同 上曰此等  
匿名書無異而刻於東官房之故驚異而推之今予言燒破則朝廷自靜  
也光弼進啟曰大獄不可救其燒破之 教至庸人心如此而大獄累起近來  
天度甚多未必不由於此也領相張順孫左相棉效元右相金謹思亦含糊  
只請自 上裁新札別金安老曰今見書體不如前書之熟與前不同也大  
司憲沈彦光曰自 上以書體之相疑甚不可也 上意如此則人必揣摩度以前  
獄為虛事矣洪炳福城君兩翁主定罪判自聖康父子之間至情所在  
易為疑動此必朴氏及兩翁主家人之所為欲使混淆而疑前獄多前者鞫  
獄時脫漏者甚多其時推官物议至今非之大司諫尚震曰見此牌則布置  
施為與前如一臣之言若他人則雖與千金宜忍書之乎兩翁主皆在部下  
僕隸根柢若使彼紳而僕屬隨去則禍積甚矣無擇曰頃者既得罪人

快示王法今又為之掛在內司所見外其欲混迹之計明矣自 上疑其與  
前牌所書相似臣詳見前後所書其生熟頓不相似也雖玉石俱焚必窮推而  
後已也安老無擇亦之必以為不同者以其前日已有服我書而就死者也執  
義金希說司諫尹世亨掌今柳世補持平安珉金鹽敎幼林鵬正言鄭  
從道崔輔漢亦皆啟以不可不窮鞫 上不從只令懸賞購捕金仁  
慶妻使從夫往配所洪炳妻使之門外居住彦光震亦合司請兩翁  
主家奴僕鞫之五啟不允而退副孝權輒真提孝南世捷典翰趙仁奎  
應教李任副應教許沆校理成倫河繼先副校理苗琦副惟撫洪春  
卿亦上疏論鄭光弼以為廢起大獄天度由少此其言至為悖理光弼  
於朴氏托以親戚交結甚密物論鄙之及權奸之敗往來救護洪炳之  
微曲希逢臣今者復引天災欺誑 殿下不戮於一言喪邦乎云云  
光弼之言真得大臣告君之體而配正之輩公肆詆斥如此其古所謂  
欺明者乎 東閣錄記



仁而在東宮時以楊城君媚之事上及于中而曰休以天顯之親一  
氣而分喘息呼吸相存流通友愛之情自不能已雖或有非常之變出  
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往者媚之事臣年幼未能詳知其  
首末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媚也焉得以知之寧在  
逆裔亦云過矣厥後又與大獄母子相踵而死洪碩亦殞杖下度故之極  
古所罕聞其於兄弟之間為如何哉死者既以已矣而媚之一女棄在民  
間與廢人無異後提之女亦何罪焉此又痛心者也二而主年少女子  
不顧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絕思之至此不覺涕零由臣一身而兄弟之度至  
於此臣平日恒懷痛悼者也孟軻有言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  
侍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使二妹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  
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  
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蓬豆之饋飲酒之飫亦不得和樂且湛則惻然  
之念益切于中前此微達是意主蒙允命更應微衷以瀆聖聽伏願垂憐焉釋官

楊山郡守李若水上疏請帝魯山燕山五後且論媚之死罪名未明請于悔悟  
之意媚乃王子福城君也前此金安老以朴嬖辱咀構微朴氏及媚至賜死  
上台領相君殷輔亦示若水既傳曰此三事雖有欲言拘於忌諱而不敢  
言如此言至貴也權奸當國外托東宮使人不敢言內挾私毒而害之因朴之罪  
以及於媚自上雖有不忍何能止之媚罪實無名也有一女置民間已長  
而士族無多婚者予言復其職則其女與士族婚嫁而追悔之三人皆知  
之若水此既扶拉綱常之大道也殷輔亦回啟曰魯山燕山事不可更  
言媚之罪名不可詳知但已絕屬籍恐難以軒大憲柳仁淑大諫  
慎居寬亦交章論若水欲為魯山燕山立後及此邪論極為凶  
悖媚之罪開宗社至清悔悟證以漢武殺戾太子者至為悖  
戾請拿定罪上從之玉堂以為求言之後以言推評言者有妨言  
路上劄爭之若水乃得免焉東周錄記  
安老之子禧尚 仁而妹封延城尉安老驟陞甲申以吏判專權



自恣政府六曹舉劾其罪遂寤因公移配豐德或見金安老曰不以調停  
已卯人之交歡二沈守然則權位易致蓋沈彦慶彦光兄弟欲引用  
已卯人顧無其媛安老傾心細款然後使妻黨蔡無擇倡言東官孤  
單須金安老入來乃為羽翼大憲沈彦光信調停之語隨殺和附舉  
朝靡進掃李彦迪力言曰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若得志保國  
必久彦光乃言於朝曰彦迪在朝安老不得入遂劾罪之安老既得志壬  
辰癸巳年間朝廷收用黨人先赦流配人惟金棘朴黨生存黨放  
則安老嘆金謹思且折其已發之公論屏錮之有甚於前日且屢與大  
獄王室至親公卿大臣相繼誅宰矣已卯黨錄行各梓諸合錄  
安老字顯叔平姿端妙終日端坐不動望之如冠王然脫所着衣服則無一  
摺痕但舉眼時妖態下掬識者祿知其為人及其敗露果然遂既扁  
丙申年間有人題葛院壁上曰羣小滿朝誣太平此身端合早收耕爰  
君不敢轉休退苦受蚊虻刺裡鳴視其得意必在朝非同老者所作方

三運用事之時淫形峻法以待異己之人至於粉袍緇髻亦被其毒一國惴恐  
重足脅息莫敢說之乃有此敵大書特書人心之不可誣也如此越明年丁酉三凶竄死丙辰丁巳錄  
金安老專擅舉朝患之尹泰判安老即文庭王后之從父也密謀去之秘啟於妃曰安  
老謀不利於妃、大懼俟 上至而泣 上怪而問之對曰久侍左右今當見屏故悲耳  
上大驚問其由以安老之謀告之 上震怒即欲誅之畏其權重以密旨付安仁勸  
之安仁徃大匡梁淵家賓客滿座不敢言而退朝而又徃夕而又徃梁始疑之俟  
客散引入到內安仁以密旨示之梁即平曰僚論之 上命宣傳官發奔圍  
其第押送配所至葛院 賜死先是 上寵 賜安老家有小禮必宣  
醞是日安老之子裊指娶賓客填堂日既晚內醞不宣安老心恠之  
俄而金君即至賓客若黃多有踰垣而逃者安老就捕令裊徃  
曰過今日誰與我為婚者安老少時推命于中國卜者書身之曰極  
貴極富但死于葛莫曉其言至葛院乃驗濟澤元聞  
金安老當位極權隆生人殺人不出步君父而由於安老苟有讖已者



輒嘆洪構蔡無擇亦加以誹訛相廷之罪聽其指嘆為一時鷹犬者許沅其尤也引進其黨布滿朝者黃士佑也蔡洛即無擇之諸父也知其難保論安老之罪神其彈文三入諫院而畏縮不敢發安老之敗洛亦削職陳宇之死說者敗之于安老而安老莫不知也宇之死安老大驚曰吾儕難保多咄咄不已 遜時編

陳杜元宇在上岸言時政得失忤安老意以誅謗論死李公憐胤即陳同年友也陳之孰利也言於太學曰今日陳杜元死我同年孰能從我餞之皆不應李師持酒盡飲陳於市痛哭而別 涪溪記

陳宇之死引正言李承孝以自明朝廷問承孝乃以不知答之宇遂不免蓋承孝於有榜下相厚之分而生視于宇臨終不救臨死乃吟曰漢皇天不我明浮雲流水存若生平生所抱無人識掃得清銅冤鬼名 西縣編

黃士佑當安老秉權之時依阿取容位到吏判為人貪濁甲于一時受賂賣爵以肥其家前引起馬廐昏啟殿門及朝監檢則馬之懸柱題名者

日不下五六名云耳 上同

忠州人金慨以富擅名國中銓書屢擬蔭調中由批曰金慨雖富何救首擬于銓官大慚懼不敢復注名久之特授別生中由之抑揚如此今無財者雖才如子貢不能通籍上下怡然不知其非可歎 涪溪記

朴英字子宗号松堂諫寧大君之外孫也弱習弓馬武藝絕倫超越牆屋射必命中登武科調宣傳官二十四入直閣內中夜不寐嗟流涕曰馳馬試劍一勇夫事身人而不學何以為君子遂決意棄做卜梁洛東之濱受大學士鄭新堂鵬沅潛講究充春自得其功後學以自得為先其所著

述皆悖透之流寔至節度使 各臣錄

公精於醫術治人甚多常為同副承旨初承旨權撥啟曰內局提調大典只言承旨兼之却似若例兼非法也朴英精通醫術請使兼之公固辭時議兩美之 上全尚震字起夫号松岷本川人也麗朝統合之後以百濟氏屬有驚授賜姓數畜以辱之公之先得象後改以尚公簡祖英字林川即穆居賢甚殷屬



与民收散晚年悉取其券焚之曰吾其庶有後乎父甫年老無子躬  
請於聖住山越明年癸巳生公已卯文科已酉拜相癸亥遯卒謚成安  
公奏事簾前 文定傳曰相公致此不徇未亡人与 殿下之言也 先王嘗稱  
大用至於善名屏障以識之不幸未及用之今之用卿寧 先王意也公感激  
進曰小臣蒙 先王恩寵罔極用特旨除官殆過十餘度時人至數臣  
以他道進也 荅曰卿豈以他道進者特知遇深耳 上全

公重厚寬柔無所損益時論不與雖曰驟陞或疑其內附云 舊有見  
公每謂子弟曰一身進退係於科第潛相代借者固不論至於遇前日所製  
之題力可改則改之如不得改雖至曳白賢士隱然欺人以賊吾心者欲事  
君而先欺君可乎世俗有落第而傷懷者安有大丈夫法得失於一夫  
之目而居之憂樂哉其流之弊馴至於鄙夫之患失兒輩如此其將焉用  
卜者洪繼寬笑公平生吉區禍福纖毫之差至於其卒之年月亦皆  
言之公以所行之事無不合沕至其年預為身後之具以待之洪卜適以事

往湖南逢人自京來者必問公安至一年已過公固無恙洪大異之及還  
京即往公家公曰吾信爾卜自今爾盡今年何以不驗乎洪曰推公命盡  
其心力宜無差謬而古之人有以陰德延壽者公之厚德必有是也公曰寧  
有是哉但為修禱時脫立還家語有紅袂取而見之則乃純金盞一盞  
也點而藏之掛榜朔門曰某日有失物者訪我來翌日一人來謁曰小  
人乃大殿水刺間別墅也子侄有婚禮宿傍御厨金盞而失之已犯死  
罪後日現露則必伏法而誅矣公之所得無乃此物乎荅曰然出而給之  
洪曰公之延壽必以此也後五年而卒 上全

仁宗朝

甲辰 蔡億王進疾晝夜不解冠帶粥飲亦瘠形瘁面黑侍人  
無不泣下知其必傷 王公遣宰執遍禱山川時方返寒沐浴  
有潔親於殿庭露立祝且自昏達朝及亮散髮跣足仆于庭



水漿不入口者六七日大臣奉國室以進 王號哭不受室至則

輒哭至于終日在廷之臣莫不摧痛凡國家機務一委大臣除

閱表事不許啟票自初喪至卒哭只啜粥不食鹽醬夜不卧

枕既葬猶不離喪次所侍者惟小宦故人屏絕宮人使不得進前

亦仁也

中廟昇遐親制祭文以祭其文曰天地覆載品物以生父母顧復

子支以成一髮一膏皆有所受凡有血氣其孰無是則臣昏

塞倍荷天賜自後 且久生未決自奄違慈侍伶仃

無復強 遂而盡典沾獲保殘 信恩眷卓殘進

趨龍庭每接玉音 難堪倍殫焚忱方則罔 無

彊何村一夕忽罹大殃未幾并冷天何荒人因且之痛摧腦

熏腸 荏苒因山已卜只遇凡途亦將難覩天長地久悲

慕即深幽明雖隔必通 心聊薦菲薄庶幾俯啟 拜官雜記

仁廟有詔于刑書者呈駕前上言詭究上 命入作文判書尹

任平堂上詣嗣啟曰自古未有入作文之時 上曰人君欲親見

作文以下其寬而詭言有違 命不入之時乎任曰此人之訟未

本曹無幾其元作則在全羅道某郡命以三懸鈴取來後到京

師而 上病篤未及御覽惜我人之有寬詭官多抑而不伸

仁廟因駕所欲細究類末不聽防啟至用懸鈴取之可 仁由

之斬而尹任之專矣 上全

仁廟乙巳正月兩司駁左相洪彥弼逢迎慈殿以大君疾疫可

疥大行王之奈又以妖厄出入於嬪殿累日論啟雖不允而論音之

中自有驚破邪胆者豈非東方之福耶且先王於此下之人累欲從

公論赦宥而彥弼輒生忌嫉之心防啟不已其為惡又如何哉 耻魯月記



洪相彥觴性本懦弱見害必避又不喜儒者嫉靜菴如讎諉以避嫌

洪相彥為必阻其伸雪之語 菴坐日記

洪暹言於 宣廟曰 仁宗行素太固出接天使時天使劾膳 仁

廟出御手疲黑太甚人皆以為消瘠如此勢難支保 仁廟果以此成

疾不起李珣曰成廟亦有志於執喪盡禮行素既久自覺漸憊不能

支乃曰素食果難予當以不近女色為盡心之池乃進肉膳而三年不

近女色此非誠孝不足勢難也 石澤日記

仁廟大漸決大臣曰 中廟嫡子只有予与大君而已予沒大君可以繼統即傳

位於慶源大君自作書以遺之且書傳曰二字旋自覺悟曰予忘

其已傳位謬稱傳字遂改之 北齊日記

遺教曰予未克終孝予死必葬於父母茔域之側以終予志薨之

日都中士女填咽号痛哭如私親 故方解御亦皆奔走悲号化

未一著德之人人

此求之於古案所罕聞 仁宗行狀

李芑嘗言 仁宗未滿年之君不可用大王之禮以薄於 仁宗為嫡

悅之計 仁宗未五月而葬用芑為葬之議也 東國雜記

文定欲以翌日葬 仁廟臣下莫敢言公以兵即抗疏曰今攢宮未乾無故

渴葬云、不報尹潔繼其疏曰大行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 丁熿時熿墓碣

仁廟當附廟 世宗當遷自 上欲於延恩殿曰 德宗未即位故 別於延恩殿別祀 仁

廟仁鏡亦以為上教至當大憲安瑄大諫李真副李周世鵬亦伏

閣論 仁廟不祔文昭未安之意太多生鄭瑤亦亦論之並不允 陳淵

宣廟初興欲於 明廟禮後也 仁廟並祔文昭殿後慶以為 仁

廟既祔于延恩不必祔文昭於是眾議蜂起三司文章至此後慶

於乙巳權奸浚慶亦自服過遂寢其議 石澤日記

李仲序序風后号履素翁當已卯士禍之後以師道為已任樞



衣受業者曰數百人及 仁而賓天平其門徒哭于闕外即故  
老于鄉 芝華類說

仁而昇遐後金河西術厚退居不仕無復 仁而忘哀必入山痛哭終日 上全

孝陵禮涉之日公竟夕愀然無所依薄當有詩曰君年方而立我

年歎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弦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感

年失借老目昏衰髮齒潛 或春秋至今猶不死 柏舟在中

河南山薇作止却美次周王 妃生難歌卷耳 名臣錄

金河西隣厚長城人文章富賸少時館果七夕賦第一名殺籍甚 仁而

在東宮侍講院說書 芝華類說

金河西歲客指天多題公清高以呼曰形圖至大又窮玄浩、空、

鏡地遠瀆清中間容萬物把國行席恐顏連趙相國元紀之視

察而南也 甫八歲致見而異之授授乃撫愛常且膝下相國占

聯曰信宿 能梨園之風景公應殺滯逆履梅亭之月色相國又

曰 卽詩筆杜白王義華公曰先生外事名吉正壽羣又有五百

年之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與教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合世之傑

之句又今製詩賦長篇句、驚人相國以長城奇童天下文章考題

使一道儒生製之又欲試其兇量令官妓把往教坊管絃鞞轉騰

服飾眩轉畧不動容相國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從汝所欲

言之公卽拔筆以書曰庸童欲陳玄管城子自是名膾人口 名臣錄

以弟有孝楚辭宋史者至岳飛傳便痛飲下筆曰楚騷前歲

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與亡那繫我自然相感悲吟 上全

公嘗得句映山紅映斜陽裡之未覓對一日李佐卽後白至流

及之曰生地黃生細雨中公然之 上全

金河西後後數年公之弟人名世信者病死一日絕而復甦因語

其子曰氣絕之時有若有人所押訪一大窰門館宇深邃連



卒駢闕世億趨躡步進堂上坐宰相見世億詢其來由呼而言曰今年非爾限也爾謬來爾我即爾之隣人金某也書上絕以援曰世億其名字大年排雲遙叫紫微公七旬七後重相見故去人間莫浪傳世億者不解文字而能傳之世億果七十七而死云象材彙言

中宗末年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宗初為大君 仁廟之舅尹任與尹元衡兄弟有隙金安老用事以保護東宮存名欲以傾中官以張其勢乃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大小尹之說自此始起安老既敗元老亦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自安文定亦以 明宗為危欲托外臣以自固於是李芑 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老弟石障日記 尹任乃 仁宗之舅也以我在 中廟朝階崇政尹元衡亦

文定王后之弟也為人奸邪登第雖踐華要而見棄清 諺中書之薦皆不得恭焉憤嫉士林常懷嫁禍之心一時躁進之輩又各有所主互相詆訛遂有大小尹之說飛語漸騰戊戌年中廟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禪乃止己亥東宮有火災藉藉指為人火目之元衡大諫李霖亦上劄曰察昵之漸易至騰凌忌克之禍終成屬階云云 諱語大露識者愛之自此惡言橫生中外恟懼 仁廟嗣位即擢元衡工書判蓋以慰慈殿之心也大諫宋構辯論劾逾月竟奪嘉善一時有寬長者愛其已甚元衡得志霖亦獲壽並被展東閣雜記 仁廟在東宮尹元老元衡亦譏問西宮必欲生變及 中廟上昇日間飛語于慈殿令 仁廟不自安而元老元衡亦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成服後翌日三公六卿參政以上論啟元老罪惡



請遠寧兩司玉堂亦啟之累日乃命付外方未幾柳灌忠被  
罪元老還初汙罪之老時徐判李浚慶以幼主新即位  
母后至親不可罪之老不聽史臣曰柳灌忠有餘而智不足不  
如並黜大小尹以紓國亂而徐急於治尹元老其跡似助大尹  
而攻小文宣大怒元衡得以藉口禍延數十年而未艾東附魏記國朝記事  
明宗即位元衡乃為作隙之計與李芑許磁鄭順朋亦倡為大言鼓  
動於外送妖妄於內驚惑兩官於是文宣下密旨於元衡通于兩司  
乙巳月二十一日兩司諸官畢會于中孝大憲問有仁大諫金光準  
曰今之一二大臣為慈殿所疑有密旨降于宰相京、家又有匿名  
書流言不已官盡泣俱若不先殄其端後較善處則恐恐事出  
他道貽禍國家雖知彼之曖昧撈以時事不容恣、而已金儲  
曰此特為尹任芥也乙卯之禍言之酸曼而謂今之君子又踵

袞貞兩為乎或坐或起怒氣揚、宋希奎曰我則雖寸劉吾骨而  
碎之有不後也朴光佑鄭希登白仁傑柳希春金鶴祥殺色俱  
厲李彥忱起文仰天太息有仁未忌言終日竟不從而散邪黨  
駭俱事不濟元衡亦乃與鄭順朋李芑林百岭許磁亦夜會于  
光化門外詰朝上變告尹任柳灌柳仁淑亦三人之罪 上及  
慈殿御忠順老洪彥弼李彥迪權拊尹仁鏡未入侍順朋曰認  
危宗社黨無顯迹公論止行須分較重罪之尹仁鏡曰任既有  
不自安之心可寧于外仁淑則物論以為稍存形迹灌之所懷  
未可遽從之遂寧尹任罷柳仁淑遷柳灌職執義宋希奎司  
于朴光佑未啟日昨日問有仁未欲論尹任未而臣未以為奸  
細之後脅動浮言論啓非時而罷今見李芑亦云、並避嫌院  
相請並出仕希奎曰元衡主張密旨傳播外朝惑亂人心當



首劾此奸明示天誅而今曰已暮俟明日為之云、仁傑遲之行留  
抗啟曰內降密旨而不于院相滯于尹元衡止失事性且臺罷尹  
而無傳旨釋緣亦非常法也况元衡受密旨則當防啟不受處於至  
親之嫌而肆然行當請推考且國有大臣六卿而密旨非正  
也况有仁以憲長聞有密旨奔走伺候於二三宰相家有同  
傳令軍卒云傳曰予親白仁傑所啟以密旨為非此豈自上所  
欲為哉主少國疑之時謀危宗社勢甚汲汲而無一人抗言救  
札故予固知所措啟古例為密旨出於不得已也今以此為非  
必劾同僚以為有同傳令軍卒下既不直言而上又無密旨則  
予母子孤立無助坐而待亡乎此人所必聽奸賊之言而然也下仁  
傑獄並罷執義以下且罪任亦甚輕故邪論至此其依律定  
罪於是因順朋之言以誣危宗社尹任安置兩柳付處金儲

削奪宋奎奎以下罷職仁傑構啟草請開告別其母妻、泣  
止不從果下獄以為黨於尹任大臣尹仁鏡副李羅淑上疏  
力救且言密旨之罪竟遠竄仁傑時朴光依鄭希登並拷掠  
而死籍沒其家而白別與柳希春遠竄官中而已者何也或問其  
故於白、答曰君於外官不曉大小尹之論且與林百齡為故曰之  
故云十六日兵利權柄以院相詣朔啟曰初主即位未幾遠斥  
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臺諫誰敢進言乎尹任雖被重罪不足  
惜宥物料王大妃若因此用心不食而生病則室牀嗣王之累哉  
王大妃於嗣王有母道焉在不忍也院相李彥迪見啟草以為如  
是則及激而促初劾使削去其中尤甚者且曰君何不計時勢  
乎任則不可救也遂舉筆抹去所歎曰刪沒如此不如不為又移  
書元衡舉者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說以責之元衡見公议迭行



不知為計乘夜度服就汙于芭順明之家臣朴貞元畫錄熟  
之策順明復幼前說上疏曰任自生疑懼益不執灌於今上  
嗣服之初身語頗相曰當立何人仁淑聞 殿下英名默然有  
不悅之色請止三人之罪八月二十八日及慈殿同御忠順也  
以其後不臣僚 慈殿曰尹任常通書於王大妃云、李彦迪曰  
仁宗大漸時 王大妃贊成遺教且 主上於王大妃有子道如  
有未安之色則恐累聖德於是任灌仁叔亦賜死順明之子涕泣  
誅父而不從其弟最凶邪贊成其事權搯于順明分俸近謂  
曰令公亦何以未于順明色沮定後語人曰凶類即日當了吾  
聞權某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言而躬後李文仲處事不極  
以致多日搔擾云九月初一日錄衛社之功鄭順朋及其子礮  
林百岭中並封爵有差 東國雜誌國朝記事權文遠合錄

桂林君瑠尹任之甥也報譽著於諸宗中或謂瑠曰權奸將作  
禍根不在則醜釀無地不如見教早避也昔李長坤亡命得全  
一宗室之逃避人孰強尋乎及尹任死乃削髮拿命至家空  
還於是君瑠崔羅得以藉口京畿司金明胤上變告曰桂  
林君瑠任所恃以為凶謀者至今未以處置之事未如何故事  
已彰著留之思所以自脫之計者必無所不至而不逞之後藉此  
為不軌者其勢必然屬城居坑臣亡妻族年尚稚弱而無知之  
人或有稱羨者當國家危疑之時貪功樂禍之輩藉此為亂  
階者亦未保其必無也宜先處置遂後廳於慶會南門外逮囚  
至數十人 文定王后賂禁府羅拏重其杖詎故被詆者無不  
徑殞命中外急捕瑠兇山夥逆李坎男得瑠奴跟尋至安邊境  
黃龍山中削髮為僧作土室以居獲之拿鞠初不服歷膝烙刑



極其情毒瑣不勝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傷其說極官教之乃  
得取招其供曰尹任誘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也鳳城君  
及汝中堂之矣其凶惡苛次則柳灌柳仁淑皆以當權宰相可  
以謀于宰相而為之云、遂輟之明胤錄勳坎男趙三資陞吏  
上初溜之逆名始於尹元老之亂言云而當其時 中帝在位  
仁帝在東宮而春秋尚屬豈不嗣之日乎溜之年且長於  
仁帝十四歲豈以溜為 仁帝之理乎既以飛語成罪又以誣  
服正律人以為溜之死極悲可也 宣帝丁丑復職上全  
鳳城君坑 中宗第八子聰明仁孝類仁帝云 乙巳之獄起  
奸臣金明胤貪功樂禍希者誣告請置大眾不聽禁閉其家勿  
令出入又令守直以抄雜人往來又不禮李芝 啟曰尹任三父  
子初欲以鳳城君為君勢無可為然後傳位于 主上云、而

司啟請遠竄亦不聽丙午領相尹仁鏡左相李芑右相鄭順朋  
亦請斬以大義 又定下教曰坑自幼即同已出官中養成雖  
曰年長今總十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忍置大眾也後終配平  
昌丁未壁書之疫副多鄭彥慈上劄曰人臣為賊何屬亡而得  
全其命者古今未之有也况予知之逆賊著無疑云、金明  
胤力贊竟殺之 上月  
問退溪既已出去而還參鳳城啟何也曰宣啟知也權石洲有  
詩曰從來戊己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言千古留名而存土九  
原禽痛一王孫是非來、終難定毀言紛、未易論安得長尺  
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所謂兩多士指悔翁退溪也 文谷抄  
石洲集、中而載此詩在卷鐵其上曰此詩所指如此、公  
甚知予文谷大驚即拔其詩刊板中 江上同答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子毛構稱名者而詣政院告發曰任與  
瑠谷為不軌而是常出入大內傳通詭書者也請鞠之先是拾得細  
串於闕庭盛譴其畧曰近日國事漸至於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欲  
移大位於公政亟知已通之昨日下午教事勢難為之前日啟達之事  
請速為之云此乃奸婢輩為若任通于 恭懿殿之書而故令遺  
失闕庭而獲納者也乃捕任之妾与婢奴及女壻前注書李德應  
亦鞠問德應使其弟文應求活於林百冷、誰之曰若指任  
亦為逆則非徒免禍亦且策勲德應遂誣服立鳳城之事竟  
論坐逆德應辭連李輝、辭連郭珣羅淑李中悅鄭希登丁  
煥羅湜李文達鄭郁李若海成遇殺成任灌仁淑亦死後行  
刑世遇錄勳 東周雜記國朝記事合錄  
世遇自少奸邪無狀家在杜義門其友朴應立嘗往見偶語今

日過正和門馬驚不得下馬於心未安矣世遇作色曰汝然則  
犯國法矣我當進告即呼其婢子曰將我園領來又閉應之於  
室中我家人守之遂詣政院告應立之罪亦首咸晒其妖妄世  
遇乃退其平日心術如此 東周雜記  
初世遇醜銳夙成 中廟親選駙馬世遇年十四被選世遇意  
在功名以為青紫可立取而我朝駙馬例以西拒受祿不預朝政  
一無芬華故世遇上疏固辭 中廟重違其言從之世遇蹉跎  
塲屋晚成進士宿志故靈常痛恨自咎至乙巳李苞構柳灌  
尹任叛逆之罪世遇移取任籍乃教誘尹任僮婢毛構使為證  
左清闕告變蓋世遇与任妻房再從親故也獄既成受賞職亦  
不顯而死向使世遇不志功名不辭尚主則一生富貴何至誣  
告為惡至此也 紫海筆談



仁廟大漸尹任入侍元衡芭亦欲因此構捏而柳灌柳仁淑又是芭之仇怨故元衡亦與鄭順朋林百玲結為心腹構誣萬端至於偽授囊書上誣恭懿殿及明廟嗣位元衡又使其妾入內訐訴致有密旨忠順入侍之時芭進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洪彥弼曰任可寬仁淑可羅灌可通衆訐皆如是越三日加罪三人之時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難赦而若至依律恐其太重灌與仁淑謀危宗社而事涉脅從恐不可以一律斬之云夫包藏禍心謀危宗社者在法固赦則順朋於彼三人有何愛惜而救護如此乎蓋構造虛言驟加大戮則人情駭怖故欲以浸潤之術漸致重典後順朋疏論尹任之罪論陰高不軌而不言不軌之事此何異於莫須有三字乎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日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既罪之人

乃謀不軌乎德應之信曰大行王昇遐後大妃遣內官勸弼於任及汝弼任曰我侍病入侍必以我為不軌而終無異汝傳位於主上必感喜而然也心甚自安又曰任欲通於灌仁淑而臣女知彼以父為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云如此說或以尹任心甚自安或以灌仁淑疑任之無狀則與所謂灌仁淑共謀者何其懸殊耶只稱共謀而不言共謀何事可見其誣服也世遇誘脅任家之老婢以中奸凶之欲乃曰若問毛猶則情狀可知尹雖無識非不諱菽麥之人乃與老婢為相讐逆之事乎世遇又曰任陰謀秘計非鄭淑仁婢內隱難知之得逆之事雖父子間不可輕議淑儀之婢於任為何如人而乃初任之陰謀乎國朝正事乙巳諸人為仁廟多積忠憤之餘事勢忽爾大變授受以正則忠必疑邪必似正於是邪得托正以執聲大加誣陷卒被



以及逆之罪也此澆所謂無用者糜爛而俱焚者然也至於尹  
任事當有為案有而加大罪人心或不能必其案有况今日以  
為案無而洗大罪人心豈能必其案無乎此謂難處而難斷  
也

退溪集

問果各則以尹任為無罪退溪則以為不無社稷之罪二先生  
所見不同何也曰其時事核不可詳知但果各初言削勳之際  
奇高峰不從三司彈劾高峰以副李棄官收紳途中疽發  
背死蓋退溪恒在山林高峰仕宦京都退溪所聞無非高峰之  
言也高峰既以削勳為不可則退溪之以尹任為不無社稷之  
罪者無怪也蓋尹任以武夫居帷幄故退溪以為渠本無知之  
人既居大位安能如端人正士哉以此疑之果谷以為任雖武  
夫無彰著之邪而一隊諸賢皆與同死元衡之老本是正側小

人而 仁宗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尤斷然以為尹任有疑則  
是諸賢有罪也諸賢無罪則元衡偽勳不削何為此果谷所以  
力主削勳為後世大公案也 江上問卷

丁未九月副李鄭彥慈言傳李櫓以一封書入啟曰臣彥慈女  
子送夫故全羅道送至良才驛見壁上有書閱重國事故取來  
封進傳曰此不得老而怒上者所為也命招三公仁鏡苞順朋  
及許磁岡各尹任銜金先準亦下彥慈所進書示之以朱書之  
曰女主執政於上好臣李苞亦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  
豈不寒心哉云云傳曰近未定疫極多又有如此事恐有各別  
所為之事仁鏡亦回啟曰見此書非迷劣者所為也近未邪論  
飛騰此書雖不足取案然見此則邪論之騰不虛矣仍列書應  
罪人分輕重入啟且曰今此書啟非見此壁書而始為之也厥



初定罪時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如此。由禍根尚在耳且定罪之意作教書論中外何如。屬城君坑床術壽李若水一罪李彥迪鄭磁李焯程遠竄林亨秀盧守慎丁燿柳希春金寶祥絕島安直權應挺權石昌鄭惟沉李天啓權勿李湛持劉安景佑遠方付外權拊宋希奎白仁傑李彥忱劉起文黃博李洪男李彥振尹剛元趙璞安世亨尹忠奉安齡付外生負許忠吉言於館中日李德應不能忍杖伏罪而已。乃虛事也。豈其稟乎請拿問答曰如教坑今在遠方只有命脉不可加罪大憲安瓊執義鄭惟老掌令尹奎洪暹持平柳湛尹玉大諫李英司諫尹仁恕敏仙魚李瑄正言安袖沈守慶副李鄭彥慈直李元繼倫典掄閔荃副應教沈逢源校理成世章南宮忱惟樞柳景深尹潔正字安世命出並伏問論列請殺坑始諫至於諫取乃從之忠

吉三者鞠刑訊六次不服仁鏡未啟以此人与金禧年一向好為說激之言也。請竄遠方允之禧年亦以遊館中托以正士習眩亂是非遠竄彥慈又徧啟林亨秀与尹任同里用如心牙心腹每曰尹元衡當殺大君於廣坐之中其与尹任同心尤可知也。只為竄謫似為歇。慈殿廉曰良才驛壁書行署見者非一而爾。希米啟於臣子賊分至。屬矣林亨秀罰異于甚怪焉。命賜亨秀死梁允温坐尹任謫海南。彥慈為全羅並可以允温出入官舍狀啟拿來死杖下。彥慈後為京畿並牙落馬一脚掛鎧不脫馬且奔踢頭腦及骨節破碎打成泥糝而死人咸快之。以為天道有知。於亥反正後其子孫顯官者或誅或沒為官奴。東國雜誌國朝記事金錄李若水因鄭彥慈進辟書賜死子洪男亦必滴寧越其弟洪胤乃尹任之婿也。居忠物憤其父冤死時於怨言已酉四月洪男在



謫所與洪胤有隙通書于舍人鄭惟吉校理元序度惟吉乃其婦也序  
度即妻兄也畧曰舍弟洪胤性本剛戾自用与咸昌居術士裴光  
義往來相送推占滿朝知相歷言吉凶其言曰齊朝之殺人極於  
甲子乙丑而終有丙寅之禍今上亦何能久御耶其他怨懟謗  
訛之語不可勝數孤哀欲親詰其所以不肯來見亦不肯答舍  
弟素驕傑多見嫉於品官若有告變者則門禍必至於不測如  
之何處之則當於理耶欲以所聞自達於朝君門遠於千里且  
不知格例此外有善處無跡之策耶不能盡形於筆端臨紙  
徒自痛哭而已至以作禊之文軍目之書為證惟吉序度詣政  
院進洪男之書且曰聞此凶條之說不忍容嘿啟拿鞠洪胤  
及薛連人杖至十條次自服与某一人謀舉兵起事其孽第  
後丁年十六所引同謀之人尤多皆坐死至行或有子生不識

洪胤後丁面目而死者忠州一境幾空云、洪男放還除賊惟吉  
序度亦論賞 宣帝初其連累次竄滴藉沒之人皆昭雪放釋

洪男刺賊而死

東國雜記

己酉李洪男上變之後忠州有徒民崔贊孫者乘時逞術免罪  
冒功竊取品官巾御會文書將赴京上變品官知之捕告縣丞  
縣丞李致報于逆司李澄請訊致澄但依報刑推而贊孫杖斃  
洪男曾於殺弟之後欲占其父藉沒之財曳衰麻入公庭爭下  
致心賊之巖辭却之洪男大憾司于李無彊芒之鷹犬者皆  
有嫌於澄、希大憲時駁芒之擢拜右相洪男嗾無彊構澄  
及致指希殺賀孫滅口獲逆賊拿鞠甚酷澄草疏痛訴其冤欲  
上之推官畏芒不聽致死杖下澄受杖流甲山到楊州而死此  
獄之急芒實主之 宣帝初年昭雪 上月



弘文博士安侖世曾為史官灌乙巳間日記直書李芑之惡而有  
曰王薨七日用不去滓豆粥李芑是時為相殞側殺三大臣  
之語後日入史局者見之以語李芑指侖世護送修史不索鞫  
于殿庭侖世裂衣拂書疏論自古無殺史官之時蓋以恪上  
心陳復昌茶鞫却之不受侖世遂被誅朝衣車載而見者莫不  
捐淚市人皆哭李士亭与之交厚是日握手相訣於道遂裂裳  
裹足而逃侖世之妻于並為奴上全

尹校理潔與後城尉具思顏為葱竹交安侖世之死具有力焉  
尹心亮之一日與思顏飲於蚕頭問曰侖世坐何罪以死自賦  
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化無窮意  
看取王孫舞袖長思顏呼之曰具君是誠何事款思顏鞭馬  
避之驚而墜即死思顏之攝誣也自以得詐豈知其死先於尹

也詩曰天畏于天信哉滄溪記聞

蔡靖國妃官女史之橫被誣引者六人即日駈去內庭搥胸而  
殺之蓋欲言及國妃則將以不測之心加於國妃而六人唾面  
到死無一言錯亂仁而盡德之化下及於婢僕嗚呼至哉

沈連源雖無學術頗知愛士素不與於邪說而元衡未乃曰必  
以連源並參功臣然後勳績乃固連源心傷善類之死而朴畏  
其禍不敢力辭歸功還家與其妻相對而泣記事

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未啟曰尹元衡乃建議之首者而久  
滯從二品至為未安請速陞用荅曰再安宗社功豈偶然但元  
衡功親故欲徐為之如是啟之陞資憲傳于領相李芑未曰尹  
元衡有無大之功他無可酬之事其妻子女許通為嫡芑未曰  
祖宗朝有大功者許通妾子女有前例聖教至當非但此也有



大功而不為一品至為未安請陞資三品不允上年請陞資憲  
今又請陞一品小人進退側媚之態既矣東園雜記

柳仁淑字元明字靜叟己卯之禍以都承旨被囚得釋辛巳盡  
奪告身杜門御庄十七年丁酉始叙乙巳賜死於拆威葛嶺桂  
林厚城之殺追施其泉壤之禍論以逆律諸子綾丁未加罪諸  
子家財亦沒官明谷所撰墓碑

公性剛方嫉惡如讐順朋公兄婿鄭確之父也而公之秉鉉一  
不舉用芑公之舅子也同駙馬韓景祿通官禁公之考吏判時  
芑亦位在判書一日自內以密札令下人傳于芑持其書者以  
李判書錯為吏判約於公、圻而視之乃抵芑書也公惡之傳  
言於侂友間芑切齒於公云噫初罹條鋒於神武之微竟殞命  
于忠順之禍此乃拳國之人從古訖今口相傳而目相習者顯

天稱寬者也上全

宋棋壽嘗謁慕翁適有柳仁淑申光漢亦來謁慕翁不甚欣喜  
兩公去後宋問其故慕翁頓蹙曰原明不孝無識未知厥終如  
何漢之八字甚好已卯与士類同貶幸矣兩公當時名流而慕  
翁之論如此可謂洒落前言往行錄

申全齋光漢雖能文章而無實材嘗判刑部訶訟填委不能決囚係  
滿獄、不能容公請加搆獄舍 中廟曰不若易判書何必改搆遂  
以許磁代之裁決立畫圖圈空虛滄溪記以

宋隣壽字眉叟号圭菴為人忠孝俱至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  
苦席因淚亦腐蓋極廬幕其雛皆白人以為孝誠所感及立朝  
名重一世 仁畜初年士林倚隣壽為重而隣壽只是善人無  
經濟大才虛心待人多被人欺不量時勢欲做三代事業羣



奸側目竟得重罪邪黨指為浮薄徒領袖削官啟清州壁書之  
度李芑亦會賓廳錄眾人名點其當死者至憐壽名芑大點之  
順朋曰惜哉此子原慙人也芑曰鼓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順  
用無語遂賜死使者到門適其生日族親門生多聚其家号哭  
公神色不乱沐浴冠帶舉止如平日自思良久曰我不知何故至  
於此也取綫羊大書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書付其子曰勿以我為  
戒勤讀書戒酒色以慰九泉之魂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後  
容就死致命之夜白氣如虹貫屋巨天累日年四十九命錄荷谷粹語  
將死日家人未及知有相命其家神主房內覺有閤名錄殺怪而  
視之則公父之主自下矣床至寔前以頭叩壁似洞迫伏  
公之効元衡也親旧皆謂公曰銀培之長為嘉善常事也况工  
叅有何稀貴如是固執乎無損於彼之而落而只自為禍公

曰豈可將此子登諸宰相班乎親旧竟止之則公佯作鼾睡殺  
不聽上全

公与金暮翁為忘年友暮翁臨終語國事曰後日之廢子當  
任之人以圭菴之禍謂之患君子嗚呼安有君子而愚者哉柳官雜記  
宋貳相徂壽圭菴之從弟也乙巳之度有人以網打之計言于徂壽  
曰圭菴將不免奈何徂壽曰園中荆棘蕪沒而其中有一朶梅  
花則豈以傷梅之故不芟荆棘乎計遂決徂壽竟叅衛社  
功談者以隘凡功臣曰之述睡篇

金鶴峰誠一剛直敢言宋利善徂壽以特進官詣徂進其子應  
澆以王堂應洞以注書同入侍講畢語及乙巳事宋公泣陳  
其冤枉之狀悲動左右鶴峰亦以正言在廷進曰徂壽在乙  
巳間附薦權奸至錄偽勳享其富貴二十年及今 聖明



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冤竊公論之名其真  
小人情狀也樛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縮頭樛壽  
鄭希登字元龍東萊人也父球早登第以己卯士類杜門稱病  
坐席不起者十有八年新婦禮見之日起行自如家人始知其  
非病公生於丙寅甲午文科其喪室也金安老未婦公曰寧終  
身不娶不可入此家忤安老久於郎署安老敗始歷三司有  
人力薦陳復昌公抗言這漢奸魁也駁陞帝而焚之李芑為  
賢成公主論劾之鄭順朋怫然遂與芑謀悉之乙巳命鞠於闕  
庭朴光佑與公同被拷掠發骸痛曰杖大於股何以堪之公顏  
色不変曰棹官近不可使哀楚之骸聞每執訊不脫衣帶必向  
棹官伏地芑張目曰若是則豈有赦乎連訊二次公猶不死流  
配龍川母夫人追及於詔曰汝平生正直自守以此獲罪何愧

於心相持痛哭即日公卒有司籍其家產盡沒於官家人無以掩  
斂哭於尸傍夜且半都中士人來會收合綿布三百餘匹以遺  
之曰勿問我誰某葬之日嶺南士子百餘人來哭墓下各有贈  
賻不言姓名而去名臣錄

朴光佑字國耳号潛昭尚州人也己卯禍作日入闕庭号哭命驅  
出之被傷流血裂衣服裹頭坐於政府外廊上疏伸冤求其文  
者簇立而李參判瀝金參知魯皆年少善書公使兩公把筆  
臨紙左酬右應文辭湧出金李猶未及書後登乙酉甲科乙巳以  
諫罷中多一會直向柳灌李若海郭拘家同坐談諧被鞫配鳳  
山德出敦義門而死謚文貞贈吏判上見己卯錄

白仁傑字士偉号休菴水原人趙靜菴門人丁酉始登科時輩指為  
己卯人物擯屬成均明年授檢閱丁未誦安遷後拜楊州民皆尸



祝歌曰白雪之白与君同心乎仁矣胡不為傑陞大匡時 上下手  
札曰鄉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霜冰及卒節松江挽日  
孤忠一代無雙士敵約三更佈啟人山嶽降精生此老故應天復  
作星辰 上全

公与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白貧也密告初下  
人情涵、大憲問弁仁大諫金光準不受元衡風旨蹤跡詭秘  
莫保朝夕請請白具夕飯問明日培諫將論密旨子有老母奈  
何白曰既許身与君安可顧私許多般誘脅白竟不從許嘆曰  
明日子必死矣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為君子我為小  
人之日也由是視之小人之為小人亦自知之矣 涪溪記開  
乙巳公之下微順朋之子確諫其父曰白某若見殺父得罪萬  
世順朋救之遂遮官故坡州 名臣錄

公与成潭李珣論學雖髦而不疥珣每曰八十年之斲論學  
不談他事者只此人也潭嘗語人曰白公之才譬言如圍棋則  
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乱着非可依恃之才也 石潭日記  
宋希奎字天章号耶溪初牧商山時金光準住于境内羅織無  
辜禍及者豆公明辨曲直以故忤其意丁未壁書之禍竟  
中含沙初二巳中卒之會与朴光佐諸人攘臂大言白仁傑  
之下微公与家屬永訣而待罪會執義我以下只庇取金光準  
陷之以利曰惟我是從保富貴反弁仁林之以威曰爾何不  
識時宜而忘身觸忌如此耶許磁則曰內志如此庸可勉後  
公終始一心不肯循人丁未初寧于高山五載放放優遊  
甲里六七年而卒 名臣錄  
林亨秀字士遜号錦湖少登科能文章善射美儀氣岸卓



薛時稱國兇以修撫出拜會寧判官有時並日而食或一第飯  
人之食曰為將者不可不如是習性也撫後藩胡甚得其心  
公多才好氣直向無前忤元衡出牧耽羅元衡置酒以餞  
公素善飲元衡勸之多酌公持杯昂然曰公果不殺我當  
盡量元衡度色而止公竟賜一人謂執杯之言激也東國雜記  
公以涪州牧使罷啟羅州本家未幾賜死金吾郎馳至本州前  
例本州官同進莅時適牧使判官皆有故梁斯文喜為州教授  
進去亨秀出跪聽傳旨請入辭其父母而死慙而許之既入憲  
其難於訣別致延晷刻使視則亨秀不復入內只於庭下拜  
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名我曰勿學書既去復台語之曰若不學則  
為無識之人學書而勿忘舉可也乃死或云都事到門從之公  
從容外其家事曰鐘鳴漏盡命在頃刻政道此時事也莞爾

而笑出就死權忠定撥在謫所聞公死呼酒滿酌痛飲投梳曰  
此子亦死也失殺而哭後姜知事暹朝京師遇進貢胡人蓋近  
我國而居者也問通事曰爾國林亨秀安在否未及對胡曰亨  
秀好人也爾爾國教之云然否通事無以應退漢每歎林亨秀  
之為人曰真奇男也死非其辜冤哉東國雜記吐不已篇合錄  
公為人卓犖軒昂氣蓋一世且有文武才嘗與退漢同入書室  
醉輒浩歌賦詩呼退漢字曰君亦知男兒奇壯事乎我則知之  
矣先生笑曰弟言之曰大雪滿山着黑貂腰帶白羽長箭兩臂掛  
百斤角弓乘鉄駝馬揮鞭馳入關壑則長風生石萬木震動  
忽有大豕驚起迷途而走輒發矢引滿射殪下馬拔劍屠之  
斫老樛焚之長串貫其肉炙之高血點滴踞胡床而啗之以大  
銀椀滿酌湯酒快飲至醺然仰見壑雲成雪片如綿飄



酒醉面此中之味君豈知之君之所能者只是翰墨小技耳  
遂擊節大笑先生每秘公之為人必備其言如是 逐旺篇  
乙巳之禍李彥迪欲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匡救而迫于  
權奸作推官而榜評善類至於錄功郭珣被刑仰見彥迪作推  
官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彥迪後悔稱與權奸立異  
而竟得罪蒙江界而卒謹按李文元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  
善著述觀其居家不飾遠不正之色之類不能任行道之責乙  
巳之禍不能直言抗節乃至累作推官彙錄僑勳雖竟得罪類  
亦泚笑烏可以道學推之即然其賢不可多得斯人之不容豈  
不痛惜哉 石潭日記  
視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议其細行也權李兩公平日行檢權  
固不及於李而臨札抗節則李讓於或者以為李優於權否

不信也  
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救被罪之人晦翁不言以為似欠直截  
然忠定自忠定晦翁自晦翁何如相見然則此十以諫死焉其  
子之狂微子之去不得為仁乎且當時晦翁非不言耳以今觀  
之忠定之兩言者小晦翁之所言者大先生啟曰事必光明正  
大不然恐有士論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元衡也交通締結  
欲復旧釐而起此獄其言之痛切又忠定之疏之所不及也特  
言簡而婉故人不解知耳是時奸臣林立因事起禍一節理於  
一節其勢難以口舌爭如尹任其初止遠竄柳權遂相仁淑罷  
既而因白仁傑啟事任加絕島權與仁淑付外及權忠定上  
疏論救而三人皆以逆誅大禍蔓延不可救撲故晦翁於忠  
定疏中刊去危言而曰勢已至此徒慮不測矣蓋其意可



見夫諫說於君若言之而無益及愈甚焉則事雖可言而有所  
不敢進以存隨時之義此雖非事君之常道而亦理勢之所不  
得已也悔有雖不明言屬城之寃而以譏邪戚里之禍孝悌克  
辨之道披肝瀝血而極言之無非為屬城地也往時李叔獻嘗  
以悔有有不滿之言私自歎息以為今人從平地上豎檢昔人  
得失易至於事到手裡何嘗能及古人一二脚跟春秋為賢  
者諱蓋賢者其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細德微有小出入不可  
以小傷大也此凡若後生未多相乎勸慕習為虛談詆訛  
先賢無復畏忌寧非可哀耶 柳亞直集

李彥迪初名迪 中宗加彥字字復古号晦翁又号紫溪翁  
生于辛亥癸酉生負甲戌文科初入為校書正字薦為史官  
佐郎以司諫沮金安老之入罷放田里慶州人有以賄求官

者安老謂其人曰慎勿令李某知之安老敗首叙為校理出尹全  
州府境大治在州時上一綱十條疏 中廟獎歎曰古之真德秀  
無以過也即命傳示東官以及外朝 仁廟即位首降台命擢  
為齊成下旨敷諒曰往年 先王賜視卿之疏固已歎服且於  
書篋間講說予為卿當意久矣 明廟嗣而當奉垂簾之儀會  
議賓廳仁鏡曰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嘿  
然先生曰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乎將治尹任事之罪先生進  
曰人臣當專於所事彼是專心於 大行王者宜僅深罪且奉事  
當顯明不然士林恐有橫罹之秋聞者縮頸尹仁鏡啟曰初以  
垂簾時李彥迪問臣當何殿聽政乎臣答以慈殿當聽政先生  
位稍遠但聞其舉止在心疑之出啟注書日記得其証啟之實  
而又不欲尹得重罪乃啟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記錄之



謬也上下其單仁鏡失色無以對但囑左相洪彥弼啟曰忠順  
堂狹隘不便於記注也此必謬聞之故也先生亦不辨明焉  
賜定難衛社功臣之号先生力辭不聽丙午因李芑之啟削爵  
勲丁未安益江粵間禍命拳家号泣先生言笑如平時屬之  
曰好轉大夫人自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明年大夫人下世  
以遺衣服設位攀号以盡三年一日御史李無彊不言疾馳  
而入一府驚怖以為有不善言先生不為動癸丑以疾終  
宣廟朝贈領江政謚文元萬曆庚戌從祀文廟晦翁行狀  
乙巳之禍李芑元衡亦自以為有諸社功擢武定寶鑑印領  
中外時柳斯文為吏請印之柳曰何好人而印之佐即轉智  
源誥芑曰堪以此書為不足視也堪遂得罪竄慶興十七年  
宣廟初放還為掌令与神憲朴公應南會于公廳朴公曰公

後此多年宜知吏治得失孰為盡取柳曰李彥忠為御史能  
察其任彥忠會為權奸鷹犬最得罪於公論者也朴倡言于  
朝曰柳某久在窮達失其本心懷响濤之恩敢舉匪人不可  
用矣朴方持朝論柳位遂不振語詳記中  
柳眉叢希春乙巳之禍以正言謫鍾城者十九年其夫人能文  
章衍行萬里從眉叢過摩天嶺題詩曰行、遂至摩天嶺東海  
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可謂得性情  
之正矣  
尹元老元衡兄弟既得志爭權相軋且元老憤不得參功臣多  
發怒言兵曹佐郎尹春年上疏論元老罪惡以為拷斥慈殿比  
諸驪姬指仁宗為愚暗至祝其早夭且語臣曰汝以今日之功  
臣可為固乎李芑年已七十餘矣許磁鄭順兩皆有病其能



久存於世乎 大妃可歲後上心亦何以知之云、順朋亦恐  
被元老之譴如武三思之考者且及貪害繼恣之狀 上招大  
臣示其疏羅元老駭兩司徒論之命遠竄未幾賜死 東周雜記  
尹元衡領敦寧之任之子也登第及得志之後與同惡之人結  
為腹心盡將平生所起悉置死地威權既隆四方賄遺輻湊其  
第堂中第宅十六服御之儲擬於大內奪人田民不可勝記一  
時生殺予奪皆出其意又黜其妻以妓妾蘭貞封元夫人朝士  
之嗜利無恥者皆與之婚嫁納賂擄奪并其妾所替也秉生殺  
之禍者二十五年士林含憤莫敢發文定既薨 明帝欲誅元  
衡朝臣亦泣：未測 上意亦無誦言攻之者 上覺之一日  
於庭內問漢文帝誅薄昭是非羣臣始知天意遂論其專國任  
權之罪黜之門外元衡既失職百姓聚于街道罵詈投瓦石至

有欲射殺者元衡潛往交河又恐怨家尋逐潛涉于江陰與其  
妾蘭貞含憤對泣時元衡前妻金氏之繼母姜氏呈狀于刑曹蘭  
貞毒殺金氏刑曹以為綱常大度非該曹所決啟移于義禁府追  
捕緝連者於是兩府玉堂請下蘭貞于禁府 上不忍其法久未  
允俞蘭貞聞之甚惧人或謬傳禁府都事朱矣蘭貞大驚飲藥  
自盡元衡大痛不久亦死聞者相賀一云 文定薨攻者不遺餘  
力而 上只削黜放赦田里蓋欲全私恩也婢僕皆斃亡不從元  
衡只携老美二三人及蘭貞啟海西或乘夜潛入都城密聞朝  
廷攻已之幾以為自盡之計小瓶盛鴆酒以自隨常語蘭貞曰  
如有所聞以此飼我平日偶識碧蹄驛吏一日尋驛吏曰如有  
拿命須為我先通驛吏誤聞金君即向海西奔告元衡曰拿命  
已下都事先聞已來是夕餽鴆自殺蓋罪通于天自有陰誅



飲鳩之死神誘其衷也

石潭日記崇禎年淡逐腥扁合錄

李苞一時名殺藉甚見者謂之宰相鬼乙巳煽禍之日說者以爲其一人不足論如李苞之為人亦附此邪說耶此必迷而莫之覺也及其為相恣行私臆然後人始見其肺附古人羅之陷人術未有苞之巧且密者曩書之偽撰李德應之教誘誣毛穉之蒸祥引證如鬼如蠱不可狀書逐腥扁

李苞在中而朝以贓吏婚不能為顯職廷議以苞有才可破格許通或以為不可李彦迪為大憲尤主可通之論苞遂躋清顯後彦迪知其心術不正為慶尚道司時語都事李天啟曰近觀時議苞必作相為人凶險又禍士林後天啟為持平劾違李苞之拜相由是苞啣彦迪乙巳後啟於道中曰李彦迪為全州府尹上疏以輔養東宮為言東宮自安又何輔養其心不可知也

東宮失火彦迪欲推其所自出其論不正

主上即位之初乃

為十條之戒

請即禁宮放戚里勿用特旨請內省有不合許令封還請勿用私門云云

繫人主手足是

皆彦迪與柳權所為也且以密旨為不正而猶且見錄勳藉臣賴彦迪許通於臣固有德矣以大義不敵不啟云遂削勳

陸寧

東淵雜記

鄭順朋在靜菴時為清議所容已卯之禍幸免網打時人莫不以保全為安及黨苞和附陰謀人皆指目為元凶其子孺爭之不巳順朋澆而言曰予豈不知哉但一動一靜之間便生赤族予不幸當此大變固知所指云蓋人之為惡有二強戾狠猜陰賊喜殺者惡之強者也不其惡之不可而懼於積威而為者惡之柔者也若順朋是惡之柔者也逐腥扁

李龍灘延慶者嘗遇順朋語之曰君少時與原明交遊常謂



伏節死義之士何至且之死也順朋柔殺蒼之色度而去柳貞在  
傍怵然曰帝前作舞人皆危之何為敢此言也公笑曰耳冷字  
狡黠敬原明者視為奇貨為子孫計也若害吾則徒得殺友之  
名無利己之事吾無患矣果不售焉已所錄  
乙巳順朋構柳政丞灌以謀逆首錄勳灌家屬及賊獲並沒為  
其家奴婢有一婢名甲年僅十四五能琴絕人鄭甚加憐愛衣  
服飲食視子女甲又先言迎合隨事盡誠每遇旧主則必侮辱  
之曰彼常遇我少恩我以報之鄭愈信之不疑一日甲匿其室  
哭鄭詰甲、涕泣言曰自吾來此不主公之衣食主公之食恩  
過無比何苦而為穿窬之事乎鄭疑而釋之甲嘗與其小奴通  
乃謂其奴曰主若責我、不耐楚毒將引汝為證奴大惧曰為  
之奈何甲言曰吾欲穰之須覓新死者肢體未奴依其言所得

人一臂與之甲潛約于順朋枕囊中未久順朋構厲死厥後鄭  
家賞而按之甲即罵曰爾殺吾主即吾誓也吾欲死之久矣吾  
今報誓知死所矣尚何問哉竟死之女也賊也賊女而有列丈夫  
心其可敬也已其不可泚也已芝峯類說  
凶人為惡之極雖骨肉至親不能保其恩義安老之用事也其  
子涕泣極諫而終不聽元衡陷其兄元老芭陷其姪元祿順朋  
之子礪膏其父而其弟礪又益害之元老之子石原又益復其  
父之誓附于李樛而謀元衡觀其陰凶肆毒之快前後一律逐匪篇  
鄭樛字士潔号北窗順朋之子也清虛寡欲無塵世查梓聰  
明過人讀書一二遍皆暗誦及長無所不通天文地理醫藥卜  
筮音律筆法皆不學而能亦解身數音常隨其父朝京些華  
人語皆驚異之其居山也能知山下之人所為事曰其家方為



某事從而驗之果茲其存似在禪家陳搏之類也三十二中司  
馬不屑科業薦授主夫兼醫笑象三孝教授歷柘川保寧當  
其父上度之時力諫不聽因以大忤不見容又為其弟饋面  
吾之屏处于外卒于己酉年四十四吁殯雖誠孝蒸之聖亦  
大辨則豈能使頑父不格姦耶惜乎殯之賢不幸而生  
於順朋之家也國朝記事

嘗入中國時有琉球使臣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教授之知入  
中國遇真人治訪咨訪至北京遍訪諸國邸館皆不見遇先生  
瞿然大驚不覺下拜搜其橐出小冊子寔記某年某日入中國  
遇真人也示先生曰所謂真人非公誰也因請易先生即以其  
琉球語教之於是諸國人在館者聞之卒未見之先生各以其  
國語應之如響皆驚焉駭稱以天人或問先生曰世有解鳥數

音者異國之音即鳥獸類也解其音猶或為之為其音亦不異  
乎先生曰我非聞而解之久矣先生貫通三教而其本故於聖  
學其遺訓務孝悌以小學正思錄為初級送公嘗曰聖人之學  
以人倫為重故不言其玄妙處仙佛則專以收心見性為本故  
上達處多而下學處專闕此三教所以異也北西集  
先生不喜肉善飲酒數三斗不醉又善嘯嘯臨金剛絕頂出  
教以振荒壑山僧驚以為笛聲後聞之乃先生嘯也上全  
以柘川保寧棄敝居柘州掛菴里屋居絕跡治鍊丹火侯之法  
一日作教自挽曰一生讀羅萬卷書一日飲盡千鍾酒高談伏  
義以上事俗說從來不掛以願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  
久乃坐化世言先生不能言白日無影云云上全  
確之弟碯焉古王亦異人也後凡得修鍊之學居三十六年



不近女色嗜酒餘詩又深於醫方多神效年七十二亦微病坐  
化亦異哉上全

節北由九月念後咏晚菊曰十九十九皆是九九月九日也  
定時多少世人都不識滿階惟有菊花知其弟古玉和  
之曰世人最愛重初菊未必重陽引與長若對黃花傾白酒  
九秋何日不重陽向者朝廷用局選東方詩時有以礪礪  
此待言之大提字柳根取礪詩捨礪詩曰無律可礪識音律  
不如根之知音乎所以得知音者難也於于野談

林百齡少時為舉子業不治行學及中武年初試開卷汗漫無  
下手處一夜倦睡假寐有一老人告曰汝當為一世偉人無失  
今榜卷曰僕行學掃如奈何老人曰公宜槐馬為名且誦時經  
書當出其章須表出其章熟諳詳誦不須浪費精神夢

覺惺然歷々可記即秉燭而起拈出其章別為冊子騰寫欲改  
名為槐馬而惡其無理乃以槐馬二字為別号遂諱騰寫諸位  
童句一融解又傍通諸家輯釋若視諸掌及試講之日入座  
講席講終出帳底而出見之徒傳諸章不錯所讀一講誦有  
問輒對講終既畢試官咸歎其精於行學有一試官微笑曰此  
舉子必槐馬也百齡愕然心異之不答有一試官問曰是何言耶  
曰僕昨日承命牌入院夜夢白頭人曰今榜名槐馬者當為一  
世偉人且行學之精絕無其倫無失其人觀今榜舉子中未有  
若此人者故疑其為槐馬也又問公必是槐馬百齡諱謝乃以  
別号為對試官皆賀得人及其後身所行如彼乃知小人之生莫  
非困於時運也逸時篇

仁者昇遐柳灌在賓廳泣曰臣民不幸失此不世出之主將來



國事何以爲之林百岭在傍罄折而進執灌蒂鉤曰大監之密  
意小生亦願參聽柳失色收泣曰新喪 聖主宗社不幸故云耳  
公言是何言耶百岭退而厲聲曰先王之二子尚在東宮國事有  
何足憂也出而揚言曰柳某之言必有所在遂与芑木構成不測  
之言陷之罪灌之死百岭中傷之力居多 全

王堂諷林百岭時領議政尹元衡以同盟回勲當路柄用乙巳餘  
孽持之爲城社勢公入館察同僚皆恟恟有內頷色蓋廢固可  
羞貶輒指禍萃依違兩端故定其事公奮然議上曰恭昭按謚  
法既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貶之也元衡見即暗噫倡言  
於朝曰彼百岭國之元勳謚無忠字意在叵測遂啟請鞠治公  
罪不是羣凶附麗怒目視公中外汹湧謂駭機朝夕散賴安  
力救只得免官初公聞禍發將待命全在入室更衣坦之而

去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啟家幼女出迎公執手曰幾不得復

見汝矣 朴思菴行狀

林億岭字大春号石村平生少許可乙巳禍作公貽訓戒詩於  
其扉百岭、不從公棄官南故有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  
起波及守錦山百岭送原從錦券公於山谷屏處作祭文以投  
火有詩曰竹老无逃 杵高不受封何人与月調空谷白頭翁

國朝記事

許碁凡度峻邁神彩端正少学於金慕翁之門有時望初雖与  
順朋同事而至加以叛逆魚肉士林非其本心故每有伸救之  
言嘗自歎曰我其爲小人矣多称病避事及陳復昌拜司諫上  
疏論其生地寒微賦性奸回云、後碁言於所親崔汝舟曰乙  
巳之事竟至歸勳心常恨、汝舟深服而不知碁邑有隙說其



李李苞、方欲陷之而無辭及聞汝舟之言遂嗾大憲陳復昌  
曰陳李無種劾以庇護逆賊初付處黃海道延安即日配于延  
原道杆城即日配于全羅道樂安翌日又移于咸鏡道洪原未  
幾苞欲請加罪賜死構草請劾未及啟而苞暴死朝中磁  
得免在洪原逾年病卒王虛論其無罪見臨之扶哭徐賊嗒上  
許磁凶有仁初附權奸欲取富貴而及其罹穢日熾鍛鍊  
日酷以錦傷勳之後自知不免小人之啟方始悔悟漸與  
奸凶不合言遂得罪者仁則至於削勳而許磁歎鬼神難  
誣凶黨中亦相矛盾上全  
沙伐國朔州傳曰有崇品宰相幹先以父溺愛其妾偏與財產  
而薄於嫡常蓄憤於庶母壬辰間父死右公以大諫居喪于  
沙伐國兄又病死乃嘯兄妻訴於官曰庶母孽弟為妖術

死君夫請繫治牧使宋希奎疑其無證不受理右公潛簡于  
宋請急逮治遂報刑四次某過宋、言其事其荅曰父之愛  
妾愛子何忍以豎豎難明之事父喪乃至於囚禁君何為  
此乎宋披囊出其手簡曰不得已也某到咸昌寄書右公  
極言未安言其荅書多有憤怛之言到聞慶果與安景休  
以推官故備言其残忍安嫉惡口滑逢人即說右公深懷  
愛畏後為大諫辭免時舉以叅明正未乘逆之勢欲滅  
口乃列錄本道朝官宰相及沙伐國隣境居人知其事  
者陰授權臣使盡除去故丁未禍宋安不免晦有集  
復昌之母累經人而彼義孫人在賤之復昌能文善唱又巧黠  
自衛故如具壽冊輩亦為其所瞞為之延譽汲引元衡方  
專國事肅肉士林復昌遂附之為之鷹犬元衡所欲



害者復昌擊之虜起大徵一時名流死徙者極多目為毒  
蛇見者側目且壽聃亦終為所陷而死厥後元衡亦假之  
寧復昌之水又以在酒中作藥園難安丑丑而死東周報記  
尹元衡惡黃憲喉副李陳復昌劾之復昌遂上疏呈于政院退  
未王堂語雖僚曰我今論劾權臣必被重罪不得復與同僚相  
見仍涕泣獻款俄而 御札廢之曰為國家忘身之誠古今稀  
罕優於朱雲汲黯之志不勝嘉歎茲賜 中函衣襖暨銀盃  
畧示嘉納之意以表慷慨之忠終始莫變云云元衡以欲罪  
憲之言已達 慈殿復昌從其順旨而序之也無獲罪之  
慮而佯為侍直之態豈知他人如見其肝肺乎 上全  
時有李無彊者亦諛諛結復昌以消其惡常為御史  
往北道州官有周急之已請人者無彊摘而罪之及復昌

敗無彊亦軍慶源守令相戒此人乃前日罪瀆請客者也無  
顧助者人以為反甫之報 上月  
李浚慶為兵判時無彊劾之浚慶厚遣食物或啗其以  
指城中矮屋曰無彊所舍也浚慶厚遣食物或啗其以  
德報怨浚慶曰非欲施惠見其困窮矜憐之心自不能已 上全  
謹按無彊身復昌為奸凶鷹犬屢起大獄戕虐善類若  
論其罪誅戮亦輕人方以保其首領為失刑莫不切齒  
扼腕而彼狎為之矜愍者何也是亦仁人之心亦可謂枉  
用其慈悲矣宜乎持難於削偽動定國是之論也  
中函辛巳別試南來為請卷官一試券下官不欲取而哀力執  
以為能文者之所製遂取之及拆封乃黃憲也紳生無名哀漸  
焉始見憲于第憲年少白誓有姿欲窺市日賞鑑之明極力吹



嗑擢弘文正字驟躋華要 明初年入相年未五十美天性  
險詖乙巳間以方在喪不得勲及為相萬方鑽刺進歸勲藉其  
膏於賓廳會汝加罪人之時書名極而者甚多如李彥迪及權  
折亦皆入彀死之中 慈殿以為過重不聽而憲強爭至夜陳  
不退後為尹元衡所忌奪職放故 上全  
金明胤素有善名以賢良科之擢及薦舉科罷後明胤還着儒  
中入場屋登第不願是非惟以養身為急乙巳難奔權奸旨誣  
啟屬城君屹為尹任所欲推戴桂林君瑠亦窺大位於是巨禍  
彌天士林網盡及 明宗末清江復設群奸勢衰明胤乃於行  
席啟曰乙巳倭黨多有冤枉請稍伸雪以慰人心及曹植李恒亦  
之被名也明胤欲阿善類曰 明宗曰此輩當授以堂侍之任  
其亂斬之術老而益巧士林忿嫉之至是削爵猶以得保首領

為未快矣

石潭日記

宣帝初立也士林與起始官欲啟雪乙卯之冤其啟辭有曰已  
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白仁傑時為持平請抹其辭曰僚或有  
怒度色者曰此言何以可抹白仁傑曰君上不可以一度欺也乙卯  
固多賢士豈盡正直之人乎此指明胤也後仁傑見明胤曰公  
是千百億化身者也人以為的論 上全

宣帝初削奪金明胤啟曰患得失無所不至豈有曾為玉堂之士而復  
作科舉之生者乎諂附李苞贊助元衡首開大獄之端造成不測之憂  
李樛當權背旧從新奴顏父事悉躋崇班搖尾攀附極逞醜態  
時人目為侍養至有父子老之談樛之出接閑西位列西郊無異  
兒女厯見元衡安結旧歡當面之間忘登談隨行以狗彘謀甚鬼  
域權門德敗爵位如旧自古小人為惡者不一而未如此尤者見



先王昭雪亮枉伴進疏放之言利之所在無所不為云國朝記事  
李浚慶侍上語及乙巳曰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坐死者李珣  
曰大臣之言何含糊不明乎衛社是偽勳也其得而者皆善類  
也好凶斬伐士類以錄偽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新政之初當削勳  
正名以定國是浚慶曰先朝之事不可得改李珣曰不然明帝幼冲  
即非不免奸凶之欺弊今則在天之靈所照其奸矣雖曰先朝之  
事豈可不改乎白仁傑每見浚慶稱李珣賢且才可薦用及珣  
於蓬席再折浚慶之言浚慶不悅謂仁傑曰爾之李珣何其言  
較乎兵參白仁傑上疏請雪乙巳之寃上下甚惑于大臣使  
之改啟領相李浚慶曰乙巳之事多有可改之端然在今日似不  
不敢輕改也謹按乙巳之禍三尺童子皆知其誣枉神人之憤久矣  
今乃言及而不言諉以不敢輕改其荒甚矣石潭日記

仁傑之誣既發乙巳之端衆憤情鬱浚慶未見物改難抑乃率  
東西壁詣闕請雪丁未乙酉罪人之寃削李芑鄭彥魁官爵  
猶未舉乙巳明日三司同發請雪乙巳以下寃枉而猶未舉係  
勳謹按乙巳之禍寃通天地憤結神人偽勳不削無以正名今  
者大臣不敢舉乙巳三司不敢舉偽勳使其不知則非不知知  
而不言則非忠也上全  
在昔中廟末年仁廟在東宮尹元衡兄弟與尹任構隙含怨  
日深於是有大小尹之說識者已知其禍胎矣仁廟即祚元  
衡亦乃造不測之飛語欺罔文定驚動明廟每以考大禍  
朝夕將起當是時也文定居內殿明廟方在冲年外間  
之事何由灼見而不能不動於邪說耶尹任叛逆之名聲於此  
笑及仁廟大慚下旨授受明廟以嫡統介弟入承丕緒天



命人故孰敢有一毫異議於其間哉只緣元衡与李芑相挾憾  
煽毒將殲善類鼓無狀之說搖動官掖脅制朝廷尹任固為  
几上肉而柳灌柳仁淑皆与李芑有嫌故但得大罪猶未敢加  
以叛逆之名鄭順朋以陰譎叵測之人欲益大利誣飾進疏敢  
欺君上于白日之下凶謀既逞大禍斯作夫以尹任之廢鄒無  
狀濫侍官禁其罪誅之固不惜而叛之事寧無形迹况柳灌  
之盡心事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者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  
三人既死無可推問林百岭知尹任之婿李德應輕薄為弱  
可憐以威遂誘脅百端約以免死彼德應之愚妄冀其苟活  
胡言亂語莫見端緒羣奸据據其稍涉不道者定為反逆之律  
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反逆則中當  
推鞠得情明示典刑夫孰曰不可今也不然始則或避或羅

夫  
次則竄誦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取其服自吉  
東開討反誅逆之舉迂回不明若此其甚也至於瑤之被訊也  
酷加陰刑極其慘毒瑤不勝其苦欲誣耶速死而不得其說推  
官教之乃得取招屬械之表出於金明胤之說口壁書之禍生  
於鄭彥慤之毒手忠州之獄始於同氣之閔牆成於元凶之鍛  
鍊紛紛告變者不知其幾此由因蔽君上羅織忠賢冤痛極  
天舉國之人莫不知故元凶恐其奸狀發露欲以戕殺之威  
鎮定國人於是貪功嗜利之徒希上而生事此所以告言愛  
者接踵而善人無孑遺矣夫以明宗大王之恭儉愛士少  
無失德而臨邦二十餘年天心未移災異存臻迄于殿下受  
炸尤酷豈非大冤未雪傷和名冷以至此極哉明宗末年天  
誘聖衷惕然覺悟慚啟伸雪之端弓鈞忽指庸志未就垂廉



之日克遵遺言人皆引領而望庶見天日還照而虛伊恩中  
止云

當初構禍之時尹元衡簧鼓邪說欺罔 文宣下密旨而亦不顯言及逆之罪狀  
鄭順朋李芭林百岭亦陰囑而司十二長官同有仁金光準則欲隨其指喉其他  
培諫持正不撓於是凶黨相顧因知所措林百岭乃倡告變之謀夫及  
逆天下之大變也當聲罪致討使人心曉然知其凶故安有潛謀秘設  
陰囑而司之理此其為誣罔之證也忠順堂入侍之日李芭進言  
曰尹任多有不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因以其罪辜任罷仁  
淑匪灌彼誠反逆則李芭於任亦有何畏忌而不明言其反狀乃以  
不自安有形迹為辭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二也大禍之作專出於順  
朋之一謀中誣飾無所不至而順朋既知任亦不軌則何不於忠  
順堂悉陳之而追諫如此乎忠順堂入侍距上統之時只隔六日

之間既罪之人乃諛不軌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三也也元臺衡既以飛  
語焚惑 文宣而又造謠書以誣 恭懿至今臣民尤不勝痛骨  
至惟我 恭懿王太妃聖神之配姒之儔尹任縱有奸計 恭懿  
王大妃當不顧私親舉義討賊之不暇安有反殺凶謀與之交  
通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四也凡定罪之時雖親犯死罪必窮  
推得情結案取招然後乃定其刑况治及逆之賊乎任與二柳  
之死也不問其情不取其罪此不過速殺掩口以秘其奸術而已  
此其為誣罔之證五也瑠之逆名始於尹元衡之亂當其時也  
中而在位 仁而在東宮尹任雖無狀豈有捨此二聖而預附  
他人之理乎且瑠年長於 仁而十四年豈有以瑠為 仁而預附  
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六也 仁而大慚之時尹任入侍大內  
固有罪矣但當日正統之傳無毫髮異议若使尹任欲行奸計



則官中耳目不為不多豈無形迹之可見者乎傳授之時既無  
異議而乃以德應之誣服斬以及逆並及無瑕之而抑此其為  
誣罔之證七也治逆討反重法之至嚴也當以大義以正其情  
安有潛行威脅以取誣服之理德應被誣也林百齡甘言于外宋  
世珩詐泣于內使愚妄之人信其利口欲以陷人之功為免其死  
此其為誣罔之證八也許確同有仁初附奸凶欲取富貴及其羅織  
日熾鍛鍊日酷以錄傳勳之後自知名免小人之故方始悔悟  
漸與奸凶不合謀遂得重賞有仁則至於削勳凶黨之中亦相  
矛盾況一國之公議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九也李彥迪權拊皆仲  
救任本者也凶黨以二人並錄于勳籍者欲援引名賢以敗士  
林也拊之錄功乃在書終後在為無理安有伸救逆賊而得忝  
勳籍之理乎小人之欲籍重於君子者於此可見矣二人錄勳

固非本心而守正奮忠伸救不已竟臨奸竇幾至赤族朝錄其功  
暮治其罪錄之削之惟其恥膺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也沈連源素  
不與於邪議而元衡亦乃曰必以連源並其功臣然後勳籍乃固  
連源心恥其非外畏其禍不敢力辭錄功還家其子妻相對泣  
夫衛社之勳果實不虛則富尊榮自有山河帶砺之固何  
必強援外戚為長久之計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一也文威廷  
酷清汙不滅巷街之間言或稍正則輒加以庇護逆黨之  
名至於柳堪只以武定室鏗不必即之看語流涕數商幾  
死復還夫好善惡之國人之所同然何必以濫刑鉅制然  
後乃息國言之賢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二也陳其大察  
雖止於斯其他可證之案難以悉舉云云  
上全  
頃者伏覩 聖明答翰林之批曰諒及之仗衛社之功皆載於



武定宝鑑若然則 殿下所信只在武定宝鑑而已夫續武  
定宝鑑者奸凶欺罔 聖母極其誣飾羅織書成無有餘  
巧自謂無瑕可傳万世者也往然今見其書疵滌百出難掩  
其偽適足為識者唾笑而已請以武定宝鑑所載明其虛偽  
當初進順聖入侍之日李苞進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  
心析灌柳仁淑亦有形迹洪彥彰曰任可寧仁淑可罷灌  
可進人议皆如此申先漢曰危疑之際不可不鑒定人心任  
之亦皆可斟酌李彥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  
彼三人者誠是深反則李苞順朋打何不直言而先漢彥  
迪伸救若此乎自古未聞誅反討逆而禍及士林者也此其  
為害康之端一也越二日加罪之人之時順朋曰包藏禍心  
而固不死若至依律罪其太重灌與仁淑陰附尹任認危宗

社其罪極重而事涉脅從恐不可以一律斷之夫包藏禍心  
認危宗社者極惡大罪在法因赦春秋之法在嚴打治其黨  
身則順朋於彼三人有何爰惜而救護如此乎此不過構造虛  
言驟加大戮則人情駭怖莫可鎮服故欲以浸潤之術漸致重  
耳此其為虛偽之端二也權柄社稷之臣也書啟之辭較如日  
星殿下試垂睿覽則可想見其為人矣柝之伸救如此其  
至矣而反錄于勳錄此小人欲假君子以服人心也自古安  
有伸救逆賊而得為切臣者乎此其為虛偽之端三也順朋  
因柝之啟而發怒乃上誣罔之疏大禍斯起夫順朋之疏未上  
則尹任只為不自安之人灌等只存形迹三人而已順朋之疏  
既上則三人為締結謀逆之賊順朋早知三人之所為則何  
不扞面對之日盡言不諱而反欲求改乎且廷议不然而順朋



之疏狎如此則當使順朋與三人對下取服定亦可也今也不  
然狎以順朋之祿為信而不問三人謀逆之伏朕賜死此  
其為虛偽之端也順朋之疏狎其誣飾固為巧密而其論  
尹任之罪則只舉丁酉之事且曰陰盜不軌而不能言其為  
不軌之事所謂不軌者何事耶知而不言則順朋亦有罪矣  
不知而言則其為誣罔亦明矣此何異於以莫須有之字  
抄岳飛之罪乎此其為虛偽之端五也順朋論柳灌仁淑  
之罪尤無指約之處灌則以有當立何人之說仁淑則以  
有慙然不悅之色自古有安見其顏色使指為反逆者乎  
且順朋則曰柳灌與首相附耳相法曰當立何人尹仁鏡則曰  
與林百齡會坐時柳灌入未曰稟宗社大計言既有異日亦  
不同奸黨合謀之說自相矛盾乃如此、其為虛偽之

端六也諉簡之說上誣恭懿至今因之腐心痛骨文定  
為元衡所欺罔不能不致疑於恭懿元衡之罪可勝誅哉  
若非文定以慈愛扶護則事且不測矣恭懿之塞閣寧  
有交通尹任陰圖凶謀之理乎此其為虛偽之端七也順朋之  
疏既上這眾三人之時林百齡曰三人自懷疑懼反有患失之  
心其漸將無所不至百齡既奏元勳得炳幾之異則三人不軌  
之伏宜無所不知何不明言其反伏而乃以患失之漸為辭乎人  
臣之患失雖曰有罪若悉取無上之鄉夫而誅之曰汝有患失  
之心將無所不至則世上之人得免反逆之誅者幾希矣此其  
理耶此其為虛偽之端八也錄功之時或以告變或以入侍  
或以承旨或以史官此則有言可執矣至如元衡轉景林  
九齡萬年尹敦仁崔彥浩鄭瓚申秀涇木一事不載言



不現而乃恭勳籍何耶此不或以潛通宮掖或以交結奸凶  
而已誅討及臣若是宰事則元衡亦之所無非出於憂國之  
誠心何不顯錄其事使後世曉然知其為大功耶惟其魑  
魅鬼蜮之謀罔聖欺明不可示於後世故錄其名而掩其跡  
此其為虛偽之端九也金明流竄功業希肯生事誣啟  
阮瑤之事排生大亂之階夫三人若有推戴阮瑤之謀則順  
朋之誼面對之時何不一言及此乎三人既死無可推問之時  
乃造無形之說此其為虛偽之端十也安世遇誘脅任家  
之老婢以中奸凶之欲以遂僥倖之計乃曰若問毛隣則情  
狀可知夫尹任雖無淺非不辨菽麥之人也謀反莫大之事  
也乃与老婢相讐乎此其為虛偽之端十一也世遇又曰任陰謀  
秘計鄭淑仅婢內隱難知之此言尤為無理謀反之計雖父子

之間不敢輕說鄭淑儀婢內隱難於任為何如人而任之陰謀  
乎其他從伊玉梅香頓一之類皆迷暗女子也任詐病風喪性  
心狂言亂走者也欲舉大事而乃與此和女子說其怖抱乎此  
其為虛偽之端十二也羣凶所恃而推躍者只在李德應之供  
而今據拱綽自表年庚者多蓋得畏死求生胡亂說道故也  
今舉一二則德應曰任自謂自 上凡事皆決行大臣各門  
可保五六年無事又曰 大行王昇後後大王大妃遣內官勸  
粥於任及汝弼任曰我恃病入內必以我為不測而終無異  
漢傳位于主上是正感喜而然也心甚自安又曰任欲通於灌  
仁淑疑而臣曰安知灌仁淑以父為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  
如此亦說或以尹任心甚自安或以灌仁淑疑任之無狀与所  
謂与灌仁淑共謀者何其懸絕耶且只稱共謀而終不言共謀



之為何事則可見其誣也此其為害偽之端十三也假使三人  
共謀不軌必有案跡辭證故一然後乃可依律定罪今也不然  
王梅香之供則曰璫到任家任坐庭下語璫曰汝當立矣從伊  
則供曰七月初三日任謂與義曰欲立鳳城君與義供曰仁  
宗大慚時父任言鳳城君若以問安入內即使傳位則孰  
能禦之璫之供則曰任欲以漢諸朝廷封主上存上王將立臣  
或屬成矣前後各人之指互相逕庭一至於此尚可謂之辭證  
敢一守此其為害偽之端十四也奸凶手自粉澤之書其  
謬妄乃如此雖欲信之不可得也今之卿相多有目覩者而  
殿下不信其言乃信奸凶之所造之書抑何言乎奸凶此一  
時之說可以取信於後世則是司馬光永為奸黨朱子亦為  
偽學唐之羅織可為用法之程式矣天下寧有是理耶伏願

殿下取武定寶鑑系以臣未之言及復相證快順輿情以定是  
非幸甚 上全

五月弘文館始舉劄勳之說已而丁未罪人並命仲雪惟李弘  
濂不赦劄奪李也鄭彦慙官爵是時甚棟逐日伏閣玉堂  
日拜上劄大臣類啟奉朝及宗親儒生志義之屬皆爭上劄  
八月命批三公東西壁六卿三司長官治議乙巳之事始前  
鄭順朋林百岭未官辭明日之公率百官立庭請劄係勳  
仲雪柳灌柳仁淑之寬自是兩司日五啟王聖日三上劄十  
月乃命二柳仲雪反逆之名十一月停啟百司廢職叩  
闕者凡七朔而竟不得劄勳謹按奉朝叫闕竟未蒙  
允其故有四兩那之初雖未處尊前認大臣當以奸凶  
之罪良善之寬日陳於後席浸漸於聖聰使至上



預定好惡之權衡而致乃舍糊未吐及其端既發猶不  
明言以致主上難於擇改先朝之事一也大臣皆以尹  
任之事不可論也似若以尹任為貴謀逆者尹任實反  
逆則豈無黨與而誅任者豈無勳勞乎主上不能無  
疑二也當初陳啟之時不直請削勳而得旨迂回不明亦之  
誠是主上知大臣迫於情而非其本心故終不取信  
三也原從之錄大半是內人之族排鑿宮掖百計交私  
而淵中之響聞反逆之名訴于慈殿及以公論為負  
先王慈殿不能辨証主上難於擅抄四也  
方上牢拒公論朝廷涵人成勸沈義謙健達于慈殿義  
謙辭不敏白仁傑曰李樞之寔義謙實通于慈殿今樞救  
何也是義謙不欲勳也先是朝士有以勳事問于義

謙曰原從功臣多有餘人多有締結掖庭者此人所必冒死  
沮公論若奉事而去成則反有害焉不如且止漢者以是短義謙上全  
丁丑六月 恭懿王妃不豫請于上欲還給柳權柳仁淑尹  
任璠職謀上重之問于大臣權輒去大臣依違啟達不盡言  
上只命權仁淑取牒於是三司交章請削勳而未允或謂左議  
政盧守愐曰公少時居泮宮儒生方喧笑若見公來四座咸肅  
然欽容館中凡有所言惟公言是從若有好議論則雖不出於  
公士必曰此是盧憲悔所謂論也公少時名望何如即今若作相  
別無相業可觀而頃日 恭懿殿未寧請主上復任璠之職  
主上問于三公、當於此機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啟達使  
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多不快於公何為答此我為公不取  
也守愐不能答 上全



恭懿大妃疾甚時廷議方請削乙巳之勳投月不止三公平百  
官廷爭亦不允 大妃兼此心執益重君臣多些憤者蓋乙巳奸  
黨曾誣 大妃陰主任逆謀故 大妃以爲冤 上全  
時懿大妃疾漸而官人多有乙巳原後功臣族黨怨 大妃欲削勳  
每行 上而白以 大妃之疾不至劇云一日 上問安後因進見曰南  
勳 遂朝至重之事不特擅改故不能從外朝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為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  
階 大妃發聲痛哭 上聞之取席坐階下仰首良久召老宦  
人謂曰吾在家掃足安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  
隕淚居數日 大妃疾革歎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  
俱冷宮人走報於 上 上進見則疾不可救矣 中宮亦至相對  
泣 上白大妃曰當削勳矣願安心調病 大妃色喜而目隨

而瞑 上請用目則 大妃不能視言未了 上退後脉  
後生遠人謝 上曰 上恩罔極不知所報 上命削乙巳勳  
復尹任官爵瑠玳 謹按自古勳績之不正者固有之矣亦未  
有虛偽如乙巳者也 恭懿殿少受淫辱三十餘年豈能忘  
於心哉及其疾病弥留廷議甚盛而自 上不能快從 恭  
懿殿之疾已不可救然後始惻然承順而翌日薨逝嗚呼哀  
哉 上全  
懷相嘗受驪陽府院君兄弟幣帛樞問有仁婢錄而贊揚之至  
以有仁為正直君子及斥休菴走卒之言他尚何言哉此乃玄  
石駭然傳之者也此外顛倒是非者亦多指不可勝屈 明村李金昌  
李樞 仁順王后之表叔也為人愚而多氣時尹元衡擅威福  
明畜內畏之欲權樞以分其權樞挾其勢欲入銓書天官即洪



天民不從科擢上有考樞左右而洪輒薦他人凡例被銓薦者  
輒點之蓋天言在樞也朴判書好元新世典翰洪以朴應薦  
上托以閑西錢必須良宰拜朴龍岡學令洪亦不肯無可奈何則  
要入中書朴判書大立為告人推之甚力 上乃招拜應教故事  
惟直字擬承旨而宗師輔德以春坊長並擬而已至是 上欲  
用樞命王重東壁而司典長並擬承旨遂擢樞為承旨因為  
例至今遵行而宗簿正輔德之擬遂廢樞怙寵賂橫勢炎薰  
笑一時嗜利之輩靡然趨附如李載權信高直英金百鈞  
李翎未為其心腹心牙全明胤鄭士純元繼倫以宗班之人  
阿諛約交覲然無恥懷鬼獻李以奸媚之人阿諛士純賈越得  
科因公論南科馬樞而復科事之如奴尹百元乃元衡之姪也  
怨其父為元衡所殺亦附於樞之子廷賓愚駭不學於度渴

聖親試科魁中外籍皆言用術得之未踰月薦拜銓即俄  
而樞除判書以相避而適廷賓薦柳永慶為其代蓋其密友也其  
時正郎朴素立佐郎尹斗壽頗持清論不從其言廷賓叩之又  
如李文馨許曄不肯附樞奇大升尹斗壽以復進為士類推  
許樞黨忌之於是李載為憲長劾文馨曄素立斗壽報許  
大升亦浮薄相煽削爵黜外沈義謙乃樞之甥侄也初出  
任佐文遊士類欲反樞所為時奇大恒為副學亦樞之黨也  
及樞斥出文馨曄亦物情大駭義謙欲去樞律未改漢于大恒  
於鋼族戚也知鋼已通于內殿得其微旨乃平館僚上劾劾樞  
罪惡且論兩司緘嘿不言請並罷職 上即允之旋叙用文馨  
亦未幾加罪樞載愼思敵劄石源亦達竄孟英百鈞配中道  
士純繼位廷賓李彥忠李重慶黃三省趙德源高敬命李成



憲姜克誠尹任誣去或削黜或罷職有差樛初以樛親得幸及其勢成乃約交內宦令窺伺 上動止無不知之郤夫患失無所不至其可畏如此 東閣雜記

樛之擅弄國柄也 明而已有難制之意親策取士時以進退賢邪出策題奇大恒逆知 上意沈義謙亦承密旨乃贊之一時感快之迎賜篇李樛貪權喜事犯合宜予以李戲高孟英亦為腹心瓜牙勢熾翕赫人莫敢正視及樛為吏判憚士林清議大憲李戲亦歛禍士林清賢考大升尹斗壽亦人皆憚之莫保朝夕國舅沈鋼甚不平招副學中殿李不歸樛及益敗頻諫 上請不用及玉書上劄 上大悟竄樛亦盡逐言官復大升亦賊以考大恒為大憲時人指考大恒為徐霖蓋霖亦以強盜林居正之黨自首于官免罪導官軍獲居

正之故也 石潭日記

鄭惟去以名家子素有文名且夙度帶長者氣像而性柔不能自主典文時欲引李樛居文衡故士論至今賤之 上同

戊戌公登上第 中書遣中使徐於光弼曰子幸學取士得卿孫為壯元予喜得人一時艷言之名臣錄

尹元衡當國為其子求婚於公 峻却之設宗會宗人欲邀鄭汝立公不許後人服其明 上同

申翌龜峰命仁之子也登武科嘗為北兵使有按巡御史到營聞公之轟飲安身酒戰各置一盃於前酌而飲之公先醉而退御史大喜又飲三大白因押妓於席上公明日早起將侯曰我醉之後御史又飲幾杯褊裨對曰狎酌三盃而不醉又押妓於座中人皆敬走公怫然曰此禽犢之行士大夫豈如是不足侯



也遂還入御史大慚而走 上全

文定王后頗尚佛事有僧普雨者能文解佛經寅緣宮禁廢後道  
其費萬計及 文定昇遐 聖諫與太學生連章請誅命流于海州府  
使遷懷因事殺之儒林狀之先是用普雨言後而宗禱科至是並  
罷之 芝峯類說

明廟初妖僧普雨久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中廟陵寢于寺側以

固其寺之勢乃誣惑 文定王后謂 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還

中廟山陵于其地 文定信之元衡遂臣 慈后脅持諸大臣安珉

亦依阿不敢違遂成遷陵之計將於 文定百歲後使得回兆而地

勢卑下每年江水漲入故 文定之喪不得已改卜他處物议皆欲遷

陵而以再遷為未安而止 名澤日記

中廟初葬高陽與禧陵 丙子元衡力贊 文定遷于漢濱

甲湫之地人莫敢言世傳遷陵時突殺自壙中出役者無不聞

之翌年順懷世子卒越二年 文定昇遐 又二年 明廟昇遐

人謂之遷陵之咎至壬辰 靖陵被倭發掘臣民之痛尚忍道

哉 芝峯類說

明廟春秋既盛 文定始還政不得恣行威福如有所欲輒以謔書列錄

科系使中官宣于外 上覽畢事有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輒愛

形於色捲其地納于袖以此每事忤於 文定 不時召 上人問

其事何不奉行耶 上以柔服婉辭陳其便否 文定輒怒曰

汝之存君皆吾兄 齋元 與吾之功也汝今安坐享福而反逆吾命

耶有時汝打天顏不揚淚痕可見 逐睡篇

明廟甲子年間南師古謂人曰明年當封泰山聞者不解所謂

翌年乙丑 文定昇遐 葬泰陵 芝峯類說



順懷世子當行嘉禮尹元衡以其女婿安德大之功族黃大  
任女子符月卜人改粧五柱以爲最吉納之親迎之期滿旬日  
大任之女忽患腹痛甚重自上以爲病人不可祀東宮且難  
通他飾居良婢未幾死改選尹玉之女行嘉禮翌年順懷  
夭歿尹嬪至萬曆壬午未及葬倭賊入京城遂失尸柩東內雜記  
明帝幼冲改在東朝權奸竊命乙巳之微非明帝所知也  
順懷薨明帝哀痛殊甚既而歎曰我何哭爲乙巳忠賢無  
罪駢戮予在君位不能止也我家安得世君王耶大哉王言可  
以淚千載之臣庶矣澹溪記中  
明帝教諸王子于宮中一日使着翼善冠曰欲知汝輩頭大  
小也諸君以次着之宣帝年最少而手奉置銜而叩頭曰此  
宣帝人所可着哉明帝深奇之遂定傳授之上同

宣帝幼有美質相表清秀大行王無嗣每召見必歎曰福我德興  
乙丑明帝疾篤大臣以建儲爲請王如以上命封下書于  
大臣密定儲嗣我面上疾瘳建儲之议中止樂春注不已頻  
召試學堂恩賜聯翩不有名号而已別擇師傅以教之拂明  
胤鄭芝衍與其選上憐書甚務有時疑難出入卷表  
師傅不能答在傳日記  
乙丑明帝不豫儲嗣未定中外惶惶文政丞箕時在卿位密  
謂首相李浚慶曰上疾稱留公當國何無社稷之憂李公  
大悟入清繼嗣天語不可辨仁順王妃曰順懷世子卒後  
上見德興第三子歎曰真人已出我子宜死浚慶曰天言  
在此矣遂命將扈衛于宣帝潛邸明帝不知也疾  
間聞巡閱公自請以特官進入侍李公頓首于前曰王侯違



豫舉國恐懼皆以國本為憂又臣待罪大臣不得為宗社計  
玉色不悅曰予病危至死而大臣務為此事即聞公自袖中  
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曰大臣世國定身計自古亂亡恒  
由儲嗣未定若視此書則聖人當自知之 明帝諱視久之色  
始康曰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之臣矣仍命往造謀大  
學衍義賜同公豹皮衍義進講自此始宣帝登極問  
公首相入府

上疾穉重不省人事醫官問于藥房提調沈通源曰欲用野札  
水不敢自擅通源使問領相李浚慶曰甲病中用藥定  
有上下當隨症用之問于左相李善列曰定無他藥用此  
陋物漢不日午上疾篤雖覓野札入內未及進御  
三更中殿忽召大臣李浚慶沈通源承旨史官入

寢殿 上已不能言且不能視且不能冠帶臥于卧内而已

浚慶中進前大殺曰臣未久 上不應使史官書二人名  
舉于上前亦不視無如之何浚慶亦乃啟于 王妃曰事已

至此當定社稷之計 主上不能顧命 中殿須有指揮  
王妃答曰乙丑危急時曾得 上方尚以德貞君第三子為嗣

浚慶台注書尹卓然即簾前書之卓然書第五之三子以參  
字於是二人拜曰社稷之計定矣俄而二人出左以政李善亦

至會于賓庭是曉 明帝昇遐左相沈通源 仁順王后之  
叔父也以某房提調在廟中恐有異議密使鎖其門遂定策

使承政院承旨李陽元副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  
將士迎今 上于德貞即陽元只受德貞之命不問迎某君而徑  
出黃大受執陽元帶回曰何以不問當迎某君即陽元曰已定之事



石須問也大受曰鞋已定不可奪乃問大臣曰當遣德與幾子乎  
大臣曰河城君也大受遂書于綵竿示大臣而袖出陽元亦至闕門  
無馬後德與在社稷門去闕西門不遠陽元亦欲步進大受曰事  
挂倉猝不可失以駭瞻視也陽元曰何處得馬時百官多人闕散  
哭馬後在門外大受乃得馬與二承方但駢至郎則侍衛未集難  
人闖入天曙衛士始至陽元不暇言迎其君只呼上舅鄭昌瑞通  
謁而已大受曰當通謁于孫郎如此大事不可糊塗古人有寧為  
然後乃拜者宮中有王孫三人豈不可明言乎尚請三王孫皆  
出親見然後乃下扈衛陽元不從問昌瑞曰何君裝束昌瑞  
曰前日所定河城君也大受復力言當先見天顏陽元亦乃請  
見時執人妄言扈衛者錄功於是分集錄名以授宮奴朝  
士亦有求錄者宮奴以錄名之簿授大受曰嗣子命藏之大

受不受曰嗣子豈有令於今日耶李斯文志剛後至呼曰小人亦  
米多受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始退人多快之宮奴乃授朴素  
豆、受之日高陽元亦皆服黑衣侍衛之士皆吉服 上着  
白衣烏帽入景福宮恤宅宗君等情大安素立以錄綵入政院  
人多譏消素立謬曰吾以為扇封耳爾後始諫焚其錄劾罪  
陽元亦謹接朴素立惑於宮奴之說袖藏無賴之簿其亦可  
羞也 聖主初薨四壞表考至於嗣子已着白衣而侍衛之  
臣乃着吉服何哉彼其之子平日行呼唱於道後自謂不後於人  
及其倉猝之際顛倒失措魂不守形股有禍度駭迫以  
死則其能抗節不撓乎嗚呼蒼蒙杯落之輩尚愛足云此  
時嗣位已定人情大安者李浚度鎮物之切也若使之銜  
鞅當國不安能若今日之概然乎易曰小人勿用於此尤



驗久石潭日記

明宗之喪當以十月葬而官以爲不吉大臣与日官定议以九月卜  
葬乃第四月也生負李愈上疏議其湯祭 王大妃下教曰凡吉凶在  
於天俞日官之言何足取信定于十月可也大臣以爲難 大妃乃命於  
十月十五日下午亥官曰雖不吉亦可用也領相李浚慶左相李真啟  
曰葬日不擇吉凶雖是 聖德但安厝 先灵而用凶日則恐在天之  
灵亦不安 大妃乃從其請謹按後五月而葬先王之定制也吉者  
未聞擇月也 慈殿剛婦正理而大臣不能將順其美反以左說爲  
重大臣之無識如此時事可知 左  
明宗賓天鄭宗英自燕京啟曰皇帝山陵皆在山之麓  
此皇帝無窮之祚也若歷世綿遠而園陵每卜他山則居民  
之地盡丘陵殊非了繼之道也 右臣錄

仁順王后之喪持平閔純請於卒歿後依宋孝宗制以白布冠視  
上命议于大臣礼官權輒靈守慎以爲白布冠視事故合礼云弘文館  
啟曰宋高宗朝羅點建白布冠烏帶之制此時喪紀燹壞易月之後純  
用吉服故羅點此論猶愈於已也朱子居臣服议辨論甚詳定丁不後  
朱子之論而泥於羅點之议平五礼议播定時許綢引羅點之說遂  
序定論豈了再議乎今日乎將庭议皆以爲五礼不可輕廢大鍊金  
繼輝副考李珥力言因此機會當從近古之礼大憲柳希春曰人  
君居喪与士大夫不同繼輝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人君居喪何  
以異於士大夫乎且所謂不同者出於何傳記希春曰權德輿之言  
也繼輝曰公諱考爲卷乃欲從權德輿之言乎希春曰希春也 上心  
堅欲從礼且有左右相將順故俗論不能容竟從白布冠之論礼  
刑洪暹甚有愠色多發違理之言洪暹聞變五礼议歎息至於



注下曰不為今日更度祀宗之典也時賢成勳負或問今日誰可作二相  
洪暹曰李珣純純必拜二相多以此上法而力贊其議故暹懷忿之  
言也謹按五祀所定制比於漢唐則可謂遠過此亦東方之盛典也  
但參以古禮則豈無未盡者乎卒矣後視事服用冠烏帶而常  
服則白笠白帶載在五祀而仁者之喪李范輩度白笠烏帶未聞  
帝情有以度祀宗法者其情洪暹亦當下淚耶不然則度祀宗法  
而從世俗悖禮則無害而甚也度祀宗法而從古禮然後乃有害耶俗  
士之心吁亦異矣 石潭日記

上出幸時見一小童初以為覲光之童更見之則乃軍士也 上  
惻下教曰如此此童心不欲殺慈母之例干戈之役豈其所堪乎予  
見此沈心懷不寧夜不能寐予以不敏叨居居位致有此事尤了  
恨也兵書點閱軍士如有年未滿者則皆可還送待年立役也

予寧失數千之眾不忍使此童立役也兵書乃募軍卒自言其年使之

下做軍卒雖有幼稚者延遲紳之後被守令更若役顧敵者無幾 上全

宣祖女寵浸盛洪暹朴大立等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王德用  
而進女口為表題其後暹亦入侍從道 上從容言曰頃者試

題未知誰所出也人臣之道當諫則諫豈可如此存形迹乎予有感焉大

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者有諷諫者有

譎諫者莫非出於愛君也 上曰卿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大哉

王言此所以為 宣廟初政之盛也 洪暹記聞

李珣曰臣因人聞 御製詩甚有壯辭之言何以不樂如許也 上

曰是何詩試誦之珣誦之曰孤抱難堪病倚梅由中石感不勝然

月明古殿香烟盡凡冷疎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病心如宋

玉若悲秋淒涼古院無人語雲外鐘聲只自悠夫人君有南面之



樂得人而任職可以泰然和悅美吟咏性情固是聖賢而未免  
但於詞章着意則豈不有傷於字句乎 上有愧色垂頭良久名厚記  
先是京中遊手輩聞中朝通寶皆爭行欲效中朝通寶以資生呈狀  
于議政府請印報受各之報以資生政府許之又稟于憲府、亦許之  
其人乃刻活字印報報費于各司及外方御史大夫見者皆便之行之  
日 上偶見之震怒曰刊行報報與私設史局何異若流傳他國則是  
暴國惡也問于大臣曰誰主張此事于大臣惶恐啟不明乃下其人  
于禁府訊刑必極究其主謀之人其人答曰不過欲以此資生耳皆流  
于遠方謹按當初稟于政府憲府皆許印則通在二府何可仍果惡  
民乎二府當自首許印之罪而今乃嗾嚙不言使愚民受刑可謂恻  
懦無義矣 上全  
沈通源連源之弟也少時累舉不中是不得言金安老當國通

源對策于大庭指安老為忠黨遂擢科魁 中廟甚不韙之故未得  
顯官及 明廟即位以姻戚貴身驟歷清要遂陞台府為人庸懦  
無廉陽處事含糊而貪黷無厭賄賂輻輳門如市肆其長子鏞  
及季子鏞年以財利為事奪人臧獲財產無異盜賊僮僕效之  
亦為民信李樛繼恣察與通源殺勢相應樛既敗公論畏其  
盤根未拔也尹元衡之敗通源自知不為士類所容遂辭相位爵、不  
得意通源雖非可畏之人而士林恐有奸人陰主通源而得肆其術故  
甚以為愛至是公論乃發三司同舉以至三公卒百官立之庭滿室  
逾月漸辭放散 上全  
金鎧稱廉簡而剛復自信不喜道學之人見人異於流俗則必  
深嫉之李滉既退鎧不平語人曰景浩此行所得不少暫留  
京師手握一品告身而收以為鄉榮豈不充然乎 上全



曾過全州與曾宋齋劇談儒者之弊傍若無人府尹盧禎退而脫紗帽投地曰看此紗帽終不免禍矣蓋畏鎰指儒士類也後鎰於絳席斥士類持平鄭轍進曰金鎰熒惑天聽嫁禍士林云鎰面色如土先拜而出於是三月文章請削出鎰被劾出都門外有人以塵諫啟辭示之鎰驚曰現此啟辭乃以我為小人因成疾卒

洪慶以清簡稱但疾學問之士謂人曰真人生出於今世乎今日自謂學問者乃偽也若有真儒則吾當敬慕豈敢疲疲乎忘士類思所以逐之時曰臣如慶後兄暹及宋純金鎰皆與慶合用純為大憲將攻士類適坐事適乃用金鎰得罪慶不自安辭疾遂建判謹按人君之知人厥惟艱哉如洪慶者居家有孝友之行立朝著廉潔之名外事多幹能之才士類孰不以為賢乎願其中強福自信無好善之量見人有孝名者輒疑其偽非徒疑人又從而嫉之其言曰

洪慶為士林論不與不被柄用甚耐不得志朴淳謂李珣曰洪太虛量字懷怒曰久欲授鉉長以慰之如何渠量淺若得好官則必喜而解憾矣珣曰數日之內必喜枚日後欲肆已志而被士類相持則必還怒矣安能以數日之長解平生之怒乎且有古未聞畏人之怒而授以大柄者也未久慶卒

時士類雖據清要而大臣皆是流俗小大官仗矛盾白仁傑素服李浚慶之為人每以士類之不附浚慶為恨有時發於言浚且不取奇大升沈義謙每對人揚其過失士類頗怒之李元慶者浚慶再從弟也失職快甚欲劾生事上舅鄭昌瑞亦欲攬權勢相與潛謀欲攻朴淳李後自具健本凡十餘人元慶欲藉仁傑及浚慶之言以動仁傑仁傑感之元慶一日謂仁傑曰上甚厭朴淳李後自去之易也仁傑問于閔起文亦不能止乃往見盧守愐元慶亦在座起



文謂守慎曰白仁傑欲作妄公頃止之元慶曰此人決死生而舉事定以他人之言中止乎起文既去元慶謂守慎曰叔慶文非可信者今日子我同聽白公之言而乃告公止之此豈可信者乎頃之仁傑亦見守慎曰士林之年少者氣頗盛欲抑制之守慎止之有李昉者得元慶遺昌瑞書示沈義謙之兄仁謙其書畧曰先見於後慶次見士偉此事今明間當費內通不可不速也於是物议囂然皆以爲仁傑將害士林後慶主之李鋒聞之使朴茂往問其故因止之受見仁傑具以物议告仁傑驚曰我豈害士林乎但以方叔爲未便耳受曰南家輩神武門遺跡公踵之乎仁傑大駭曰士林疑我至此乎漸不知所存見朴茂曰自明言辭多遁首尾結連莫下端倪士林駭異之或謂仁傑曰不退事將叵測仁傑狼貝而散士林之疑不定或以仁傑居受暗昧之謗譚按仁傑學力雖不足亦將自惜名節何至於謀

害士林乎必是衰老之際爲羸少所賣或昧是非耳仁傑之氣固可惜而朝廷之事尤可寒心賢否雜糅黜陟不明廟堂無柱石之重巨罔罔之寔是謬之直臣千里之國委之空虛之域至使李元慶鄭昌瑞蟻虱狐鼠之輩亦欲奮臂於其間嗚呼殆哉上全







